



賜餘堂集卷之五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孫

廷錦

五世孫

源來

編校

策論表

殿試策

萬曆丙辰科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區宇也必有綜覈之經制而後有備無患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居安慮危可以握順治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綢繆其牖戶慎固其藩籬廩廩焉振飭在邊圉封守之外而罔敢玩愒者是已何謂精神折衝於廟堂戰勝於密勿穆穆焉提挈在赫聲濯靈之先



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可  
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長試則  
玩玩則黷是爲不戢自焚而天下受驛騷虛耗之害兵而無  
備則弛弛則廢是爲以安忘戰天下多猝起竊發之憂夫惟  
以兵衛民無耀武觀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材官  
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緩急真若子弟之悍父兄矣惟以食  
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騰之實而金錢子粒皆簡  
練召募之資一有徵發真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帝王所以  
垂衣恭己而厝國祚於泰山之安戢羽舞干而奠疆圉於金  
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以緯武乃所

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壯國  
家之神氣收安攘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聰明睿知文  
武聖神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深仁必世凡心知  
血氣莫不尊親止孝止慈惇千古之彝常建其有極得名得  
壽備五福之純嘏敷厥庶民深居恭默而清靜寧一坐收四  
十四載之昇平獨握魁權而建威銷萌鞏固億萬斯年之根  
本謹天戒則步禱郊壇責已憂深於雲漢軫民艱則興發內  
帑渙居望慰於甘霖蓋歌雍咏勺德澤已滲漉於埏垓而臥  
鼓橐弓威靈直聳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無俟張皇之戒  
從容樽俎卽伸撻伐之威矣乃猶安不忘危進臣等於廷誼



賜食堂集卷之五  
以安攘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究及於情竄之敝端實效之  
終尠思所以振積衰而操長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茅  
書生有習韜鈴而嫻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藿食之謀久  
矣仰承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  
戒不虞自古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者黃帝曰雖有金城十  
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  
以無食者昔有虞誕敷文德卒格三苗說者以爲振旅班師  
之效而不知兩階干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內則兵未嘗廢  
也三代而下兵制莫詳於成周嘗攷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鐃之用以中夏教芟舍辨號

名之用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坐  
作進退之法無事則蒐苗獮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  
卽爲卒乘故其時兵卽爲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卽爲兵而有  
練兵之實至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曰克詰則曰張  
皇儻然若有意外不測之慮此周制所以獨詳而後世莫之  
及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  
下卽位之初釋甲櫜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固本之訓居安  
忘備之戒每諄諄焉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三犁虜庭以爭  
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己巳之變震驚乘輿庚戌之警烽徹  
大內而虜旋悔禍弭耳乞盟至隆慶間俺酋以舐犢之愛爲



賜館堂身卷之五  
鴉音之懷納款貢而至今不絕我皇上觀揚而光大之海波  
不驚梯航狎至哀菟樂浪之境天戈指而卽平白草紅花之  
奸一怒行而立殄蓋武功之盛真足媲美二祖曩絕百王矣  
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遼延之邊警猝發  
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趨距之勇有幾噪呼在肘腋之近而庚  
癸之絕時聞內外兩虛兵食俱窘誠有如聖制所言者臣伏  
而思之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  
下四百萬按籍稽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且兵以徵餉  
餉以贍兵兵減則餉宜溢餉匱則兵宜增何至兩者俱受其  
不足之勢而莫爲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

蠹在內卮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於兵之外愈  
弛於兵之內而兵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  
增額於餉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  
兵則蠹與漏之弊耳今欲振積衰之勢而講兩足之術臣以  
爲兵不期多期於當用而已餉不期省期於覈實而已今京  
營除占役竄名外括之止得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  
備緩急者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魯縞力不  
能勝匹雛鷄鳴而駕未日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場類角觝之  
劇戲卒有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  
金錢爲羸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



選精銳爲十營命將團練而歸其老弱於伍一時兵政赫然  
立振今誠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爲簡練其有老弱  
應伍市兒應黜者法無赦而清汰之缺卽以補四方之名募  
者總之額外無增額內無冒練一兵卽得一兵之用故一精  
兵足敵冗兵五而兵自強餉一兵卽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  
足省虛餉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債帥家丁歲可省冒  
濫百萬兩足之術計莫先此者然就餉論餉臣以爲莫如屯  
田便夫屯政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棗祗行之許下杜預  
行之襄陽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邠寧何承矩行之河  
北皆足以裕軍儲而省輸輓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訥守邊

策設法屯布守關士卒外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  
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積穀獨多至下璽書褒諭之  
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粟易戰  
馬修城堡其收利何溥也迨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害興於  
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矣債師攘奪之害興於  
是私其腴區委其磽瘠而無屯之地矣邊險凌夷之害興於  
是虜騎縱橫侵擾禾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忤悞之害興於  
是筦屯者不見阡陌之巡督屯者不課倉廩之實而無屯之  
積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儲糈安得而不窘輓輸安  
得而不困今邊臣按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大司農



仰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同寺以支吾旦夕之急亦捉襟見肘矣臣以爲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卽多隱占而甌脫遙隔有隨占隨棄者莫若專委大臣久任而責成之沿邊曠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至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以遠望構塹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巡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積豐於垣土飽於伍內省饋餉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足之長策哉抑臣猶有芻蕘之獻振刷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廊廟是以命徂征者必先有無怠無荒之儆戒而後四夷來王詰戎兵者必先

有罔兼罔知之治人而後海表咸服伏望皇上法天行之健繼離照之明從退藏孳歛之後時迅以風雷當媮惰玩愒之時先提其志氣時御平臺煖閣與二三大臣共商安攘之猷講兵食之策則精神一振經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緯雖與唐虞三代竝隆可也草茅無識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論

己未會試擬程

人主不可以不知天能知天乃能知人能知人乃能用人而後人才不窮於用夫人才誰生之天生之也天生人才誰與之與人主也人主而不知天將謂雲泥虎鼠權實在我則或



屑越棄擲之而以可用者置之無用卽知天而不知類聚羣分栽培傾覆之天又或眯目流品藉口包荒以不可用者爲可用而可用者卒歸于無用至於可用者不用而委棄之餘日就銷落一旦有事乃始躑躅徬徨拊髀嘆息思欲借才於異代則不特人才窮而生才者亦窮夫孰知一代人才天不勝生人主不勝用也人主不勝用天亦不勝供也特在知其可用不可用而不負天生才之意爾崔與之謂天生人才足供一代之用而要在辨君子小人請申論之嘗觀天之生物矣號物之數有萬莫不各具一用而四靈爲尤龍用之以躍淵麟用之以瑞世鳳用之以儀庭龜用之以神道設教而次

則爲鴻之漸達鶴之鳴皋又次則爲馬之行地牛之服賈卽微而載陽之羽候秋之蟲亦用之以點綴景光發舒爽籟而獨於虎狼鶴鷗則必遠放於幽深闔習之地不令與萬物爭則以不祥之物不欲以不可用反害可用也天之生人亦若是焉已矣夫天豈不欲人臯夔而尸曾史哉然而不能也有陽必有陰陽之數三陰之數亦三互相敵應天地不能易聖人不能違也舜之時九官命矣十二牧咨矣十六族登矣而未嘗無四凶文武之時有疏附矣有先後矣有奔走與禦侮矣而未嘗無三叔夫四凶與三叔此亦麟鳳之虎狼鶴鷗也然雖有四凶而元愷足供虞之用雖有三叔而亂臣足供周



之用千古而下侈談才盛者必歸焉此其故可知矣凡才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君子有之以濟其美小人有之以濟其惡君子有之則篤實輝光其象爲良馬之逐大車之載而國受棟隆之福小人有之則譎字嵬瑣其象爲伏莽之戎乘墉之隼而國受鼎折之凶故方鳩僇功其修能非減亮工若采也方命圯族其彊力非遜於奮庸熙載也惟其才可爲禹臯之才而心必不肯爲禹臯之心故舜初卽位而竄流誅殛斷然去之而不疑向使不辨所爲君子小人而令靜言象恭之輩並立於寅恭師濟之朝則翩翩其鄰衆君子將畏避不暇而望其畢才請以供吾用得乎故用才者必先辨君子小人

之才凡忠實而有才者必君子也卽才不高而亦不失爲君子也凡陰狡而有才者必小人也卽才愈高而愈成其爲小人也而君子小人於何辨之曰以天人主天之子也其心天之心也天心虛一念實焉而虛者翳天心平一念斡焉而平者傾天心公一念私焉而公者僻天心正一念衰焉而正者側葆光於蠖伏密藏之內而發竅於神明戶牖之間懸衡於低昂輕重之微而徹照於肺肝夢寐之隱其爲君子之才耶知之其爲小人之才耶知之其爲君子之才而上焉者耶知之其爲君子之才而次焉者耶知之知君子之才則必舉必先不以可用爲無用知小人之才則必退必遠不以不可用



賜食堂集卷之五  
害可用知上焉者之才則以寄股肱以托心膺以任黃耳金  
鉉不以大用枉小用知次焉者之才則以效一官以守一職  
以備竹頭木屑不以小用誤大用若用藥然烏喙去而參苓  
薑桂無不可調若庀材然曲木削而薄樞棗稅無不可任隨  
生隨用隨用隨供而蒼蒼之表喜可知也曰是真吾子已是  
其心恰肖吾虛平公正之心而不孤吾生才意已於是精華  
靈異之氣畢輸瀉以恣人主之挹取或發之夢以賚之或托  
之卜以告之或命之純祐以實之而才之用益不勝窮抑何  
天之單厚人主也則人主能以天心辨才默迎靈貺於不窮  
爾故人主之患莫大於不知人不知則積暗積暗則府疑夫

積暗者鬼所伏而府疑者蛇所影也陰風慘澹則虎狼怒號  
於山林白日霾光則鶴鷗橫嘯於庭宇夫且疑君子爲小人  
必至負塗張弧而元夫有大劓之傷夫且疑小人爲君子必  
至豐沛見沫而碩果有剝膚之害甚者哀黃之戰不已則主  
調停以平之夫陰陽一內一外而欲參和於亦內亦外之間  
無是理也又甚者蠻觸之爭已厭則堅密壘以持之夫陰陽  
有消有長而欲禁錮以不消不長之局尤無是理也調停之  
未必乘而爲偏勝堅持之久必極而爲耗磨此卽人才若鄧  
林曾不足當野火之燎而搖落蕭條之景尚忍言哉故人主  
知人卽以一代之才留爲數世之用而無不足詩云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足也不知人卽以目前之用取給於一代之才而常不足詩云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言不足也昔東漢之季陳蕃李膺爲君子張汎牢修爲小人而桓不辨也故寺獄起而漢之人才盡會昌之時贊皇爲君子靖安敏中爲小人而武不辨也故崖州行而唐之人才盡元祐紹述之際司馬呂范爲君子惠卿惇卞爲小人而哲不辨也故黨碑立而宋之人才盡嗟乎此豈非千古用人之炯鑒哉乃辨之不可不早辨焉蓋嘗反覆於婁姤之際矣夬以五陽決一陰至易也而曰揚庭曰惕號至莧陸而猶虞其未光姤以一陰遇五陽至微也而曰女壯

曰繫柅至包瓜而後幸其有隕夫夬之五近於六則武周之於三叔是也姤之五制於初則舜之於四凶是也人知虞周之際純陽用事而抑知聖人之爲一陰慮若是其深遠乎雖然人主當知天以辨才君子亦當奉天以自愛其才今有千金之璧於此不琢磨之什襲之以儲琮璜瑚璉之用而卒遇市僧一爭立碎則亦褻天篤生意矣宋人有言大輅不與柴車競逐清鏞不與瓦缶爭鳴中國不與夷狄鬪力君子不與小人角勝又言新法之行吾黨與有責焉此又君子自愛其才以供一代之用者也

擬上命皇太子講君子小人和同章詳論用人之道喜學



問有進因諭春坊官黃淮楊士奇盡心輔導謝表

永樂

七年 己未會試擬程

伏以帝垂式穀傳經裕燕翼之謨天啟敬承辨品懋龍潛之德發微言於象表懸朗照於意中共仰前曜之光明復命細流之裨益慶貽宗社喜溢臣鄰

臣等

誠欣誠忭稽首頓首竊

惟國家之本在太子帝王之學異經生天開青石碧鏤之宮易著蒼震黃離之象震者動而動則生陽生陰乃吉凶晦吝之介離者麗而麗則或邪或正固安危治亂所分惟幸震之初爻剛而近正離之中偶虛則生明故濬儲王之靈知人最急而握羣倫之鑒學古爲先繫惟和同兩言洵是賢奸定論

和爲和德鼎實之甘苦互調同爲同聲琴瑟之專一誰聽執兩端而用卽相爭如韓范不異推車莫三人而迷彼唯諾若梁邱何取濟水淑慝關乎世道薰蕕辨自主心倘蒙養不端夫先認非爲是認是爲非旁局之品題已眩則比匪一啟必至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當筵之鑑別一迷蛾術多疎齊言衆咻中車作傅孰知壅蔽成姦博望通賓竟至儉壬構釁韓非賜於晉帝刻薄徒滋論語講於露門筌蹄未脫乃若緱嶺饒五稱之辨長壽流一察之名頌喜洞簫祗學雕蟲賸技賦稱典論謾誇繡虎浮華總非玉裕金聲安見星輝海潤孰有探義味於注疏之外告往知來澄品流於會悟之餘衡平鑑朗



作述合契授受同符如今日者乎茲蓋恭遇 大橫啓兆太武  
承休龍飛於乾一戎而定社稷虎變於革七德而偃干戈乃  
建元良早繫萬邦之望聿隆諭教宏開三代之長出漢幄以  
橫經儼以正言正事入周門而侍膳藹然止孝止慈乃乘退  
息之餘閒一稽時教之正業而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  
佩尼山之懿訓溫故知新澄少海之靈源引伸觸類謂君子  
小人之品和者不同同者不和而逞才守道之分易者反難  
難者反易勢每苦於偏勝須上端好惡之源道莫大於兼容  
當并收伎倆之用顧薄錄其才恐反厚滋其過而創懲於顯  
孰若驚示於微惟是在姤之初先用金柅以防躡躅庶幾當

泰之二能拔茅茹而大包荒此內陽外陰之微權亦渙羣合  
異之妙用在皇上更端而問正期大叩則大鳴在元子應聲  
以陳不徒知二而知十敏而好學足遙掩夫漢莊弱而徇齊  
且述陵乎周誦重華協帝允慶主器之神明啟迪後人更勵  
宮僚之輔翼蓋括而羽鏃而砥正以斧藻令儀玉者錯刀者  
確益可琢磨至德自此新而又新洵哉照以繼照矣 臣淮 臣  
士奇等慚非孔鑄祗奉堯言居調護之司敢忘褚記申贊諭  
之美竊效歸箴學猶殖然不殖則落務期日就月將經其迹  
也是迹非履豈云字比句櫛苟可助重明之麗法擬抗禽要  
以垂肯構之規經先訓鯉伏願懋端身範丕衍心傳以陽德



賜食堂集卷之五  
包瓜早杜玄黃之戰以中行吏莫惕號暮夜之戎同寅協恭  
元首喜而股肱起太和保合君子長而小人消則蕩蕩巍巍  
垂卜世卜年於有永而繩繩繼繼頌克明克類於無疆矣

治法策

己未會試擬程

國不可以一日無法國無法與無國同法不可一日不疆法  
不强與無法同夫法之疆也弱也非一日之積也蓋當立國  
之初而規模固已定矣立國疆者歷數十世而不失爲疆立  
國弱者歷數十世而浸成其弱何也一代之法乃一代之人  
心風俗所搏掬而不知範圍而不過者也顧法疆矣而習故  
之久乘而爲頹靡則疆也而轉流爲弱法弱矣而愆忘之時

乘而爲逞臆則弱也而反迹於强夫强而流於弱則筋緩肉  
駑病若痿痺之不起不可言也弱而迹於疆則外疆中乾病  
若結轡之不化尤不可言也故善立法者在無先開其弱端  
而善守法者在常用揅其強勢上下千古可覆說已今夫執  
玄化馳非有虞耶乃甫卽位而擊天下之大族又立爲考績  
黜陟之法而臯益諸臣於罔失法度慎憲省成更斷斷致戒  
焉則謂有虞爲尚法嚆矢可也表記謂夏道先賞後罰親而  
不尊商人先罰後賞尊而不親周人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  
蘇欒城尚論商周以爲商人之詩駿發嚴厲不若周之寬緩  
而和柔其書簡潔明肅不若周之委曲而繁重故剛疆之俗



有以自振於衰微此論蓋與表記相發大抵三代立法莫強於商故三代國勢亦莫強於商周卽多歷年所其全盛不及也嗣是而降法之簡嚴無如漢而確守制度者爲宣帝法之文弱無如宋而優柔寬裕者爲仁宗嘗攷漢自建元以後虛耗極矣宣帝承之厲精綜覈當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故崔實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良非激論向使嗣匪元成中興茂烈必不奄奄中絕也宋自景德以後侈大見矣仁宗承之純用寬厚當時吏多偷刑法多縱故范仲淹條十事司馬光進五規幾於動色向使濟以明作再傳而後豈至紛紛改革耶繇斯以觀法度有強弱而國勢因之三代而下若

一轍已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獨闢乾坤重新日月鑒百王之全媿創勝國之積弛律令成於手更官制定於晚歲鈎繩聯絡綱目謹嚴於時上無骯骯之習下無佞錯之愆法較往代爲最強革除之際弱矣文皇帝起而耆定之而益強正德之季又弱矣肅皇帝起而振刷之而復強此固二聖天縱神武聲靈赫濯要亦立法之初強勢先定也皇上纘承列聖獨執河魁權璫必誅逆命必剪聲靈震疊蓋四十七年於茲矣顧自靜攝日久章光內殲營壘外獲紀綱漸解釁竇叢生杞人蒿目妄臆祖宗之法簡嚴過漢而未流之弊文弱類宋萬曆初年之治綜核信必類漢宣而深居玄默以來縱弛抗弊類



宋仁試訟言之凡有四害而總由皇上之一心夫簾遠地則堂高近則堂卑所以肅朝廷也今鷄人無句臚之唱虎賁無警蹕之儀閭闔無干陬之防禁廷無馳驟之忌甚則觸瑟發圖震驚七鬯矣是謂上夷上使下如身使臂下從上如草從風所以正邦國也今姦胥可以傾長吏亂民可以噬箝紳悍卒可以倡譎言椎埋可以結死黨甚則剽吏奪金橫行輦轂矣是謂下盭官府城杜檢括公嚴以憑藉固爾今監局出納計臣不得問有無內供侵牟外府不得稽虛實甚則貂璫而叅清黃之任鎮撫而奪棘寺之權矣是謂旁竊條例簿書勾校必慎以吏弊多爾今六曹遷徙若傳舍而胥吏長子孫以

藏姦諸司職掌若捕風而黠猾舞文法以罔上甚則竊符而沒水衡之金贖牒而鬻司銓之爵矣是謂中飽夫上夷則跋羊游於干仞下盭則六轡委於摧輶旁竊則叢神枯於恒思中飽則蠹蠹成於皿蠱幾有此四害而法不敝者而未也疆場債事竟逋馬謖之誅當宁拊髀孰叱王尊之馭事方殷也爭辟難而乞身罰未行也乃掩敗以邀賞嘆喑之將驕蹇而不前野心之狼棄師而市國上下相蒙無動爲大殆不止宋臣所稱磨勘僥倖之弊采名多赦之害矣此無論祖宗朝無此紀綱卽皇上初政威不貸錯抑何廩廩而今竟陵夷至此則以皇上弱於行法反強於行意積漸致然爾夫意似便於



人主而實天下所竊以自便者也法似不便於人主而實天下所束於不便者也人主自重其法則天下誰敢輕法人主自輕其法則天下誰復重法今皇上所挾以操天下者何法乎意有所勅則朝廟可以不親意有所疑則經緯可以久輟意有所緩則桐封踰期始達而顛倒之刺興意有所堅則繡斧及瓜不代而激揚之典廢印可刊薪可積而戚近恩澤不難破格子之彼爲意恠此爲意溢也莠可容網可漏而戇直纍臣必借曲法錮之彼爲意縱此爲意悞也上若曰我操顛倒疑玄之術愚天下以若痴若聾困天下以不痛不癢籠天下以半明半暗駕天下以自塞自通安用此一成之法使人

控揣爲而不知藏舟於壑夜半有力已有負之而走者則無乃倒持利器而反予天下以自便乎譬之主人治家嚴扃戶督勸課則耕奴織婢各共其職而不敢越藉令自撤其牆垣自毀其堂構則亞旅效尤而先業立盡矣是故奉法强者術簡而愈嚴奉法弱者權操而實縱愚謂今有四害而總由皇上之一心者此也雖然正不足爲皇上難也含光之匣也塵封芒掩不能比鉛刀一發而拭以華陰之土則風霜襲人矣繁弱之弛也筋柔絃解不能穿魯縞一張而鏃以石梁之羽則射疏洞札矣今國家法守載在祖訓會典顛若畫一特如匣劔弛弓久而抗弊爾愚以爲欲重法守先行賞罰奉法者



疎賤不踰時而舉扞法者貴近不待頃而廢惠無溢於圃池  
威不分於出珣則法守何患不重欲行賞罰先明功罪以勤  
窳分殿最不得托徑於時趣以顯白定是非不得吠聲於曖  
昧議論無取調停國是之不得則賞罰何患不行欲明功罪  
先覈名實菽粟療饑而塵飯塗羹不可以果枵腹舟楫利涉  
而膠版土楫不可以濟江河論事必究利害之歸程能必極  
初終之變則功罪何患不明欲核名實先分職掌衣冠尸祝  
各有典守之司錢穀刑名本無越代之俎以一事隸一官不  
得謝責於事內以一官辦一事不得踰畔於事外則名實何  
患不核行此四者則國家之章程令甲盡爲我整頓提挈而

不敢弛而天下之積習夙垢盡惟我剔決爬搔而靡不灑濯  
上夷者峭下鑿者順旁竊者懾中飽者清將高皇法制二百  
餘年如一日而萬曆之治若朝曦之浴咸池頓還舊觀矣皇  
上何難焉而不爲此夫皇上千古英主也卽如邇者慈寧召  
對立解驚疑遼警一聞忽開震號乃知淵蠖固藏之地原有  
風雨鼓動之機轉弱爲強只在一念卽漢事可置勿論而況  
文弱之宋乎昔人有沒淵得千金之珠者其父謂其子曰夫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  
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夫法亦人主之驪珠也  
濃寐而寤此其時矣愚生蓋拭目望焉



賜餘堂集卷之五終

賜餘堂集卷之六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元姪孫

金輿  
金殿編校  
金華

尺牘一

上朱師平涵

吾鄉故稱仕國自昔鉅公偉人背項相望閣部名臣遠如謝文正商文毅近如陳恭介陸莊簡皆為海內正人所宗固未嘗分南北別門戶也不知何時遂有浙脈之號而西北諸君子亦若以吾鄉別有臭味自外於名教者互相水火竟成敵國錢唐山川幾於黯然而無色矣吾師此出行秉國成定國是



賜館堂集卷之六  
所爲化異爲同轉邪爲正全在吾師一搏捥間升竊以爲欲成天下之務必通天下之志欲通天下之志先轉吾鄉之心示以儀的鼓以功名斬盡葛藤共臻王路使東南西北渾融於吾師坏治中以佐冲主中興之治則相業與文正文毅爭光而浙人亦得吐氣伸眉不至爲海內正人所吐弃豈惟世道是賴桑梓與有光焉吾師以爲何如敝同年魏廓園推服吾師發自肝膽而迹若自遠於咫尺者慮耳目之易屬恃聲氣之潛通也

與侯木庵

別來隔歲不勝落月屋梁之思緬想年兄繙經金華橐筆玉

署守官盡職可謂獨賢聞主上學有緝熙講筵不輟年兄從書接間仰窺聖質當必有日就而月將者可使弟一聞爲手額乎編摩已完幾年近聞有內書堂之命此事殊有關係邇來以故事應之弟謂祖宗立法欲使若輩識詩書知義理而董之以詞臣所謂宮中府中相爲一體也竊以爲古來宦豎可爲法戒者宜彙爲一書令小璫童而習之獷豕之牙尤易爲力年兄以爲何如衙門乞歸者近奉旨督趨弟循陔未久情難割裾且編纂已完兩年或可少追嚴譴戒塗尚未有期也黔事已平大年兄瓜期將代可以酌酒相賀矣

與高景逸



都門時承德誨奉違以來典型日遠鄙吝復生比從廓園處  
得老先生所撰諸記讀困學使人豁然目明復瞿然汗下讀  
三時使人心怡神曠如在春風沂水之濱讀泰交則又感慨  
低徊於陰陽交姤之際也老先生之啓迪後學者多矣聞道  
駕南還未及造謁容齋心順風以承指教惟大君子不棄而  
納之鑪錘幸甚幸甚

與文湛持

台臺文章風節巋然禁林高臥以來望實益重弟幸托蘭味  
欣願執鞭而奉違經年聞問都闊蒹葭之思徒形夢寐此者  
宮府清明奸璫竄逐向來交關營窟者瞻破技窮此固來玉

廓清之功而大疏實爲嚆矢天牖聖明雪消日現台臺之精  
忠亮節固已簡在帝心金華細旃側席以候矣微聞朝端岐  
路漸生和衷未洽伏戎莧陸已見端倪而大璫以裁革倖恩  
與政府相持王馮諸老啓事遂至中格消長機括尚未可知  
所幸宗社有靈可無煩杞憂爾

與魏廓園年兄

深哉年兄之爲世道慮也君子小人塗徑不同而要作官要  
錢等無有二此言絕痛豈世道江河滔滔皆是耶小人無論  
矣爲君子者豈忘射鈎時而遂授人以柄耶少宰畢竟乞身  
蕭饒諸公聯翩高尚此正人提掇之力救得一分便是世道



一分裨益知年兄於此倍有苦心比來變異種種客歲冬廿一日酉刻地震屋瓦有聲江南數百里皆然有自江北來者云亦然而日變尤可駭二月朔旦弟忽聞人語如沸急出仰視見日色如血目睛可敵內有黑光摩盪大如鏡狀隨有圓暈數百千深青類葡萄色者自東而起紛飛擊逐亘於西北聯而爲臂環而爲鈎漸作淡紅色而散弟疑爲目瞪成勞空中妄相及臨水際觀之歷歷分明有從鄉間來者云墮地皆成黑氣至晚復然此史冊所不經見恐占應不僅在水旱關係不獨在東南也至於家鄉自長興盜變之後譌言孔將有投文書於馮司理內稱金大元帥十五日討攻郡邑流傳相

顧錯愕城門盡閉鈴柝宵驚如此景象豈太平所宜有耶吳野樵乃葉朗生餘黨其謂族人報仇此地方掩飾譌以傳譌耳紀綱日壞吏治日頹邪教日昌民生日蹙治兵使者不談武備而談文章直指繡衣不問激揚而問詩酒甚且達旦酣歌風流自命連宵燈火日費數金又何怪乎貪墨長吏橫行無忌也龐李兩兄風采嶽嶽所抨擊大快人意政府爲卿寺調停可謂平章手段弟謂愛惜人才者在保其名節全其末路若徒以爵祿豢之養成頑鈍無恥之習是壞之非愛之也況今何等時可以朝廷官爵陪人情面耶人主之權只有威福而人臣每竊之以行私竊威者如烈火燎原人不敢犯然



賜餽堂集卷之六  
四  
忿激之極必有真金躍出於其間如江陵時廷杖諸君子是也竊福者如甘飴入口人不能吐不獨牢籠小人兼可消靡君子所謂百鍊之剛化爲繞指是也竊威之弊還中於其身竊福之弊人才與國家受之而已不與焉故人臣莫愚於竊威莫巧於竊福年兄以爲然乎否耶

答姚孟常

捧讀鼎札知老先生憂時至念實獲我心自劉璫去後竊幸官府清明太平可待不謂大奸雖除線索猶在近且假竊中旨齟齬正人且聞主上臨御漸稀日與諸璫爲騁馳擊射之樂聰明壅蔽大權密移此之隱憂真有甚於寇盜充斥者重以災青頻仍種種駭目而二月朔旦之變尤異恐占應不獨在水旱也如何如何弟早衰多病無意出山重辱齒存感愧兼并老先生文章經術領袖禁林橐筆衡文咸藉鉅手驅車之期不宜更緩以虛延佇俟脂牽有日當過候干旄一罄所欲言也

與謝鳳臯

方今朝論清明正人布列凡屬氣類翹首跂足以望明公之出久矣頃邑中差役自北還具述干旄已入國門而道貌加腴神觀益偉不肖聞之喜氣滂滂幾滿大宅仰惟明公挺百鍊之剛澄四虛之鑒靜觀旣久定力彌堅持世救時實賴柱



石廷推在右帝簡方隆領中臺而肅霜威握統均而懸水鏡  
具瞻事業旦暮遇之欣佇欣佇魏廓園吾黨畏友也曾貽書  
不肖發憤於滔滔者於聖主窮民了無關切其言絕痛居恒  
推服明公以爲目中不復有二今同朝共事前吁後喁高節  
清風興起頑懦海內夙習庶幾其一變乎不肖因老親在堂  
乞身侍養且敝鄉自盜變後譌言孔將地震日青災異頻告  
將來叵測恐貽白頭之憂以此益不能離子舍出山之期正  
未卜也

答金雙南

捧讀年兄手劄陰陽消長之際穆乎有憂患焉統均大業始

基之矣弟頃從會城歸始悉朝中近事真可駭異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莫黑匪烏使人短氣雖正論方  
昌而一陰已蘖將來必有翩翩其來者恐二三君子不能久  
安於朝廷之上也最可怪者冢宰欲用一賢者而不得主上  
欲留一銓臣而不得使人不敢愛君父畏明旨而惟諭諭訛  
訛之口之是避不至空賢才以空國家不止如此景象能無  
亂乎年兄澹泊寧靜譽望方隆而所處在湛然鏡清穆然杓  
運之地且貴衙門以次典劇此時正不妨居晦以御明守靜  
以觀動深藏密儲默用其扶抑之權而厚養異日之大受此  
弟所手額以祝者李敏肅爲銓屬日以搜揚側陋爲務巨冊



中人才臧否種種皆具黃文毅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不肖者之不退如是十有五年始終不變而吾鄉莊簡恭介兩太宰以能用人持正號爲名臣夫名臣事業未有不豫於數十年之前而能應猝者也是在年兄優爲之矣

答陳省公

承手教邊事部事呼應相反可謂至論以高邑之公忠任事毅然有爲而噂沓之口日昌貪墨之風未息豈人心風習至此卽賢者無如之何耶河水瀾漫荒形已見郡邑業以全災報而兩臺尚未具題蓋因雨霽之後人情便幸無事而不知

水勢不消嘉苗不長窮民瓶罍罄於版築筋骨竭於桔槔猝有潰堤前功盡弃其害更甚於初時之淹沒也平價閉糶最爲荒政之害庚申吳門可爲殷鑒蠲賑一節恐此時加派方棘未易得之司農而郡縣常平義倉之積變爲遼餉腳價無復存者一旦有急惟有手忙腳亂耳讀先生手劄痾乎仁者之心佩服佩服聞敝座師南還不久便當趨賀請教不出秋初矣

與廓園

近來是非多憑愛憎乃愛憎又多不憑已而憑人議論混淆功罪倒置如家鄉湖中之事其著者也前歲狂人謀逆實煩



有徒賴杜梅梁公祖先發早擒不終朝而底定此其功在地  
方誰得掩之乃是時長興公意欲有所縱舍力請於府而後  
得遂以所縱舍者置之肘腋倚爲腹心而內應之難作矣蓋  
長興公故有深心以爲以賊攻賊可以鉤得餘黨而機泄害  
成還以自禍此弟聞之陳司李公祖之口最真確者與杜公  
有何干涉而誣以嫁禍不同莫須有三字乎卽如報仇之說  
初起時信者過半杜公祖逢人力辯弟前晤撫臺云初聞此  
說發自該道心甚訝之及入境叩其議論絕不然始知人言  
之妄此亦足明憎口之不足信矣今杜公祖已解任去兩臺  
疏至時下部議覆主持湔雪全在年兄無沒曲突徒薪之功

以灰後來任事之氣關係桑梓不小弟謂人情叵測譌言易  
生地方有事必有真見聞真是非而後可以定功罪行賞罰  
蓋不獨家鄉一事也

與姚孟常

今歲衡文需次貴勝而台翁遲遲其行遂使海內不得大雅  
之文以爲式良是欠事茲聞榮發有期旌旆冉冉北矣中朝  
得一正人卽不動聲色而世道隱然恃以爲重固不獨史局  
編摩仰藉鴻裁已也近事可驚可涕以舉朝之力爭一罪璫  
竟不可得而且微溫旨杖言官胆益橫手益辣流毒益不可  
測前星忽隕冰雹告災主上孤危縉紳重足國是至此岌岌



乎殆矣弟因是而還惜諸君子發之太早且太盡也夫採果於已熟與未落不過早晚旬日之間而難易美惡相去甚遠古今闔宦之禍如宋申錫之去王守澄採於未落者也楊文襄之去劉瑾採於已熟者也今此璫根柢方深瑕釁未動外無文襄爲之密謀內無張永爲之抵隙而諸君子不勝忠憤逞於一擊不稍留餘地以爲後繼今決裂已極計無可爲惟有奉身而退而善類旣盡邪黨高張豈國家之福哉台翁時時念切與湛持蓼洲兩兄相對愁嘆必有甚於嫠婦之恤者如何如何

與廓園

偉哉副院之疏真氣塞天地功著社稷矣發端之後章滿公車憑社者口噤媚竈者膽落幾幾以望明聖之一怒而盤據愈固徼旨益溫豈外無楊文襄內無張永不能當機湊手耶今騎虎之勢已成困獸之鬪未已將來益無顧忌流毒中外將有甚於今日者惜乎發之太早又且太盡不稍留餘地以爲後繼也卽諸君子一官可弃六尺可拚如國是何哉言之欲裂南昌與撫州合而與正人爲難此公心術趣向早已窺破然不意敢爲嚆矢乃爾聞其臭味實煩有徒特以中旨礙手戢而未動耳年兄前疏以直道明告君父真肝胆質言而醜正崇邪者見之側目若不容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道之將廢且奈之何哉張侗老謂近日疏論發縱自年兄蓋因其鄉光祿公危言痛哭遂不免爲投杼之聽弟謂年兄是是非非隨人者而此老疑終不解要之此老直腸快口取憎鄉人事誠有之乃其多讀書長風議故本色也

與李懋明司馬

自老公祖入朝筦樞大慰海內仰望今勛名日重倚毗方殷愀然有世道之慮而深服祖臺與總憲能以和平調劑爲諸君子之所不及頃見邸報知果有借晉撫以逐善類者陽明方盛陰邪已生自是消長倚伏之勢但正人摧殘國是混淆可爲長太息耳吏垣旣去全局都搖舐糠及米必且爲一網

打盡之計微聞南中議論鬱勃欲發直須時耳祖臺大機大用密用潛調將何以解玄黃之戰養清寧之福乎不肖竊謂易之一書主於扶陽抑陰乃三陽用事未嘗無陰而於卦爲泰則以一內一外各得其所耳進而四陽則有用罔之戒又進而五陽則有暮夜之惕聖人於君子方盛時廩廩焉惟恐過剛失正而授小人以隙如此今名賢滿朝業自壯而走矣所爲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者非大君子誰屬哉

與唐宜之

千鈞之弩爲鼷鼠發機直可謂拙於用大然古人謂一命之吏存心愛物必有所濟朱嗇夫一小吏耳而自謂子孫奉嘗



賜食堂集卷之六  
我不及桐鄉民精神透入隨處不朽何必擇官哉每從南中  
來者稔聞壽州治行家尸戶祝有龍圖復出之號此非兄一  
片婆心隨順方便何以得此頃承手書及所刻穎上民隱恫  
乎仁者之言爲感嘆不已比來吏道日污催科日迫視百姓  
疾苦如秦越肥瘠誰復有過而問者使人人如是豈復有立  
槁之牛羊化離之鴻鴈哉募民墾田萬曆丁丑間曾行之淮  
鳳其法甚備弟於編纂實錄中具載之今民窮賦重逃亡之  
產俱成甌脫安得有趙營平其人者領此事乎董見老實心  
任事極苦極清弟往歲過薊時曾與促膝細論更爲調停所  
與牴牾者蓋深望其廣益集思爲國家共成此偉績耳比聞

其法乃以官帑買民田募人耕而收其粒與屯田之指不同  
而所種皆北地高粱又非徐孺東水利遺意得無罣碍難行  
徒勞鮮益乎孔時歸矣逐轍聯翩遂至空國黨人之禍未知  
所底但有長嘆耳

### 與瞿起田

時事驚心不寒而慄正欲與年兄晤對一吐悲憤而承顧時  
竟以他行失此良會懊恨可言廓園兄一貧徹骨罹此奇禍  
被逮之日合邑士民號呼奔走於郡中者幾百人緹騎聞之  
亦爲泣下誰謂人心之良今日盡死哉吾曹須置眼於千百  
年後青史數行間寧論目前禍福黨人碑千佛名經舊本具



在今特臨摹宋相耳弟出山一念已久灰冷微聞長安有以  
餘波相及者藉手一割正如決癰潰疽殊用自快惟堅臥以  
聽其自至耳年兄居廬暫息冷眼淨觀卽此便占福力如新  
容貴人轉喉觸諱啼笑俱難孰與企腳北窗飲酒讀騷之爲  
樂耶

與繆西溪

初得台翁請告之旨錯愕嘆詫以爲怪事自謂亦足殺其怒  
矣不意愈奇愈酷一至此也舉海內正人君子斥逐之逮繫  
之不足而以一賊字羅織而誣鱗之嗟乎是尚有天日哉所  
幸初招情節於諸君子無甚指實而台翁更脫然不着一語

且事屬撫按移文之後彼此觀望累月經年方可結局名義  
至重鬼神難欺一時人心未必盡死則台翁亦可以自信自  
慰矣獨被逮六君子當此酷熱踉蹌就訊性命真如一絲卽  
天下自不乏有心人至此萬難著力惟默顙彼蒼叩心搏額  
而已廓園兄受逮之日敝邑士民奔走號哭於庭者數百人  
緹騎見之亦爲泣下而廓園處之泰然神色不動真鍊石男  
子哉官校亦稔聞其貧無甚需索所費止四百金獨此後橐  
饋正須料理耳魏公子隨行得周蓼洲年丈遣幹護持可謂  
千古高誼聞此時長安邏卒四布覆巢之下恐無完卵廓園  
亦深以爲危定議藏身郊外不復入城就中呼吸亦有一線



賜食堂集卷之六  
可無厪台翁苦心也不肖任逸已久榮進轉頽况當鈎黨彌天之時披髮入山猶恐其晚褰裳而就愚者不爲比者同文一獄不肖兄弟俱在箝網中不知不肖何以獨脫恥不與黨竊比古人知台翁不以門外漢闌我也

上錢老師

時事日異使人寒心老師紆迴數月而後入朝深服相時之識聞枚卜不遠以老師望實隆隆步武鼎鉉第此時耳目交注啼笑俱難潛機密用立於不傾之地游乎衆虛之間知老師綽然有餘裕矣升絕迹長安已閱四載自謂可幸無罪迺者同文一案欲并愚兄弟羅織於中舍弟抵家具述令親家

徐澹老救援甚力否者俱不免虎口矣瑤海兄新膺簡命大可喜慰此兄天資篤實是君子路上人今當此擔子關係良鉅無已甚以培養元氣此今日救急良方亦異時青史美事故昔人謂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不能無望於瑤海尤不能無望於老師之提掇也舍弟旣罹鈎黨風波未息消弭全賴瑤海望老師鼎言一重托之至於升榮進一念久已頽落視此鷄肋了無回味惟有堅臥一着憑天降下而已廓園旦晚將入詔獄性命真如懸絲聞時人待之殊深必故剗刃而後快此不過一痴心認真人耳何怨毒乃爾猶憶往歲考選時廓園於瑤海推輓之力不淺瑤海當不昧



此意老師便間以已意微及之何如

答朱師平翁

每閱一番邸報輒有一番摧殘卽詞林閒冷從來號爲無咎無譽者亦且斥逐相繼今桐城前輩無噍類矣快心廓園者必且引繩批根餘波相及升其不免乎然升視一官如鷄肋了無芥蒂彼其之子能奪我進賢冠能奪我山中日月耶頃自北來者云新榜貴人稱頌功德者不可勝數憶江陵柄國時權傾天下起復一事諸賢於血肉狼籍中接踵抗疏之死靡悔庚辰一榜二三君子所上政府書至今讀之凜凜生氣不意近日士氣頹靡名節澌盡一至於此豈世道江河日趨

日下不可復返耶見老師復孝若書字字肝膽此着之外委無措手今心力已窮惟恃蒼蒼默佑絕處逢生而已來書檢入仁宣英憲四朝實錄共八套附上掌記餘容續奉

與萬元白年兄公子

尊翁年兄之受杖闕下也聞羣璫毒毆實先之以厓然孱軀而飽百千虎狼之噬安得不奄奄就斃也此時光景長安目擊者無不咋舌至今思之悲憤交集不覺涕之無從矣傷哉舍弟自津門寄書具言門下扶柩南還時哭泣之哀却餽之節可謂忠孝萃於一門令先君爲不亡矣哀誄一章寫我心曲惟門下於几筵前奏之颯颯靈旒當鑒此意也臨風遠將



賜餼堂集卷之六  
可勝哽咽

與劉相公是庵

去歲敝門生吳長吉奉老先生手書至開緘盥誦具悉感慨  
深情方以袞舄日休鋒車不遠爲世道慶幸而時局忽變羣  
陰翩翩自壯而妬而極於剝固自消長恒數然不虞倒翻決  
裂若是速且酷也摘瓜抱蔓旣無碩果之留取子覆巢更密  
彌天之網舉累朝耆碩海內正人削之逮之且以賊爲筭羅  
織而鍛鍊之於此辣手毒腸一至大都時人作用一一與紹  
述崇寧間事相符似若極意摹倣者夫司馬相公之忠誠中  
國四夷兒童婦女皆知之而舉朝目爲黨魁至奪謚撲碑刻

石端禮迄今溫國之名與日月爭光而此輩克頑醜態千秋  
尚猶有臭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則目前禍福真如鶴雀蚊蛇  
之過於前不足當老先生一瞬矣當同文獄起時微聞株連  
欲逮者甚多以大璫不肯擔承邪議始息乃知此輩猶有顧  
忌而外之惇卞尤甚於內之振瑾也升寧親三載戀戀南陔  
無意小草頃聞時情有見猜者以餘波相及幾入箝網中暫  
脫危機未忘增繳亦靜以聽之而已

答蔣澤壘同年

年臺書繡珂里想旦晚便當還朝此時氣類欲相安於林泉  
正恐不得況交戟之下乎而在年臺處不得不進之勢重陰



已極孤陽潛回遵養時晦以需大來於年臺有厚望矣弟每謂時人作用似步步模倣宋季然建中靖國諸人猶於儕偶中自立門戶未有明明擁戴一璫流毒縉紳若今日之酷烈者以此號爲邪正兩途不待千秋青史而較然明白於天下則時人之成就諸賢者良不薄矣廓園兄被逮時神色晏然可謂鍊石男子緹騎亦知其清貧不甚需索由水路入濟寧而北計此時應抵京師聞北司內外隔絕橐餽難通盛夏嚴訊性命危於累卵頃見第二招情贓私原無指實而叅語中硬坐以數千之賄計其家貲且不給數口不知將來作何措置念此不覺悲涕之橫集也如何如何弟榮進久頽已無世

念兼以時事驚心雖處林臯如坐針刺迺者同文一案已織舍弟於中而又欲以餘波及弟虞羅方張兢兢未已弟視一官如未決之癰正以割截爲快惟靜聽其至而已

與門生蔡正庵

門下剖符雄郡此千里駕途之始而微指以地方時情爲嫌洵然顧自來無不變之局有不變之理所貴有識之士持其不變者以轉其變者而已太守權重而體尊自撫道以至長吏咸倚賴焉泣事之初大獄未結或彼中有大力宿憾欲得而甘心者或有奸駟小人乘機下石肆爲憑陵者而高邑生平負氣不耐窘辱卒有非常大非美事惟門下鎮之以靜持



之以平緩急重輕默爲調護一以存國家大臣之體一以培善類如綫之脈卽門下千秋之名在此舉矣隆慶初高新鄭柄國修邳於華亭舊相時吳中兵使蔡國熙承望風旨窮治文貞之家告訐蠶起至三子論戍居無何新鄭去獄亦遂解而蔡爲公論所弃終身不振此所謂徇其至變爲局所轉者也卒至身名俱敗亦何益矣門下道味清深當此地此時正硬豎脊梁之日而僕所期於門下者甚遠且大故娓娓以此言爲贈惟門下存之

與高景逸

三君子相繼而斃詔獄自劉忠愍公以後未有若斯之酷者

也嗟乎人誰無死第患無死所耳三君子求仁得仁卽一瞑而萬世不視亦復何憾第國運至此將有滔滔不返之勢如何如何追賊一節復奉嚴旨雖還行撫按時日可需而無產可完將何了局倘承望風旨之徒爲追呼督責之事則忠臣義士之子孫無噍類矣老先生何以策之書院碎碑絕與宋季相類不知時賢何意欲一一刻畫之又聞吏垣關防爲大璫所收新選人俱仰鼻息此二百年來未有事也

答瞿起田

時事至此言之痛心以今日人事叅之天道徵之史冊萬無不亂者直爭旦晚耳弟已決意入山挈妻子爲鹿門之隱但



得茅屋數椽山田數畝莊僕數人躬耕卒歲以苟免性命於願足矣年兄卽吉已久似宜脂車赴闕以膺新命顧以弟計之年兄夙負重望而所處之地恐不免爲時人所猜且一入長安觸目驚心轉喉抵諱不知費多少躊躇多少隱忍何如笑傲東園使浩然之氣完養充塞以待大用耶鄙見如此惟年兄教之要典已行時賢之爲千秋計亦深遠矣年兄試看熙寧紹述間朱墨史不知幾變今萬世而下司馬諸公果是小人否章蔡諸人果是君子否則當年黨籍之碑不亦勞而無益愚而可憐歟廓園懸坐之金幸已完局具題得旨可徼旦夕安枕矣住房轉賣他人今僦居西郭笑笑二孤衣食尚

苦不給讀年兄手劄惓惓懇懇此誼豈今人所有哉感仰感仰冲宇餘生皆年兄再造而又借以一枝之棲周其數口之食渠感恩頂頌以爲捐糜莫報與弟言灌園種蔬之法鑿鑿可聽居然老圃不意其一經患難學問便有受用渠言曩在獄時孤憤不平死後願爲獄神弟笑謂今當改爲東園土地尸祝於瓜疇菜畦之間弟較初願殊減威風耳附聞以發年兄一噓

與李懋明公祖

自津門晤對距今不過四年而世局推移波濤翻覆可驚可涕有不忍言當黨禍之未發也葉臺翁致政歸道經敝里蹙



額相對謂殺機已動不可復回而獨推重老公祖以爲持論寬平識見在一時諸賢之表未幾而黨禍果作老公祖解組拂衣不俟終日如冥鴻之不可得而弋翔鳳之不可得而笈深用嘆服由今而觀福清其殆聖乎向使當時諸賢持論能如祖臺稍留餘地卽有小人不至驅而與內璫合也明道新法之行引爲吾黨之過其然乎又聞高邑初爲統均朝野相慶而祖臺獨以爲憂謂不若先用關中可以持久如此遠識匪夷所思不孝竊謂經世之學全在知人而知君子更難於知小人知才局更難於知品操以司馬公之忠誠明道嫌其規模尚小故役法之更不免爲蔡京所欺則知人二字卽大

賢未易承當今日人倫水鏡非祖臺其誰歸耶遵養時晦以需平治是所至禱黃中老遠戍邊徼想已成行清癯之骨豈堪跋涉念之潛然

與彭觀民

日郡中相聚意謂借此機緣可以朝夕快論而陰雨之餘往還又復相左圖一良晤竟不可得離合之感能無慨然年臺望實素隆循良特簡江州要地借重專城渤海潁川行將再見異日以治行第一徵入爲九卿黃金璽書必在章江松門之間矣弟請執左契俟之昨閱報知萬元白年兄已坐贓三百金聞其家甚貧諸子皆孱弱不知將來何以完局年兄古



人之誼高薄雲天悼往卹居無待弟媿媿也

與胡蘄山

七年之中兩遭國服天之降割何其促也乘此鼎革旋乾轉坤真千載一時昨見大行遺詔較從前屢旨頓覺淡漠就中機括似有轉變但羽翼已成騎虎難下且新用私人分執兵柄殆有甚於漢之監南北軍者而舉朝求一周太尉未見其人新主孤危未知所屆意者若輩中別生反側互爲乘除亦未可知要之大權一落不可復收拒虎進狼憂方大耳嫠婦私恤敢爲知己布之

與姚孟常

憶客冬造唁禮廬攢看相對嗣後獨居深念正恐滄海橫流旦暮胥溺不圖兩朝鼎革日月重朗妖氛廓如追惟往事轉覺心悸向使逆璫怙寵至今不知作何景象又使丑寅間無皇子之變則負宸居攝復見今日矣乃知天祚皇明啓祐曲至萬年靈長之運正未有艾也主上沉機英斷穆然不動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真天縱聖明古今罕儷因思肅皇議禮尚有永嘉贊襄神廟初年終藉江陵輔導而今則宸衷獨斷大號親頒不惟德意莫能仰承甚且比周敢爲阻遏有君無臣可爲長嘆卹錄起用已奉旨分別第欲分別而不先清分別人之人恐將來薰蕕雜進翻爲宵小脫身營窟之地意者



聖志已定或姑徐徐以窮在庭之情態乎聞蒲州相公有復  
出意若得司馬入洛衆正連翩中興之治企足可待王安卹  
典發自內廷更覺親切要典一書費盡苦心自謂金科玉條  
萬世不易而今移宮一案早已掀翻豈皇上乃東林奸黨首  
耶爲發一笑

答同年臧明遠

蓋至今日我輩始知清平之樂追惟乙丑間事真欲使人感  
慨唏噓不能自己也向非九廟神靈則滄海橫流不知所稅  
駕矣主上沉幾密斷穆然不動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  
堯舜復出然唐虞之朝猶有臯夔贊贊而今日四罪咸服乃

出宸斷獨裁由此觀之賢於堯舜遠矣中興之運方熾未艾  
豈獨吾黨彈冠之私慶耶年臺出處遵晦密藏衆正藉爲領  
袖頃奉新旨急行考選正得時則駕之期旦晚荷橐佩囊斥  
邪指佞爲中興第一名臣於年臺有厚望矣日者乾颺兄榮  
召弟與雙南兄屈指同籍首推年臺非獨爲世道喜亦爲維  
桑喜爲譜誼喜也廓園兄父子忠孝贈恤必當首及而邪人  
尚摘其抨論王晞泉一事弟謂晞泉疏護孝端大節表表於  
出脫楊李直糾何嘗不是曾與乾颺具言之年臺高誼逼古  
得於子一之口甚詳今入而主持清議瀚雪孤忠此種邪議  
自無所容矣向歲承年臺枉顧正弟侍疾調七之時有失晤



對及先慈見背蒲伏草土兼之世局驚心風波滿眼交知聞  
問一切闊疎乃承年臺記存榮奠賁及筵几瓣香而外槩不  
敢當惟有中心啣戢而已佳刻并領以爲詞壇鴻寶

與許霞城

比來正氣漸壯久鬱稍抒向非聖志先定則卹錄環名停閣  
至今矣最快人意者在奉旨簡閱媚黨諸疏此小人真正賊  
證千古是非定案而若輩日夜刺心惟恐一發其覆故先倡  
爲不得已之說以解嘲及正論出而其說愧絀則又借題生  
端近疏中所謂風影爲對案舊帳爲葛藤同市井之白賴顧  
左右而言他真確論也敝座師臨別時意欲獨提此案爲主  
而其他姑置不論可謂頂門一針今又得年兄入朝嶽嶽風  
采領袖衆正倡朝陽之鳴射高墉之隼夬決羣陰匡扶泰運  
以佐聖天子中興之治弟蓋手額望之矣

與門生牛鵬洲

同門諸君尚未有在言路者今得門下破此天荒欣藉曷可  
云喻臺中初上封事是一生根柢最宜慎重趣嚮欲端抨論  
欲確一或失之駟追無及恃在契誼敢以相勗僕入山數年  
習嬾成性雖復寢之期已久而邱壑之癖難瘳所幸衙門亦  
未以資序見推不至捉鼻相苦爾

答李懋明



奉手教娓娓數百言洞中窾卻今時政日新業已施毒藥決大癰痛快無餘憾矣第新鄉與北楊同類共逐得無阻天下自新之路而反爲小人樹黨乎泰卦三陰三陽不過曰內君子外小人而已至進而壯而夫陽盛極矣則曰用罔曰告邑曰惕號其凜凜於倚伏消長之機如此竊謂決癰之後邪氣已盡斷不宜復用攻毒之劑來教云前人之病局面太隘覆車不遠可謂寒心今日要着無大於明聖學定聖志使是非邪正炯然不爲宵小所熒而百爾君子各辦實心幹實事將邊防國計吏治士風徹底整頓一切官爵寧慎無倖持之以寧靜養之以寬和小人苟非悍然無忌怙終稔惡者如有才

謂可用不妨開功名之路以散其黨第以君子用小人而無反爲小人用則既可消熙寧紹述之否剝又不爲建中靖國之調停宗社生靈實嘉賴之來教云君子小人之岐只在爭官修名之別痛哉言乎使君子盡不爭官則小人亦且內愧何至搶攘成風闕牆開隙使小人乘之而貽千載未有之禍哉今諸君子從猛火中煅煉一番死生關頭業已打過動忍增益此天所以厚名世而開中興也頃得姚現老書憂深慮遠與鄙見不謀而合包荒明亡尚於中行不能無望於大君子矣恃在道義布其狂率惟老公祖教之

與姚現聞



自虎邱別後時勞夢思正欲專价走訊而台教適至披讀再三憂深遠慮正不肖意中所欲商者台翁可謂先得此心之同矣新鄉誠善幻而能識先着與護局者不同別議調用已經處分而必逐之爲快則已甚矣來教平恕二字正今日補中益氣良劑弟謂學人通病在不自治而治人而當君子道長之時致戒尤甚易之吏曰不利卽戎而先之以告自邑蓋唯恐君子疎於自治而小人得乘其瑕也今羣陰已決惕號此其時矣爲君子者急宜厚集同類精白一心以上報明主其前案已經抹殺者不必更提以滋多事而小人中之庸人可備驅策者不妨收之以散其黨此泰之九三所稱包荒朋

亡尚於中行者也吉州來書意主寬大欲不惜高爵以用小人之有才者弟用小人如用毒藥稍不善用則反爲小人所用而禍隨之矣善乎司馬溫公之言凡小人之有才智者必須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惟不爲已甚亦不爲調停於并包寬大之中而嘿寓內陽外陰之意斯泰運可長保爾台翁以爲然乎方今講幄宏開佇望台翁一出以資啓沃舍人趣裝恐不宜緩第未審於令母舅同行抑有後先也如弟嬾散成癖南中閒署正與鄙性相宜俟秋涼當圖小草但得輦下諸賢同心一德共濟太平而舊京散吏徜徉於三山二水間受賜多矣



賜餽堂集卷之六  
與文湛持

比來時事日快一日可謂太陽中天陰霾迅掃矣古來君子小人相爲勝負而君子之勝常少卽勝亦不知費幾氣力未有乾剛獨斷爲君子發憤而又神機密運爲君子苦心如今上者也有君如此何以圖報夫諸君子年來鬱勃欲舒之事幾幸萬一而不可得者主上旣先爲之矣若夫國計邊防吏治士習此皆主上家事爲君子者可泄泄焉視其破壞不相與整頓以盡報塞乎比者平臺召對宵旰咨詢凡有心知莫不感動竊謂自今以後百爾君子各宜辦實心做實事靖共厥職婚茲一人以和衷集氣類以推讓化爭端而至於小人

亦不必絕之太甚鴟聲可懷則用泰之包荒以散其黨鷹眼可畏則用丈之惕號以杜其姦此今日臣子仰報知遇之職分也台翁以爲然乎今海內正人首推台翁爲領袖講幄橫經正需啟沃豈得久臥東山以虛延佇耶趣裝有期幸示以慰廓園已得全卹大足吐氣子一來月入都謝恩并爲其兄請祠至易名一事獨景逸先生宜以學問爲重且其死生之際超然解脫亦與蒙難者不同諒當事者必有定議也蓼洲已建特祠所毀逆祠遂爲五義士墓眞千古快舉恨不令上疏者見之爾

與錢牧齋



賜食堂集卷之六  
比來主上銳意有爲屢行名對以邊事切責大臣人心赫然震動而一時造膝之談亦未見有確然石畫能寬宵旰者豈有君竟無臣乎翁臺夙抱經綸正膺帝簡一出而啟沃聖心動國是如姚崇之陳十事司馬之進五規蓋引領俟之矣墉隼盡落窟兔遂空不意廓清如許迅速第其間識先着與護敗局者本末各自不同而比類共逐將無已甚似反不如調用處分之爲恰當也翁臺以爲然乎起田垣中諸疏無一不當六不平義正氣和足爲萬世定論此真不負師承矣廓園已得全卹良慰忠魂子一來月入都上疏并爲其兄陳請若得合祠此千古盛事易名大典諒當事者自有定議惟景逸

先生學問純粹精微直接程朱真脈死生之際一絲不挂匪夷所思自非靜力堅定何超然解脫乃爾至涇陽師首倡正學繼往開來而身後之誥命未還千秋之俎豆未定此吾黨之責今得台翁入朝爲二先生了此大事吾道幸甚

與牛鵬洲

門下入臺數月昌言正論屢見之邸報中柱下風采凜凜如挾秋霜矣方今鴛鴦盈庭神羊布列一二敗羣旋即汰黜乃近有隱語便私致干譴謫者得無啟明主之疑成厭薄之漸耶僕自叨新命卽圖束裝而多病侵尋徂夏涉秋大約出門在冬初矣因敝通家顧孝廉與沐來謁特附此信孝廉爲顧



涇陽先生仲子僕昔年讀書涇里受教最深先師自吏部歸  
田首倡正學獨得濂洛真傳所刻商語劄記字字金篋也鄒  
南老當事時曾具疏請諡下部未覆自邪黨猖披爲石三畏  
疏論至被追奪今公道大明羣賢皆得昭雪孝廉詣闕自陳  
一爲請給恩綸一爲請賜贈諡僕意易名大典主持在大老  
僉議在公評如先師忤權抗節明道淑人此真理學名臣足  
以表儀一代今總憲曹真字先生海內清議所宗也門下就  
而質焉必先獲我心者矣得借重大疏爲一昭揭或并鄒南  
老高景老並列三大儒以請何如

與瞿起田

自年兄拜官瑣闥昌言正論嶽嶽朝端而六不平疏直抒忠  
憤尤稱千古是非定案此非向來靜觀道眼清徹安能一出  
而主持清議作世道砥柱哉比者國是昭揭邪黨離披可謂  
太陽中天霾曠頓掃矣但大癰腐潰之後必須十分培護使  
正氣充盈而後邪氣無所乘而入今海內名碩未盡登庸伏  
莽大奸尚思伺釁泰丈二卦皆陽長陰消之時而一曰彙征  
一曰惕號蓋惟恐君子之交不集而小人乘其間也宋之諸  
君子不明此義始而洛蜀分岐旣而調停互混卒於小人用  
盡而君子一空譬之一家之中主伯亞旅不能同心禦侮而  
反招納外盜爲解紛釋怨之計適授之柄而厚其毒耳故元



東齋集卷之六  
祐變而爲紹述者在君子防小人太疎而持論者謂爲已甚  
所激此矮人觀場非實事也今媚璫紅本在御前者尚未見  
處豈欲姑示包容待其引退耶內計在邇所關消長最爲喫  
緊弟謂此番事體與往者不同若拘定舊額恐澄汰未必盡  
清而以考功法律之亦不足明正媚子之罪似不如拏定題  
目兜底一清爲明白痛快也年兄以爲然否詔獄諸賢其慘  
中之慘已被年兄大疏昭雪足慰貞竄於九原矣獨高景老  
得正而斃生死之際超然解脫匪夷所思讀遺表及所刻說  
語書揭一生功夫真無時不學無事不學其涵養之粹學脈  
之正在晦翁明道伊川三先生之間易名大典恐不宜以名

節掩其學問弟曾已言之令師牧老若得同志共申此議與  
涇陽先生並列以請特諡此斯道之幸也

與沈炎洲同年

猶記壬戌之春與年臺聚首都門距今凡七年而中間離合  
死生之感說不能盡惟有咨嗟太息蘇蘇貫涕而已天祚國  
家篤生堯舜燭龍麗矚雲霧消披而剝落未盡之碩果復得  
回微陽而覩白日初聞年臺環召還朝狂叫欲舞已見持平  
一疏發抒忠憤不覺植髮拊膺悲感交集年來爲諸君訟冤  
者大都請贈蔭請祭葬而當事亦僅借之以弭衆口此何異  
殺人者不問抵命而多給金錢爲了局計仁人孝子其甘之



賜餘堂集卷之六  
乎自大疏出而諸君子九原稱快諸君子世世子孫稱快凡  
宇宙間血性男子亦無不稱快乃奉旨會議尚稽部覆而王  
心一卹典近復中格豈爲諸兇護局者猶持和平寬大之論  
耶大疏謂仇人相見自是眼明誠然誠然第諸家子弟恐不  
必盡得根株且衆喙爭鳴葛藤易起弟謂當日原疏供狀具  
在婦人殺人實繁有徒不止於大疏所臚列者若據此定  
案以命抵命報施甚平處分甚易較之旁觀之風聞寃對之  
爭執似更爲明白直截魏年姪已入都門其疏中情事淋漓  
痛切亦與年臺指相合至長公殉父大節並祠可得俞旨否  
當虐焰薰天時一時承望風旨破格摧殘者大疏之外正自

不少然其間亦有砥柱狂瀾默施保護者如寇禮亭兄之調  
停民變曾二雲兄之力抗官旂敝邑令林先春之曲措官帑  
吳下諸賢與廓園兄之家得免追呼纍繫之苦者皆其力也  
使郡邑盡如黃州江陰諸賢寧有噍類哉至於此番內計一  
切獻媚助逆者原在考功常法之外若如唐肅宗以六等治  
罪分別輕重另榜朝堂以示人臣二心之戒亦清朝快事也  
弟承乏南署殊覺閒適又得文鏡菴陳益吾曾大雲臧止菴  
王中訥李廣霞諸君子朝夕過從更承令兄蓼懷年丈推愛  
綢繆濃至此亦一時聲氣之樂也

上錢老師



恭惟老師稱一个臣爲天下宰澹泊寧靜風聲久重於築巖  
正大直方勛業聿隆於入洛自升入南中竊聞士論無不頌  
老師力持國是愛惜人才有謂凡調旨愜人心皆出華亭相  
君者有因今日相業而益知向來之遵晦密藏者精誠鼓動  
不戒以孚升聞之不覺手額忭舞五體欲狂而至於門風清  
愍閭閻懷仁所得於接壤之流傳者則兩世兄克承庭訓不  
愧范家忠宣尤爲老師慶世德於無疆卜福澤於方至也比  
閱邸報知主上名對屢行勵精圖治而積習難除奉行不速  
似有獨憂社稷之意宋李忠定謂高宗曰人主在進賢退不  
肖不然雖衡石程書無益也升妄意今日急務全在知人用

人莫若慎選六曹之長官而文武二途尤爲喫緊絕苞苴之  
路嚴舉主之法重督撫之選行久任之規大破情面徹底澄  
清君相一德閣部同心亦何事不可爲而直爲此凜凜也至  
於目前計典乃消長大關凡媮瑯助逆之徒似宜倣唐肅宗  
時以六等治罪另榜朝堂不宜混入考功法中所謂明其爲  
賊賊乃可服亦以立臣子防閑留忠孝種子惟老師教之魏  
廓園父子忠孝仰藉主持已奉明旨非獨魏氏九原之感實  
天下萬世所共快也南署閒寂正愜素心且先輩流風老師  
模範儼然在焉惟有奉爲步趨是訓是行而已

與李懋明司馬



晤胡榘山公祖聞前騶將過敝省顛俟紫氣久之及得陞見報知履聲入朝樞庭正席不勝手額顧以祖臺神識洞徹鏡別羣流局度包荒含茹萬有海內喁喁以望鼎司而統均猶需後命豈封疆事棘暫借折衝之畧耶方今東西交訌兵食兩誦至尊宵旰拊髀興思蠱壞已深極重難返竊意救弊者必窮其源更化者請循其本自非筦樞大臣慎簡乃僚絕債帥之門開異才之路令督撫將帥各換肺腸而徒欲以尺一之令勾稽於虛實多寡之間恐積弊未除他變復出寧遠之事見其端矣至於君子小人從來難定乃至今日而小人自定之何者小人能指君子爲小人不能以忤璫受禍者爲小

人也能指小人爲君子不能以助逆頌璫者爲君子也甚矣天之巧於簸弄小人而深於成就君子也今番計典實數十年邪正結局以不肖愚見似宜拏定主腦將上書頌德明犯無將者陷人殺人以求媚者建祠撰文者過祠拜跪者議列爵賜券者夤緣奧窔躡躡顯秩者一如唐乾元以六等治罪榜示朝堂不混入考功法中以爲萬世亂賊之戒此亦明白直截寬平正大之論也前者台諭小人有才不妨大用此必大豪傑具十二分膽者能之然嘗思驩兜正卯亦何嘗無才第其才斷不爲君子用而反與君子角故聖人必誅之而不能以聽耳盧毓有言才所以爲善也今稱有才而不能爲善是



才不中器也王文成亦云但使此心既良其才自爲吾用古  
今人才不甚相遠且有過於古人者只是心術不同事業遂  
霄壤耳愚謂世道大患在調停君子大病在護短既經一番  
痛劄深錐又有一番動心忍性吏稱自邑壯戒用罔願化功  
名爲道德無認富貴爲功名百爾君子先獲我心恃在道義  
布其狂率以補前札所未盡惟祖臺教之不肖以冬初抵留  
署此中間寂殊愜素懷且聲氣之交儘不落寞如司成文鏡  
菴臺長陳益吾部曹王中訥曾霖寰李廣霞皆稱臭味而兵  
垣錢抱紳識力超然尤敝鄉挺出之傑此皆祖臺翹才錄中  
人物也

### 與倪鴻寶

憶壬戌之歲得從館下獲接光塵嗣後不肖蒲伏菰蘆遙欽  
風問客秋讀江右錄文壘塊正氣倍切心儀今春逆黨護局  
壁壘甚堅忽得大疏拔其幟燾政如九里黑霧披以風霆千  
年暗室煜以龍燭而一時魑魅罔兩辟易奪魄遂使鈞機抉  
破世道斬新中興名臣台臺其嚆矢矣不肖嘗謂吾鄉先喆  
夙爲海內冠冕不知何自分爲浙脈遂與理學名節相齟繆  
種流傳詬病日甚今得台臺一灑雪之自此反邪歸正合異  
爲同以復平康正直之路豈惟世道之幸亦錢塘天目之光  
也不肖承乏南中聊以藏拙惟從邸報知聖明天縱名碩畢



登輒作數日喜太平之業輦上君子耕之炊之而閒署坐食其福亦大便計已

復二弟

報代人來知弟已於閏秋入滇受事遠懷得慰此地雖越在天表而風土洵美無異江南何必以道遠介介耶近見鎮按撫局善後疏云普福遠母子遵禁守諭墮城毀寨退還原占田地且有銃馬盔甲之獻阿迷一州已復漢官威儀則此後治以不治便可相安於無事矣以諸葛公之才而其治西南夷也不過曰夷漢麤安而已麤之一字正是御夷妙理前所寄張江陵諸牘皆是物也惟沙如玉所忌獨沙如圻如圻驍

勇絕倫可以制玉近爲烏氏所斃沙普旣合戎心可虞總之漢過不先結以恩信縻以約束區區孤雛可折箠使也所懸懸者病體初復全要葆攝精神調治藥餌無爲無益之思無營瑣屑之務頤養天和永綏福祿是白首兄弟所禱祠而求者爾衙齋隨侍不可無姪輩寄到札子卽轉寄彥林姪趨其趨侍矣



賜餘堂集卷之七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五世孫

澍周

編校

浩充

尺牘二

答祁虎子

台臺學術得自家傳經濟由於夙儲每從大疏窺見一斑言  
言憂瘼救時之石畫也心儀神往非一日矣生在南中時聞  
繡斧下車風采震動卽有表章正學之舉賈生有言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  
於筐篋期會而不知大體台臺此舉關係世道人心非淺淺



則餘堂集卷之十  
矣承教大揭迴環捧誦具見龕亂偉畧生春間曾貽書敝同年徐兵使大指謂憤民與亂民不同不治豪奴無以平憤怒不治亂民無以肅紀綱而台臺先得我心所同然矣昔張峽之平浙變也先亂民而後亂兵今台臺之定宜變也先豪奴而後立禁古今豪傑作手只在先後着爾至末謂亂民自有罪不因豪奴而掩亂民之罪豪奴終當禁不因亂民而寬豪奴之禁八復起不易斯言敬服敬服

答鄭撫潛菴

讀手教娓娓數百言道義至愛溢於楮墨具感彈冠之誼年來政尚申韓如用大承氣湯以爲續命之膏誠救時篤論不

肖謂申韓卽刻礮少恩而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亦足收一時捷效今正恐借申韓之術行愛憎之私未能攻邪徒傷元氣爾秦晉流寇蔓延貴省大河以北勢如燎原會勦則脅從可憐招撫則安集無策門下慮周桑梓必有成畫於胸中幸一教之榮補之報顯俟已久何尚遲遲其出敝門生馮弓閭故事具在也何時命駕得侍同朝望之望之令親梁大老起居何似當四方多事之日而使韓范閒置林中斷送日月可嘆也幸致嚮往

答郝虎子

幸識龍光飫餼玉屑民瘼吏弊洞晰秋毫方今功令日嚴談



賜餽堂集卷之七  
及撫字便爲不識時宜安得仁人之言而稱之細讀漕兌大  
揭一腔惻怛淋漓滿楮而末言徵兌之法則熊壇老令長興  
時所行者至今便之糧長收糧入倉一如收銀之法尤爲無  
弊第恐一人而董一區之糧人情憚於獨勞難於慮始耳凡  
立法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如此法有全利無少害倘得  
允行台丈所以造吳者不減周文襄之平賦矣近聞吳民將  
有叩閭借寇之議此繡斧從來未有勝事但中朝乏人吾鄉  
尤爲落落顛望還朝左提右挈私心尤切切爾

答楊總漕崑岑

捧教練兵借餉真固圉弭亂石畫可勝敬仰憶不肖十年前

過徐詢知軍伍單弱與當事者言此形勢要害之地而城中  
不宿重兵何以控制南北因循至今日灾民遍野流寇震鄰  
蓄艾徹桑時不容緩而翁臺欲乘此流離挑選精壯土著以  
充軍伍寓勞來於招募藏消弭於簡練卽鼃賈復生無以易  
此矣乃不肖更有請者中都屬邑比屋逃亡地皆甌脫詢之  
土人云業戶逃則累戶頭戶頭逃則累里長里長逃則以積  
荒賠稅攤派於熟戶而無民不窮矣其逃亡者有司非不下  
令招徠而牛種無資追呼迸集相戒裹足寧轉溝壑而死耳  
嗟乎此聖祖湯沐之地三百年來生聚休養之民而一旦流  
離瑣尾至此哉聞鹽城睢陽荒祲尤劇靈璧逋稅至十餘萬



非乞聖主特恩蠲賑救此一方恐流冗之衆轉爲盜賊不待  
寇警剝膚而腹心已岌岌矣翁臺爲百姓請命如拯溺救焚  
豈俟老生饒舌而辱明教之及敢陳弋獲以當曝獻

與總河劉半舫

弟於季冬就道歲暮抵徐意欲取途濟上與年翁一敘闊懷  
而郵人以爲非便末由縮地但切翹瞻弟駐徐四日見滄桑  
變換城無居人怪而問之土人云城中舊有支河以洩積水  
歲久淤塞一遇雨潦平陸成渠以此裹足不入惟緣岸蓋茅  
寧爲風波之民今河身猶存不難濬也以叩署州事徐二府  
亦力言宜濬弟不晰河事原委而第據此中輿論則濬河洩

水眞容民畜衆之永利也鄉約一呈奉覽一爲徐民請命一  
爲年翁造福爾徐二府老成詳練留心民瘼署事未幾頌聲  
載道又淮安管河姚同知青年明敏叩以河事瞭然指掌并  
奉聞以爲年翁荒度之助

又

河伯不仁漕道爲梗蓋自泲河開後見目前者遂置黃流於  
度外惟以節省爲名冀旦夕遷去而河事因而大壞年翁上  
善若水大智不爭因勢利導瓠子宣房何難底績昨晤霍鍾  
西談河勢高下利害甚晰以爲治決必先治淤治淤必從邳  
之下流始而較量築堤與濬淤勞費不啻千百尤切中事情



且聞歸仁一帶南高於墉北窪於沼河身日高河性就下將來隱憂更有甚於運事者不大費不能大省不一勞不能永逸明主可與忠言必年翁上疏疾呼力請而後廟議可從旁贊決也

與陳益吾

客冬承老年丈手教拳拳以善下相勗道義至愛中心藏之二月朔日始入直辦事隨兩公有南宮之役弟未能操刀遽代匠斲幸所條旨輒報可得香山同心每事劑以寬厚卽向所疑爲鱗甲者亦非深阻難測大約露才好盡喜爲刻核以逢時趨而弟一以濡溺處之今共事亦無形迹此皆老年丈

指示弟所奉爲周行者也畢東老之轉差快人意安得使南中二三君子聯驪接軫而入春明共圖平治之業乎

答南司農鄭玄嶽

去冬奉別遂隔光儀一入長安邈焉聞問昨讀大疏兼捧大教具知翁臺爲留京百姓籲天請命之意此事不肖年來所稔悉卽向僚長訟言之條旨下部及覆奏遂蒙俞允爲手額稱慶聖明軫念民瘼痼瘵乃身如此要亦翁臺一段精誠所感動也至蕪稅歸并不肖適從邵主事虧額疏及之而朝上夕下疾於轉圜自此豐芑之民得被堯舜之澤而不肖適逢事會亦可少慰并州一念不至寶山空回矣害馬旣去生理



初回噢休而安養之惟翁臺是賴近聞爲流寇奔突選募張皇恐根本重地不宜輕動也

答陳總督玉鉉

自流寇燎原蔓延五省年臺特奉簡命繇延入鄖驅馳數千里督師撽勦斬獲無數遂使楚寇蕩平可謂勞苦功高矣及入陝之後卽解散一萬三千餘衆且票發牌遣曲中機宜益用欣懌乃頃者秦中諸公復有全秦萬分危急之疏豈前解散者未盡脅從歟抑經過地方奉行不善歟竊聞盜賊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其弊有二曰招降曰窮治蓋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爲之渠帥若招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負罪

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餓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則是誘民爲亂者招降之說也盜魁旣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復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自知其不免也則將曰與其束手而受斃孰若逃竄以求生則是驅民爲亂者窮治之說也惟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兩言最得弭亂之術今屢旨中所謂勦散正是此意年臺與督撫諸公定計而力行之以結累年不了之局勒名景鍾在是役矣幸附譜誼不勝顙望弟自入直來四方公揭而外不納一書而於年臺不敢引嫌者實欲效款款之愚備幕府運籌之萬一爾至發緘得別刺驚視却走昔陸宣公不受方鎮鞭靴本朝



于忠肅公不攜中州麻姑線香史冊艷爲美談弟願與年臺  
交相勗勉而已

答李懋明

不肖自仲春赴闕入直已歷三時自惟被茲殊遇矢欲精白  
靖共圖報萬一而力綿識淺無補涓埃正所謂鮑老當筵轉  
覺舞袖郎當爾承教須於紀綱風俗處著力內責臺憲外責  
撫按以張四維真救時篤論愚謂今天下大患在縉紳廉恥  
少士子學術壞欲勵廉恥當獎清恬欲正學術在嚴師範前  
月召對亦曾以入告而茲益輾然於公臺之先得我心也安  
得天開平治俾公臺出爲中朝士大夫作一榜樣而不肖亦

藉有將伯之助乎念之但有菀結因敝邑新令公南還附候  
起居并謝德愛令公霽宇虛懷望而占爲福星且恃有高門  
政譜在甘棠餘蔭正未艾也

與陳省公

別來踰歲聞問缺然想先生道履益勝顏轉而丹瞳變而方  
骨易而飄飄遐舉矣不肖自仲春入直夙夜靡遑近爲宣大  
羽書旁午率漏下三鼓方得抵寓未及濃睡而寮長已趣入  
矣回思兩年南中閒適之樂真是神仙何可復得然亦頗得  
向來靜觀之力受事以來必誠必直惟公惟平未嘗接一私  
書收一私餽交一私人以是上頗見知於明主下亦見信於



寮友他日釋擔而歸故我面目相對無愧則特有先生臨別教言在爾流寇復入秦隴隕將陷城勦不成勦撫不成撫未知何時結局邊毗復享清寧之樂也崑遣小价南還奉候起居一芹將意大官常祿亦欲與三十年故人共分之耳小兒在家每貽書勉以寧靜欲其不見要人不談朝事不落近日名士氣習幸在門牆望時以德言誨之

與鄭玄嶽

公臺爲海內山斗而迴翔舊都不肖素叨德愛殊愧彈結之誼然南中多賢業已入奏頃者清執之褒簡在帝心旦晚間其將有大畀乎不肖入直數月碌碌因人惟是消長關捩頗

費苦心竊意氣類聯屬在精神不在形迹不知者輒相疑阻東南游客又捏成一種講張變幻之說簸弄其間不風而波真可怪嘆流水止於甌臯所恃知我心者有公臺及益吾在爾因敝通家顧主政赴任之便附訊起居主政乃端文先生次子不肖昔年負笈涇里與主政爲筆研石交今屬在下風以大賢爲皈依實通家之至幸也

復龍門叔

連得叔手書及細繹勦寇諸方畧抑何知人之明料事之審思微眼亮動中肯綮至此也乃知山中之靜觀勝於當局多矣方畧中如滅賊以淨盡爲期不許零報功級及自相擒斬



開其歸路設立野營裏糧爭利姪卽於擬票中請旨皆蒙賜  
允次第施行有聞必告非敢掠美也小人影附君子君子矐  
近小人至哉斯言姪謂盛世有是非衰世有愛憎今皆無之  
雖仇必舉大義滅親此真是非也一飯必讎睚眦必報此真  
憎愛也若望氣占風呼朋引類隨衆附和衆口雷同卽愛憎  
根因了不可得況是非乎大學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謂  
拂人之性姪請轉一語曰好人所好惡人所惡是謂拂己之  
性舉似以發一喙閣僚爲舊工垣大相水火不終日而吳門  
香山被旨俱逐姪處此真千難萬難無可告語今惟急急辦  
抽身一着而已峯陽之禍種毒已久而猝發於一旦有迅雷

不及掩之勢其間機殼難言難言所謂六州鍊鑄不成錯然  
吳中月旦亦無爲此兄訟寃者此大不可解也起廢事兩奉  
旨下部速議目下東山將開列得罪緣繇以請至於年力才  
品決當公同推核爲明主忠言而此老平時旣無底簞臨事  
又少疇咨且同朝嫌隙已開各思引避誰與共襄盛舉所恃  
聖明必無反汗石齋元孺念生已見端倪雲上於天西郊之  
雨定自有日也光祿勲無骨人也長安中譽之者甚多而長  
垣尤甚南操之推出自面簡然擔子甚重行時聞殊忙亂且  
姑俟之

與徐考功



榮推命下喜動看宇目下料理計事正慎密劫恣之時故知門下胸中鑑衡早已審定僕謂黜幽大典惟公惟平乃能服人若叅一私心執一偏見則此時騎重之端卽將來翻局之漸古人謂我心如秤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敢爲門下誦之昔年南州公掌計聲色不動而去一同事之大貪至今艷爲美談今又得門下後先媿休爲計譜盛事此世道之幸非獨梓里知交之光寵也

答河南巡撫陳益吾

自節下建旄以來未嘗通一字於左右者以軍書旁午不欲騁擾紆籌爾屢見翁兄報捷疏具知執訊獲醜漸有次第而

近日宛雒太和賊夥分合之勢及調遣分布輕重緩急機宜大疏中已有成竹且總理滁陽之捷軍聲大振今與翁兄前後夾擊力而殲諸原此其時矣憶弟往歲出門時曾以寇警卜之詹尹得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今賊蹂躪豫境至再至三而適當翁兄行師順動之日與盍簪之占若相符契磨盾鼻作露布不出旦晚然則干戈戎馬正豪傑所繇見其文武允宜之才而前之位置翁兄者卽謂之真相知可矣至弟年來心事斗墨難罄人情如茹荼宦味如嚼蠟調劑無術抽身未能向承手教云真有意人才世道者不必我先見其心弟惟奉爲司南仰對古人俯俟來世而已蓄積許久



賜餘堂集卷之七  
才得吐其百一至於別東驚不敢視豈所謂君不知故人耶  
附還記室諸惟努力懋建以慰拳拳

又

從來勦寇之法不出殲渠宥脅四字然欲分別渠脅處分布  
置亦大難向來所報賊魁綽號不知其幾大率皆八寸四分  
帽子耳卽渠魁姓名籍貫不可得何從知其要領設法出奇  
乎古人用兵未有不以少擊衆者以爾朱兆之才止可將三  
千過此卽亂今動須數萬何韓淮陰之多也又古人多因間  
於敵使其自相疑忌以破散其衆載在史冊難更僕數前擬  
票中有自相擒斬以開自拔之路業已奉旨而未見有行之

者豈懲舊督誤撫因噎廢食乎舊督正不知分別處分之法  
誤在不善撫爾更有當豫商者渠魁殲矣脅從散矣而所散  
之黨安插何所衣食何出拊循安戢之法何絲譬之橫流之  
水必有歸墟方能消歇若不收拾得法仍縱橫流漫耳此亦  
翁兄與總理公宜滿盤打算以結此局也近來政地與封疆  
之臣絕無往來商榷蓋亦有鑒前車冀無後咎餘責耳弟恃  
翁兄道義肝膽之愛貢其瞽言倘有一得足裨幕府勝算望  
采而行之誼切同舟不覺媿媿

與二弟

朝廷以吏治貪殘臣工蒙飾欲兼聽旁收察知四方利弊於



是雜流游棍皆得伏闕上書朝進封事夕奉俞旨銀臺如有  
停駿卽被切責長安縉紳人人自危又是一番世界矣武舉  
陳啓新跪門三日上萬言書痛言縉紳之貪以爲國家之財  
不在官不在民而在進賢之私橐至請罷科目舉孝廉停推  
知考選奉旨直言可嘉特授吏科給事中已到任受事矣此  
途一開將來聞風踵至皆思口舌得官何所底止身在多懼  
之地日思抽身早退而苦未易得然必不能終三年淹矣至  
於撫馭事宜累書已盡惟百凡安靜不擾是囑是禱長安功  
令森嚴公差萬里跋涉以後郵筒輕裝爲便于忠肅詩云清  
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闔閭話短長併爲誦之大姪何時東還

若留之衙舍一以侍養代勞一以專精學業亦兩便也

與錢牧齋

不肖自去春奉啓後爲此事縈懷者經年不意草草了局竟  
成虛願應是機候未到尚須天定耳不肖在直二載種種心  
事惟宮庶知之向承益老手教云實欲有爲於天下者不可  
使人先見其迹真有意於人才世道者亦不必我先見其心  
不肖謹書諸紳以是未嘗開口語人卽聲氣不無猜阻亦以  
知罪聽之而老先生乃於語言形跡之外獨垂鑒亮仲翔謂  
海內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肖得見知於老先生足千古矣  
尚何言哉惟是地如履虎味如茹荼而政體事機又如江河



賜餼堂集卷之七  
三  
之不可迴磐石之不可轉惟有急流勇退庶可不失晚香若  
大教所云雲蒸雨震海內丕變終不免慙負厚期矣貴門生  
張玉老跋涉風濤戎馬備嘗勞苦頃者江浦解圍尤稱保障  
偉績長安絕無異論不知何所聞而此中賢士大夫攢眉過  
慮如此不肖曾叩之宋令申云惟兵都似有嗷嗷其意亦可  
想見此外別無他聞至益老驅馳行間屢報斬獲不肖日夜  
望其克成大功其中委曲宮庶尤悉叨在政地封疆賢撫凡  
可維護真如頭目腦髓之是愛又鄭見義在揚大有聲績已  
爲誦言於諸公間冲宇此來殊出意外今見所見而去爲之  
廢然自此不復作妄想矣起田處不及另啓併望道意

與劉念臺

聖學不明舉世不知義利之辯久矣讀老先生大疏卽破家  
徇國亦利等語真足針砭沉痾故沃聖心爲鶩湖羽翼非獨  
切劘貴近已也愧服愧服不肖近爲李璡一事具疏執爭有  
力止不宜頻瀆者不肖答云出自血誠不容中過卽犯雷霆  
亦所甘心今已奉旨切責惟認罪以聽譴斥而已

答徐虞求

僕宦情久淡適見橫議披猖國是日亂叨在輔弼義難將順  
連上二疏忤旨切責遂引疾乞休蒙恩允放雖兩年碌碌幾  
同伴食而黃花晚香不至墮落異時青史幸不與鄙夫同傳



爲知己辱從此一邱一壑長爲我有不復有意人間世矣門下榮命纔下賞不酬勞當事前言畢竟不爽欲蓋彌章可發一笑目下長安光景未卜稅駕南璽雖冷焉知非塞翁之失馬耶錢職方事遂不可解已奉旨議處得手教始悉借題洩憤根繇無惑乎不能釋憾也僕去國之身無從愛助適相知宋兵垣過存以台札示之囑其護持職方以爲異日豐芑緩急之地未知能濟事否也又趙無聲兄直糾撫寧一案至今未結當事者謂不擬罪不能了局僕向吾鄉朱少司寇力爭之以爲當得何罪臨行時獨此一念芥蒂貽書朱廣老趣其速結雖我躬不閱不足重輕而三代直道自有所不容已也

答唐宜之

不肖方予告放歸匆匆束裝而芳訊適至讀來教襄樊饑荒情狀一字一淚至不忍竟今日之患不在邊疆而在流寇併不在流寇而在人心乃督撫諸公諱言解散日請兵請餉以盡寇爲務恐寇必不能盡而民胥化而爲寇大亂之形將自此始不肖憂心惓惓連上二疏實出血悃辭朝疏中三致意焉去國之人已矣無能爲矣至仁兄憫世悲心濟時大用正當以方州相處展其驥足若愍道人欲爲救饑計暫時曳裾王門以待拔擢亦並行不悖併屬相知爲地矣疏藁二通奉

覽



答瞿起田

弟觸暑南還舟行七十餘日毒熱薰灼波浪拍浮險阻艱虞無不備嘗及抵舍病體支離日事藥物未嘗出見一客惟是二三知己時時往來於懷渴思握筴一吐胸臆茲承年翁不我遐遺以手札見訊迴環捧讀若深元弟之所處而曲爲解嘲者且慚且感弟迂拙人也在直時竊慕李文靖薦士不令人知謂恩若歸已怨將誰歸以爲密勿之臣獲上信友道當如是故不見不聞之地維持調護未嘗敢以告人而長安諸公未免以形跡落落爲疑讒慝之口百端簸弄然弟終我用我法不能效喜鵲兒行徑也去歲秋冬間物情愈激毒手愈

辣逢迎愈固天聽愈高弟自度萬無可爲遂決意求去微罪蒙放正愜本懷所聊自慰者不滿一考不轉一階不乞一廕不叨一銀幣去國禮數與王山陰若合符節則弟於進退大閑自幸無隕而朝廷所以待弟亦不薄矣至衆正未盡登舉措未盡協邊腹未盡清寧人民未盡安阜種種皆負國罪案寶山空回惟有慙恨而已

與賀對揚

弟南還道中獲聞老年翁宣麻之報爲舉手加額雀躍不已此九廟神靈牖我聖明而爲天下得人也夫有堯舜之君必有臯夔之臣年翁之爲臯夔也幽獨盟之朝野信之卽兒童



婦女輿臺走卒莫不知之此番特簡正所謂大夫國人皆曰賢察焉而後用者從此陳謨納誨引道志仁以致明主於勛華之上千秋相業卽茶陵江陵不足爲年翁數矣至弟碌碌兩載了無建豎僅引誼自裁奉身而退以成辟支小果可勝慚負恃年翁將來大業傳之史冊謂丙辰榜中得一名相弟亦與有榮施焉敬因奏謝之役耑勒申賀不盡翹企

答南大司馬范質公

伏審翁臺人倫藻鏡社稷干城抒文武之壯猷奠陵京於磐石生卽未嘗獲接光塵而執鞭之願匪朝伊夕矣憶江北寇警時敝親徐璽卿書來具述翁臺調遣方畧與將士敵愾死

綏之勇纚纚數百言生卽出書示在直諸老相與嘆息以爲江南晏然皆仗幕下先聲扼要之力而不虞彼其之子狺狺不休也生謂一時功罪猶小陵京關繫甚大將來有事必有執畫江而守之說置上游於不顧者值匆匆出都向宋令申兵垣力言之兵垣深以爲然今聞都下公論已明聖明倚毗甚切根本重地正藉翁臺徹桑畜艾以紓當宁南顧之憂似不必以妄言介意屢勤陳請也生伴食自慚觸事引疾所謂辟支小果聊以解嘲過承獎借益重其慙至於維護苦心默默自信卽輦下聲氣未必深諒而翁臺洞鑒我於數千里之外虞翻謂一人知己可以無恨生何以得此於大君子哉感



刻感刻

與陳幾亭

小力回奉親翁手書訊知近祉爲慰又聞入闈取士皆名流  
奇才更可爲國家樹人慶也弟比來苦病強半偃臥不復聞  
戶外事一切桑梓利弊無從知其詳惟鄉兵一事里中殊苦  
其擾適守道下顧因面及之道尊亦虛懷采納已罷鄉兵復  
民壯矣至社倉古來良法必須講求處置行之始有利無弊  
今不知將糴穀以備賑乎抑助銀以待糴乎糴穀必須建倉  
建倉必須募役是多一常平添數斗級也若助銀待糴無推  
陳致新之勞無興作看守之擾似乎甚便而此銀輸之公帑

保無耗蠹否仍歸各戶能有生息否卽生息而積累合算一  
時取用能如數應手否作事謀始不嫌周詳親翁垂注維桑  
意甚真懇望有以教之弟雖衰病不敢不勉以副雅念也今  
歲秋成二十年來所未有應是歲星在吳分爾弟聞巡漕檄  
下有催船民運之說果爾江南事不可知矣奈何奈何棟兒  
來都仰仗卯翼不淺此兒饒有資性而於學問本領文章義  
味實未曾夢見其篤信親翁不減七十子望教誨而玉成之

與門生劉蓬玄

恭喜閣下運應昌期才子帝簡沙堤新築海宇騰歡僉謂救  
時大業當屬西川行將與楊文忠趙文肅兩公後先媲美卽



以僕之碌碌無似亦藉出藍之青以爲光寵其爲慶幸何可勝言憶僕在直時外廷以桑梓見疑而僕又難顯自表襮以示同異默默調劑冷煖自知及乎搏激勢成奔旋無術僕急圖抽身寧冒微罪而去用心良亦苦矣今閣下夙爲羣情信嚮而共事又皆同心同德之侶猜疑無隙謀斷相成較之僕所邁會難易夔別自此內外和衷開誠廣益以佐太平之業僕惟從田野閒額手歌舞以樂餘生而已適敝親家夏進士謁選之便勒布謝棕進士才名滿天下諒閣下所稔知至其聲氣應求東南諸君子推爲領袖閣下進而與之品隲人才其能爲李贊皇之裴垍無疑也

與賀對揚

泰道日開陽和四布緬惟年翁老先生誕膺帝眷迺集天庥瞻仰台垣六符燦爛曷勝欣慰弟伏處菰蘆不復知長安變態忽聞有悠悠之口求多於年翁者且疑且駭豈鼎鑄猶有耳乃不知有社稷臣耶弟嘗嘆密勿之地不獨多懼兼易叢疑不聞不見有難陽以自明者影響揣摩何所不至昔人謂作相須吸三斗醞醋近來前輩至比於窮人無告非親歷其地不能深知此種苦味惟有一等昧心說謊之人巧爲市恩陰爲嫁怨而無眼無識者亦遂爲其所愚至死不悟然誠僞巧拙不能相爲所謂輪椎分定鳧鶴難移也吾輩亦就其性



之所近心之所安而已偶感舉似以發一嘆

與劉蓬玄

相知自北還道及近事極推服閣下以爲胸中擘畫傑出一時將來匡定定屬鉅手此其言非漫然者僕聞之不勝欣仰貴鄉流寇消息何似想閣下痛心桑梓倍爲縈懷彼中督撫旣縱之出復任其入乎僕嘗謂用兵全在機畧古之成大功者不出帷幄而敵人之隱謀陰事皆從訶刺得之以故設間出奇兔起鶻落今所推邊材能將將者不過曰能戴小帽穿箭衣騎馬尾與士卒同食麤糲已爾如是則與老兵何異而亦安用高牙大纛虎鈴豹畧爲也賊勢鴟張邊疆破壞皆繇

於此僕憶在直時曾與同事屢言之今又復三年前言益驗如此滅賊恐未有期如何如何春仲東宮出講大典肇開舊臣疏賀正欲一詢故事而通聞在籍諸老疏皆已至則僕爲後時矣特此齎奏先具藁奉覽諸惟崇照不盡

復賀對揚

客春因棟兒入都奉有小故未幾忽得年翁老先生去國之報弟不勝驚嘆以年翁誠心慥行不愧屋漏凡有血氣所共感孚而猶不免於今之世豈忠信可行蠻貊中孚能格豚魚徒虛語耶辰榜三人後先登庸乃弟碌碌兩載一去解嘲文穆兄大用方來溘焉長逝所望致君堯舜俾臯夔相業彪炳



千秋獨年翁爾詎意泰岱霖雨曾不崇朝而膏澤猶屯神功  
忽歛抑何蒼生無福至此耶嗣後江右又復抽身官家別用  
一番人聞首次齷齪甚且攘臂鬪堂無復國體亦三百年政  
地一變局也弟妄謂世道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靜則治動則  
亂故先王必謹守成法無或紛更以鎮天下之心今自輪靡  
庶府以至海內士民無處不囂凌無人不跳躍動已極矣而  
望內順外寧伏戎殄寇其可得乎吾輩出處之際不失光明  
可行可藏何加何損但願天下太平長爲耕田鑿井之逸民  
未知有此福分否爾

與瞿起田

年來日望年翁還南之信幾欲眼穿及棟兒歸始悉近狀比  
得報爲舉手加額頌聖主神明世道猶留碩果也追憶客春  
發難時黑風蔽天便欲飄墮羅刹今雲開日霽大力羣魔俱  
已形銷影滅而綠樹青山依然無恙天定勝人豈虛語耶益  
吾石門諸君子急難之誼真同披髮纓冠今與年翁相對勞  
苦當必有且悲且喜且歌且泣者惟弟衰病久廢未獲趨候  
一吐積懷爲耿耿爾緬想東臯泉石不失舊觀主人杖履重  
遊正堪作忘世想一切冤對直須以平等空之蓋宿業難逃  
來因莫作此受用安樂法門白香山不云乎蠅蝟網上罨蟬  
螭反覆相持死始休何異浮生臨老日一彈指頃報恩讎敢



賜館堂集卷之七  
爲年翁誦之

與蔡正庵

知旌麾榮發不獲握別萍踪聚散不勝黯然昨得北來一信乃南直任直指宋兵使家郵中來者云濟南破後兵分二支一從滄州往北取道出口一從青菜往登想是覓船渡海其信似的則東省會城當虛無人矣兵燹之餘綢繆綏輯正難措手聞濟城之破繇城中潰亂乘之而入自古未有人心不固而能城守者若官府與吏民合縉紳大家與細民合并力協心隨機應禦卽數萬強敵亦何能爲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正須門下叱馭而前使東土子黎快瞻福曜爾

與陳幾亭

奉別以來忽歷三夏屈指台旌已抵國門此時想朝見矣條陳邊計者章滿公車自增兵措餉外未有言及用人者獨熊銓部一疏頗得要領而謂用人之法使人自言其才恐非通論我戰則克夫子自道則可淮陰卽多多益善不遇漢高蕭相亦必不肯哆口向人今世無具眼若聽人自言則騙官之徒人人自以爲大將遠則郭京近則申甫可爲殷鑒親翁留意人才久矣夾袋中有可入告以慰拊髀之思者乎家鄉薪米翔貴蝗蝻自北漸入吳淞大爲可憂至漕兌一事獨吾邑晏然安堵秀水官戶加二民戶倍之又因故宦米多旗卒蜂



擁入城當關釘檄文司李爲盡改民戶以殺其勢海鹽則毆擊縣官幾於殞命湖州則剽劫公行事聞直指檄衛弁杖殺十餘人立梟二人而後定松江亦然城外居民持械擊柝每夜輒六七驚此弟所目擊者傳聞江洋大盜竄入漕艘晝伏夜劫莫敢誰何此從來未有事且此番米多乾折包藏禍心更爲叵測若不及今整頓將來漕事必至決裂江南自此不得安枕矣親翁爲桑梓造福千萬留神

答李謙菴

昨荷仁人之賜叨冒逾涯至今愧悚辱手教以遏糴行止下詢仰窺老父母胸中自有定裁無煩不肖饒舌大都今人言

救荒不出遏糴平價而二說實爲荒亂之嚆矢庚申已事其炯鑒也敝邑連歲豐稔民多蓋藏春間無舉債者不知米價何以翔貴聞往時估客自吳門來今多從吳門去杭城萬家仰給嘉湖兩郡頃聞當事者嚴抑市價以徇小民之意估客裹足米價愈騰職此之故豈東南塊土年來安享太平爲天之驕子而今氣數人事交逢其厄耶猶憶昔年論及救荒事一前輩云救則愈荒不救庶得中策此正爲遏糴平價而發今遏糴既不可行而愚民又難戶說或姑爲之禁聽其私自往來而嚴懲土棍之勒詐者或亦不可使知之一道也承垂問敢布其愚然布鼓雷門愧愧矣



與賀對揚

某於四月望日獲接年翁兄所賜碑文爲肅容下拜焚香盥手而後敢發細讀大篇錄節則抽揚靡遺感時則嗟嘆獨至原本天道之報施維挽世風之流失鴻文鉅議直與天章並垂曷奔先王父母隱德遺行不至沒沒終古者皆年翁表章之恩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惟是弟升謫陋庸劣慙負君親而過蒙年翁中行光大之褒顧影捫心益增汗頰在年翁片言華袞不啻蘇文忠制詞而以司馬見擬則弟愧死矣及讀別幅所記夢中老嫗乞言之事使人心形肅然不寒而慄來教謂綱常倫理之際果有一段維持其精氣自不可磨滅深哉

言乎非年翁至德貫幽明志氣通晝夜何能深知情狀如此敬服敬服

又

載啟鄖襄寇孽撫而復叛甚至殘破州縣僇辱職官猖獗未有底止此非獨貴鄉剝膚之災實東南半壁之隱憂也風聞賊渠向有窺蜀之志所造巨艦數百計近爲官兵燒燬此賊復逃入山中九營從之有連鷄之勢確乎否耶向來當事者原用非其人小犢僨轅亦無足怪今督師輔臣社稷是毗眷注甚隆付託甚重而又措五百餘萬之餉爲滅此朝食之計成敗安危在此一舉想金城方畧或先剿或先撫或撫剿互



賜餼堂集卷之七  
用必有成竹於胸中矣倘寇患日復一日則加餉年復一年  
今東南田賦每畝約增至半石獨幸年來有秋差足枝吾爾  
一旦水旱降災饑饉立至恐今日殫力終事之民不化爲溝  
瘠則聚爲萑苻莫謂江南長可安枕也又敝鄉及吳會兩年  
米價翔貴憶萬曆戊子歲大稔死者澤量石米價至一兩三  
錢今未遇凶荒價反過之而人情夷然不以爲怪此真大可  
異可憂之事儲粟備荒恐不宜緩弟偶作一對聯云但能一  
念不生其中自樂惟願四方無事此外何求未審年翁以爲  
然否漆室私憂不覺饒舌統惟台照惠我德音

答黃黃石

邦溝晤對倏隔三年睠懷高情時勞夢寐承教天人報施之  
理宜憂以天下深荷誠勗至意敢不敬戢不肖所鯁鯁杞憂  
者江南塊土號爲乾淨亦旣殫廬所入以供縣官矣而議者  
搜求督責不遺餘力李璉啟其端諸公揚其焰剿練各餉照  
糧派征約每畝加四分而贏矣豈議者妬江南獨不受兵又  
恐其不速爲流寇而欲載胥及溺乎連年有秋猶可黽勉一  
遇水旱餉將焉出漆室過計惟有仰屋長嘆已耳知翁丈憂  
時念切不覺饒舌

與李懋明司馬

林下諸賢久稽環召朝野喁喁望聖明舉動久矣忽聞老公



祖榮命有隕自天中外輿情手額稱慶而猶以借重舊京未得入正統均立躋鼎鉉爲嘆乃升所深喜與恒情異以祖臺之不遽北而南者正造物妙於位置而先爲之兆也大都正人氣脈舒緩則引而愈長過壯則致極而返故花莫盛於蓓蕾而爛熳爲衰月莫圓於震庚而旣望爲缺自來君子道長方成而卽敗者正以性太急念太熱局太緊耳祖臺今日所處於時爲初陽來復於象爲或躍在淵可以默消人道之忌可以潛幹彙征之機迨夫繇泰而臨而後彭彭大車按轡徐行以進平治事業舍公其誰南中武備久弛聞樞府初開日以訓定綢繆爲事壁壘旌旌赫然改觀但寇氛逼近皖城法當備之上游而新營水兵向隸操江每多掣肘和州已事可爲殷鑒所恃尊俎折衝有元老壯猶在耳

答顧松霞公祖

漕軍發難敝邑幾同燎原幸憲節赫臨立褫狂魄卽今總漕撫院入告奉旨皆祖臺先聲討罪之力也遠辱台函迴環捧讀可憂不在歲事而在人心不在眼前而在來歲真救時深心經國遠識當奸民初逞時敝邑亦所在見告賴吳父母密擒其魁立加大創而人心始定隨復多方勸糶使恩出自上不至倒持今幸目前無事矣第平糶原非長策消弭正宜講求竊意古人良法不越常平社倉而行之今日旣難集事又



與齋堂集卷之十一  
五  
恐擾民惟通商廣糴則米多而價自平此趙閱道行之越州者而今江廣上流率皆遏糴非得省直各撫軍呼吸關通力拯救不可老公祖何以教之至敝郡近日盜賊公行而總巡船尤甚此船以巡捕私鹽爲名而白日剽劫莫敢誰何若得嚴檄禁革除此巨蠹固一方萬姓所手額也知祖臺垂念地方敢爲饒舌

與詹一菴御史

不肖之識荆門下也蓋在遣祭文廟捧版進御之日先師實鑒臨之及不肖乞身去國自分庸劣負恩慙愧殊甚而忽傳門下有大疏隨奉召問之旨不肖益復心悸已而同時諸老

出過敝寓具述門下應對安詳氣和色正明主爲之霽威可謂鍊石男子不肖爲舉手加額嘆主聖臣直真千載盛事而以避遠嫌疑不敢相聞遂於翼日襆被出國門迄今歷四載矣每讀大疏法巽兼至如謂善疑其君莫若臯夔此段議論卽陸敬輿復生無以過此未嘗不正襟莊誦如對芝眉而承風議也惟是衰病餘生日就頽落守株息影百事疎慵以致海內知己闊焉聞問形骸之內真無以自解者愧負可勝言耶不肖猶憶往在南中與貴同年楊澹餘兄一見便叅臭味偶訊及人才澹餘卽首舉門下曰此吾榜中領袖也問君子得君子於今益信惜澹餘遂成古人爾江山悠緬訪戴未繇



特附數行用抒積愮

答李謙菴

老父母甫下車而劇盜就擒萑苻頓息神君之令行禁止真凜於霜雪迅於風霆矣昨承教認積一事凡積數積法與稽覈認積之人臨時散積之法已周悉無復漏義而謂好名者亦不可任此段議論尤爲康濟真學問安靜方可和衆平實方可及物舉而措之天下廓如矣豈直認積一事哉自惟管窺蠡測無裨高深而既承下問不敢不盡其愚以副德意一議認積之數多多益善而弊緊全在發糶悉照時價使合縣洞然知認積原非厲已自然樂從頃聞一二富家云既不減

價多積何難太上因民正此謂也一議認積之法惟以田畝爲準先儘官戶優免者官圖充里者與民戶充里之獨名者其法每畝積一升官戶官圖不妨倍之如認數不足然後及民里之零畧朋充者若夫花分詭寄以俟大造稽察此時姑置不論如此則米自多而民亦不擾矣一議稽核認積之人在城十五坊夏秋間曾經推擇且有沿門底簿參酌稽查爲力頗易餘二十區必每區擇有身家行誼爲一方所信服者二人一正一副以司該區認積之數但期得人卽布衣村老亦可如其稽核有法地方無譁則給扁優獎以爲好義之勸一議散積之法散之一字恐愚民易生驚疑不若易以發糶



其法城中居民糴於城市近城居民糴於市稍各區鄉農糴於各村鎮聚落使各就近赴糴庶免擾攘奔走之苦而發糴之米分委所擇各區之司數者隨舖行來糴發與一票使至某家對糴先儘認積之多者其餘以次發糴司數者將逐日發糴細數彙開報縣如認積之家留難短欠不以實應併着報縣以憑追究以上諸款大都因勢利導無失安靜平實之台旨而已邱里膚見統惟採擇

與熊撫臺公啟

連年米貴民愁而今春尤甚舊秋蝗潦兼災高下歉收而下三郡尤甚餐糠粃剝草樹無民不苦而鄉農尤甚生等爲維

桑拮据亦既竭心力矣然心雖無窮力實有限婉轉籌度有惠出於不費而可以普濟饑黎者惟在當事大君子一揆畫間訪得南直蘇松二郡槩官民戶田每畝輸白米一升五合里長總輸公所以備賑濟之用衆擎易舉積少成多就敝邑計之約可得七八千石再益以鄉紳富民之義輸而愷悌父母善爲劑量其免耕夫織婦於溝瘠不難矣此以一方救一方正與近頒聖諭各自救本里本戶之貧民允相符合者也尤望祖臺推此德意槩示全浙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猶夫春間惠風秋來靈雨衆戴其及時之利而亦相安於自然之施保富救貧似無便於此瀝誠同籲懇惟慈茹



賜餼堂集卷之七  
答吳賓日平湖令

漕兌近奉明旨赫如雷霆聞老父母儲米催船蚤已齊辦第  
聞漕艘不能接濟民船將直抵通灣不惟腳價不敷抑且洪  
河難涉事勢棘手可奈何至地方米價騰貴餓莩載途明春  
麥秋未熟益難支吾煮粥似不可已然必須各邑同舉一城  
中四門分散庶無餓民屯聚姦民搶攘之患今所推修能偉  
望爲列城冠冕者惟老父母耳倡率舉行俾遠近聞風稟以  
爲式仁君造福豈有旣哉大都救荒之策莫善於流通莫不  
善於平糶而捐賑則官府發倉或募民好義萬不可開抑價  
遏糶之門以致匿米不出價益踴騰亂民乘之爲禍叵測鄙

見如此敢質之高明或亦千慮之弋獲也

上錢老師

前月施笠老過舍道及北來消息聖心轉圜更絃而鼓此九  
廟神靈所默啟也升昔年芻蕘之言雖若朽鑿而今幸見諸  
施行可勝感激惟是邊腹交訌開封歸德所屬州縣大半殘  
破外懼交并正當急圖內寧而傳聞輦下人情一脫秋茶便  
如賜酺晏然娛享太平又聞內操諸璫撤後安置未定人懷  
洶洶厝火積薪殊爲可虞杞人過計老師以爲然乎董公祖  
推誠下濟薰然飲和拳拳於造船佐漕一事欲爲東南大家  
預弭自運之害慮甚深遠第未審錢糧將何所出至禾之崇



德茗之德清流民餓莩幾無子遺而有司逼於漕糧橫派疆  
奪使貧富俱盡而後已竊謂此時決當入告業已憊之董公  
祖而其餘未敢深言也

### 與蔡正菴

昨承車駕枉臨光映四壁以叱馭屆期不敢久淹慢去爲歉  
門下文武具宜新膺簡命正壯猶展布之秋從此紀績太常  
盟勒熟釜皆男兒分內事業僕惟拭目經綸慰藉分榮而已  
調御悍將收拾逃兵是目下要着而作料全在物色將材古  
來名將如郭汾陽岳鵬舉皆起自行伍今卽乏才不敢謂秦  
無人特在上留心訪求具眼識別爾若夫擁旄圍玉之流富

貴已極惟思保全身軀以法裁之便復驕蹇若得於行伍中  
拔數人漸貴之以策其功名之路亦足以制嚙啗宿將之氣  
而鋤其傲何如孫總督昔年在代州乘城輯衆皆有法想亦  
能辦事者金直指當是老成慎密人門下與兩公共事一方  
必有相成共濟之益更可喜也

### 與陳幾亭

遠承親翁手札慰諭備至至以清惠公昔年事爲譬弟今日  
所遭大畧似之而自揣涼薄不及清惠萬一但得天假數年  
以俟婚嫁麤畢卽爲厚幸其敢望比期頤乎感愧感愧親翁  
德業日新名望蔚懋屯田大議已見施行爲國家興百世無



窮之利甚盛甚盛顧屯田者法也行法者人也今河北京東二都御史果極一時之選否道廳中不少才名而弟所聞貪墨著聲夤緣闖入者亦復有之所謂養一爛蠶滿筐皆壞始而騙官卒乎騙錢逮其事無效而歸咎於法之不可行則永無興復之期矣竊意廟堂之上只宜遴選二都御史次及司道數人而其他僚屬聽其自辟或舉所知或舉所屬如陽明先生擒濠時用將之法而朝廷但專委任明賞罰以責其成功較之目前騙局開宵小之門掣任事之肘者效相萬也又來教平寇自求賢督師而外須陶成百十良有司此真救時本論顧陶成之術不過舉錯而今所號爲治行卓異哀然清

華者大率誅求刻剝甚者攘奪類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顛越之陽幹辦以收名而陰飽橐以收實如此風尚而欲求良有司得乎由今之道不驅中人而爲盜賊不止可爲痛哭者此也總之救時要領掌上錄盡之第在悅其言者能行其事爾退休老農久不謀政以親翁下教不覺饒舌縷縷可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矣兒棟陳情疏想此時已齋入都門下部後得卽題覆爲望此兒世味原澹歸養乃其素志且其資性近剛不能與俗委蛇濁世宦途必多齟齬得借此遵晦養恬和光挫銳未始非進德保身之助儻蒙恩俞允父子相依盤桓林園之下苟延性命之期私願足矣



與黃石齋

先聖有喪予之慟季子有羸博之悲情之所鍾父子師弟其致一也日承老先生垂閔亡兒枉駕臨喪撫棺慟哭而又贈以誄詞題其遺像在亡兒德慚子淵而老先生恩同尼父矣九泉有知死且不朽不肖皈仰老先生匪朝伊夕天借石尤周旋竟日胥峰河渙獲領深談仰見老先生憂國之心經時之畧如玉經烈火三日不變又如入觀武庫五兵縱橫而精光煜煜如帷燈室劍時注射於數百步之外將來勛名勒鍾銘釜正未有艾此不肖竊爲社稷慶爲世道慶也溫綸敦趣旦晚當下幸惟星言就道以報明主若蠱之上九非所望於

幹父之子也舟次言別缺焉未展崑遣小力馳候行旌不腆溪毛聊申一縷所以寧微寧簡者知翁生平不欲有長物也

與劉念臺

追憶丙子春奉教於長安會館中無幾何不肖遂去國雖兩年碌碌無所建明而以禮進退不至與患失之夫同傳則老先生之明誨實啟之也歸田以來衰病自廢久疎問訊然聞翁臺之處而出也則爲之躍然而喜以手加額及出而復處也則爲愀然以嘆頓足輟箸而不容已豈直道事人如圓枘方鑿必不相容耶然消長之機不肖早已卜之蓋今之用君子者非中心好之也不過借用君子之名爲用小人地爾譬



之筵會排設卓席非不觀美而下箸處不在焉及海錯山珍雜俎羅列而卓席撤去久矣然則今之用君子者乃其巧於用小人蔡京之聘龜山亦正此術而無識者入其牢籠而不覺亦已愚矣不肖嘗謂今日所患全在君子小人之不明夫君子小人莫辨於論語曰爭矜曰羣黨曰和同曰求人求己而大關惟在義利故喻義喻利者君子小人辨金之礪石也今則不然收之結納之中卽爲君子不問其喻義也喻利也甚且曰君子何妨喻利也又甚且曰喻利正見大君子作用也此說一倡如風斯靡舉人心士習胥趨於夤緣走捷鬻官騙錢之一途而禮義廉恥漸滅欲盡於是朝綱濁亂吏治貪殘民不聊生盜賊多有則君子小人之不辨流禍至此極也孟氏於枉尺直尋之說斷斷不可而懷利相接直以爲亡徵先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復爲之說曰凡無爲而爲者義也有爲而爲者利也可謂深切著明矣竊謂今日頂門針劄惟從義利關頭分別人品則君子小人劃然不混世道庶有砥乎老先生正學之準鵠也閑先聖以正人心非異人任幸有以教之

答黃跨千撫臺

竊嘗盱衡時事大抵四方多虞繇於人心不固人心不固繇於吏治不清吏治不清繇於激揚失實敝鄉比來吏道貪殘



極矣而茗之德清武康禾之崇德尤甚今田畝化爲甌脫黎民幾無子遺此皆年荒賦重橫斂嚴誅之貽禍也卽如東義之變聞亦貪吏激之而反飾功掩罪至妄殺無辜以快其欲向非祖臺主持鎮定烏傷尚有遺種乎竊謂目今要着只在收拾民心凡災傷凋敝地方必得賢長吏拊循休養而貪殘者急鋤之昏懦闖茸者急更之此在祖臺一甄別而百城羣吏望風灑濯矣吏治旣清人心自固綢繆保障舉在於此若扼要害以固藩籬簡良將以嚴節制練鄉勇以弭內寇備火藥以壯神機皆宜豫爲講求而不肖以爲猶支節也承祖臺下詢不敢不盡然以微塵添泰岳以漚滴注全潮愧矣愧矣

謹復

與蔡姪

時未入繼故仍舊稱

康寧好德之福切骨切肉至哉斯言身生平不作烜赫想頗討便宜然自惟薄德而享清福所取於造物過奢正恐無以消受爲瞿瞿爾尊人拮据於役心甚念之邸報漕糧尚在剝運恐回空之期當在十月屢移書囑其卸擔寧就閒局無貪熱官諒亦以我言爲然也新刻高先生集及五子近思錄二種寄覽近爲遜國諸忠修祠補紀并搜輯遺書逸事以備信史并刊二種工尚未竣端文十書詮次亦未竟容再寄

又



近見新試牘大可駭非經非史非子非禪杜撰胡談正如狂  
囋此由人心不正故發爲惑世誣民之言毫無忌憚至此何  
怪乎海內之無寧字也癡心每謂欲天下太平先正人心欲  
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先慎師儒而提其衡於宗伯操  
繩墨而殿最之庶乎聖賢真種子猶可復生而力未之逮也  
聞者得無笑爲迂乎我姪切勿爲所惑寧守老生常談力田  
逢年終當自至一毫矯強不得姪其勉旃

又

身十年不入春明點墨不通朝貴枚卜消息久已度外置之  
而非非常之命有隕自天聞報拊心如墜淵谷不知何以仰答  
聖明三疏懇辭不獲收回成命則歸家之期當在仲冬目下  
家無主張恐奴輩不能鎮靜惟我姪素知我心用以相托加  
意檢括寧冷毋熱寧嗇毋侈一切親友俱爲我道此意

示格兒

後改名斌

廿八日午後得報且喜且驚以我涼德何以堪此厚福此皆  
我祖父積累所致不可自恃而忘厥本也陽明先生云得意  
時能截然收斂非大勇不能一分收斂卽有一分發越受用  
若此心一放恣意於輿服酒色以爲愉快所謂斗筲之器識  
者窺其究竟矣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兩言當謹識之座師黃  
石齋真而師也房師何人見座師後卽當見宗師謝其指教



場中文字謹嚴不浮皆得一番塗抹之力若介然於懷則誤矣故事卷首俟兩座師行後方歸此外同年應酬可省則省以待入都中款洽亦未爲晚望前竣事還家爲妙

又

抵署後殊覺閒適無車塵馬足之苦有焚香拄笏之娛鍾山紫色落照簾前古木濃陰蔭映硯席兼以陂池相屬菜畦成行都市之中曠若郊坰所云欲界仙都朝市大隱庶幾近之又得文鏡菴陳益吾曾大雲臧止菴王中仞李廣霞諸君子朝夕過從談論爲樂汝母亦喜清寧不必縈懷也汝在家只宜杜門讀書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人之立品須自小做起比

之匪人聖賢垂戒慎之勉之

又

區區生平只信得一命字以此衆人搶攘之際自覺一種閒冷殊討便宜入直以來神疲心瘁肺氣焦灼回念留署兩年閒適真不易得也四方問遺一槩謝却卽素所相知者亦矢不敢承各督撫公揭外不通一札每以蕭相國益過損智之誠諸葛武侯桑八百株之語敬書諸紳恐上慙古人俯愧來世爾兒輩在家只管閉戶讀書勿見要人勿談朝事勿落近日名士氣習嚴以律已謙以下人至於奴僕務須約束毋得放恣庶幾弗玷高曾清白家風切囑切囑



又

昨晤陳獻可具知兒從石師於洞霄山房談道唱和爲樂喜不可言家中最易埋没人學問識趣不覺日就卑近今在山中與諸同學追隨講論不獨造就德業兼可收攝精神較之家中獨坐矻矻所見所聞不出帷牆几案之間如蠅觸窗如蚋鼓甕真不啻天淵之遠絕矣附到家刻三種請政石翁可爲我致之

示棟兒

我家自柏峰公以來魁名五代而汝獨蚤獨逸又得聯雋真是人生難遇趁此時急急收斂精神打疊向上何難若精神

一放倒便不可支矣勉之勉之

又

接信極言兵餉缺乏呼庚可虞及內守備掣肘凌厲之狀聞之益加焦躁南中爲祖宗湯沐之鄉我貳禮時已爲陳請在直名對又諄諄三致意焉汝今在兵言兵當與寮案共商牖戶計勿以位卑推諉貽誚曠瘼大司馬李公有經濟有學問人也當奉爲指南者家鄉苦旱雲漢昭回河流如線青苗稿枯近者蝗蝻自北而來救挽莫能我在病中雖坐臥不寧但目擊如此何忍膜視勉出步禱而體已告憊矣今除懸賞捕蝗更無別法奈倉米有限大槩田主又未必齊心關支賞額



賜餘堂集卷之七  
恐難應手正想糴糶以濟不意乃岳翁意不謀而合今當知  
會各紳行之姑盡人事以聽天命爾

賜餘堂集卷之七

賜餘堂集卷之八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五世從孫

洙

編校

五世孫

源來

碑

固安縣重建關帝祠碑

皇上垂拱四十餘年清和咸理諸福洊臻凡所爲對越神祇  
報答休嘉之禮罔不備至漢關壯繆侯向封王號於是勅晉  
協天大帝像設袞冕以尊崇之一時中外廟貌赫然改觀畿  
輔以內奉明德而妥帝靈者尤爲密邇固安縣治西舊有侯  
祠歲久傾圮茂草豐蕘頽垣廢礎間僅存一無梁殿若魯靈



光而已我太素孫師令其地三年而政成興除畢舉惟仰神  
祠隕越獲辰是懼亟議所以更新之爰庀材慮工集役計食  
共捐公資二百餘金贖穀百五十餘石擇三老張國鉞等四  
人董焉匝月而建大殿一配殿二儀門三楹馬殿三楹經堂  
一屏牆一又創方丈五楹壘土高五尺餘繚以周垣計百餘  
丈盡飾備規言言翼翼中肖神像凜遵勅封冕旒秉圭日月  
蟲藻四壁繪侯生平奇勛偉節劬殿列六將軍像焉向所謂  
茂草豐蕘頽垣廢礎者俄而丹雘燦爛翬鳥崔嵬矣師謂是  
宜勒石以垂永永而走書命余紀其事余惟古來忠臣義士  
代不乏人其精英靈爽未嘗不在宇宙間然時隱時現卽現

矣不能及四遠求其曄曄耿耿終古不磨近而帝闕遠而邊  
徼上而王公大人細而販夫賈豎村童野嫗無不聞之神竦  
竭蹶祇承者則惟侯獨也何侯之取精用物宏遠至是子輿  
氏之論氣也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夫人養氣不直  
百年猶奄奄耳一委蛻而化爲飛塵蕩爲冷風則氣先散也  
侯以貔虎之姿感慨奮發佐先主於崎嶇困阨中義憤所激  
百折不回當其爲曹破袁時明告以報效而去矢不負恩卽  
老瞞心折意沮此其氣非所謂至剛至大浩然常伸者哉氣  
所流漫如水瀉地氣所煜耀如日行空自蜀漢至今千有餘  
年孰非吹息於侯之一氣中而況赤縣首區神靈隲宅侯寧



不鍾鼓式靈其間也耶國家奠鼎燕京藉侯呵護今正陽門  
位當太微營室侯實鎮之固安去神京僅百里迴風雲旗往  
來翱翔所以宣暢威靈屏翰輦轂者綦重事侯其可不虔宐  
師之亟於鼎新也先是桑乾河爲邑患師爲築堤五百餘丈  
沉竹榿障洪瀾使一城有磐石之固嗣又修學宮凡殿寢門  
廡鐘簋俎豆燦然咸秩茲者莊嚴侯像以鎮撫一方使瞻禮  
者永賴神庥獲有寧宇無逢其災害且也有叩必應嚴於龜  
卜用以阻折姦謀佑勸忠義而助刑政教化所不及是役也  
直與築堤興學稱三大績寧第曰寢廟奕奕邑中偉觀也哉  
然則師之功與侯祠俱不朽矣師名某許州人庚戌進士乙

卯分校順天余卽所舉士也敬承師命而爲之銘曰  
精忠浩氣赤日馭天神之自漢千有餘年風車電策摧嶽決  
川撐柱八極噓喻九玄爰赫其號歸然而帝啓我聖明受祉  
弗替首邑邦畿祠寢頽敝經始崇構誰創厥計於惟神君愷  
悌興謠撫字旣洽振飭崇朝河堤石奠鬻序霞標迺煥神宇  
彩映丹青山龍黼黻冕服煌煌威靈遐暢於神有光奏鼓簡  
簡降福穰穰幽贊明德永綏四方

丁清惠公特祠碑

猗歟此大司空丁清惠公之特祠也祠創於癸未成於甲申  
距公歿之癸酉蓋十有二年而民之愷以思齋嗟而出涕者



賜餼堂集卷之八  
不少衰謂公祠於宦彼土自爲媿耳社於校諸士樂有典刑  
耳其何以慰夫扶杖者稚髻者春且汲者鳩車戲者權且襁  
以行路者是宐特祠然何以遲之至今遲之至今而益知公  
之明德遠也公自郎官至八座爲德於鄉者未易更僕數識  
其大者萬曆戊子己丑間旱潦洊臻米價翔踴民間搏麩屑  
榆以食道殣澤量公發先世藏粟悉以賑之於是四境遠近  
鳩形鵠面之民扶老攜幼而至者環集公所綿亘數里公計  
口有籍部署有法受粟者予以月糧受糜者時其饑飽躬親  
噢咻所全活無算己歲再稔公賑如初不惜毀家紓民而邑  
中帖然絕無抑價勸分之擾則是公大有造於桑梓也公官

不離南中家鄉孔邇凡邑中大利弊走謁公朝至而暮得其  
所欲輸將之於役南庾者歲苦出納爲厲公爲爬梳耗蠹以  
甦其困則是公又大有造於桑梓也概公居官居鄉垂六十  
年而孜孜施濟如一日兩聞於朝下詔晉秩表里而公上疏  
謝曰老臣無狀第量力救濟了此心願其敢叨明天子之殊  
錫固辭乃允夫晏嬰爲相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耳富鄭公  
活流民五十餘萬猶守青州耳公孫施粥不聞其再司城貸  
粟猶存其名孰有眎鄉如國眎家如官不靳累世之藏不食  
爲善之報如公者乎則其得之於學者素耳公學於王龍溪  
先生龍溪學於王文成以致良知爲宗旨夫良知當體圓成



有觸卽覺故拔一毛而身爲震牽一髮而頭爲動皆此知也推之於人介然有知亦復如是而隔膜之外痛癢不關則形骸蔽之耳公匪徒知之實允致之人饑已饑人溺已溺祇以愜其萬物一體之念而一切市德好名之私纖毫不與也公嘗悟冲元會語精麤之旨謂尋常日用良知本體時時呈露而周海門先生謂公爲付囑弟子心領真傳忘身濟世原原本本斯真知公者矣嗟乎今居官則家於官居鄉則官於家總緣不知學耳不知學而望其與民同患是以撫摩爬搔而責之痿痺不仁之人必不得矣故公之嘉績大美見於誌表碑狀者余不再述惟溯公之學以見公一生康濟之所自出

尚將俎豆於文成龍溪兩先生之間而況畏壘之尸祝乎先是臺使者可邑士民特祠之請檄再下其亂子鑛不欲煩縣官緡錢以違公志以是遲之至今三山左公按浙景公烈移令有司准魏忠節故事復田二十頃歲供祀事祠成父老子弟婦女商旅聚觀塞衢巷向之愾以思齋嗟而出涕者咸歌呼并舞曰猗歟此大司空丁清惠公之特祠也爲之銘銘曰聖學脩安知爲血脈文成龍溪後先闡釋公也淑之格致是力痼瘵乃身陰雨膏澤大江以南兆民允殖維豐與鎬綢繆室宅惟桑與梓起彼溝瘠朝野勤敷耄且靡忒善無近名德乃重積公今往矣恩斯猶昔棖桷維新几筵是飭四方來觀



引手加額如公再生德音可覲非釣非遊是儀是式烝民有  
詩視茲文石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介孫公神道碑銘

上御極之八年詔簡在籍之堪任閣員者廷議推淇澳孫公  
吏部列名以請特召赴闕公以夙疾辭溫旨敦趣勉就道  
至滕病浸篤復再疏辭不允歲暮抵國門外氣息惛惛泣謂  
嗣子工部君曰我自赴召卽茹素冀得齋心陛見尚效涓埃  
今度不能起有懷而來忍嘿而逝能無持忠入地之憾竟以  
丙子正月十三日卒上聞嗟嘆賜祭有加給水衡錢治葬以  
行人董其事贈諡文介工部君匍匐請謁以墓道碑屬余詞

余素嚴事公稔聞大節嘗嘆萬曆以來朝局貞勝凡幾變而  
國本其分脈也爭並封爭冊立爭之國爭挺擊旣又爭紅丸  
至逆黨矯立三案舉向之羽翼東朝者推而納諸東林之黨  
而慘禍遍天下矣公蓋紅丸案中所稱主盟也先是萬曆亥  
子間福王久不之國公深以爲憂及奉旨明春必不再遲公  
亟以擇吉請凡十上不報聞有中變意公議合通朝上疏疏  
不得則繼以伏闕諸臣伏闕不得則約政府共伏矢以死諍  
已而神廟感動得旨行有日矣而以贍田未及三萬催督不  
已公謂此見田一萬二千頃以七八年搜括積畱僅得之今  
欲取足於數月內勢必不得爭益力於是福王自疏請減政



府爲調處成行事竣而異議指公爲攘功中以考功法及公再入首論舊輔德清輕進紅丸復不討賊律以許世子不嘗藥之罪因及議謚封后移宮等事語加嚴切奉旨會奏廷議十九助公而事竟中寢黨邪者繇此益甚公至丁卯而難作崇禎初元誅逆愍忠從戎籍復公官詔毀要典已復有明申卽爲定案之旨而公向所稱引大義爲萬世亂賊立坊者直可俟聖人而不惑嗚呼國本危疑鼎湖變故 光廟終始之際臣子有餘恫矣公先後筦禮力荷綱常一念血誠九死靡悔所稱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耶公名慎行字聞斯別號淇澳世系自燕山侯興祖家鳳陽高皇帝初定天下行省大都督

繼達以克常州功賜建府第於常之武進因家焉數傳至太僕卿鑾登正德庚戌進士太僕生洲洲生臬配唐夫人而生公兩世俱以公貴公幼有異質每擲管繹昌黎論文語想蓄思下手之難以起衰振靡爲已任十八補諸生隨入太學甲午舉京兆明年成進士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己亥編纂起居奔贈公喪歸壬寅服闋除原官甲辰分考禮闈乙巳管誥勅丙午晉中允丁未病乞歸己酉晉宮諭充楚府冊封正使辛亥加庶子癸丑陞少詹事協府知貢舉尋陞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甲寅秋移疾歸庚申起南禮部尚書壬戌改北公初入詞林值妖書事起時宰欲借以逞憾公慨言不宐窮



治以傷國體既管誥勅謝絕贊儀屬詞得王言體知貢舉時  
首輔入闈政地無在直者中官持本闈入票擬譁甚公令閣  
官持本出不許中官一人入簾內外肅然剔弊殆盡其攝部  
事也首請郊廟皇太子皇長孫出閣講學疏凡六上三王婚  
禮疏亦五上得請時代藩廢長立幼公私念此事關國本脈  
絡名不正則窺窬之源不絕抗疏不報則列款於條陳疏中  
得報可卽移文切責代藩卒改正慈聖太后諡議者欲去太  
字公謂此一字關大名分辯甚核襄事山陵天雨道滑梓宮  
尤傾尺許夫少損折幾不能前公與王司馬督率如期心力  
俱瘁王皇貴妃旣葬迎神主皇太子宮奉祀太子因所居迫

隘欲援李敬妃例仍遷陵上公云此殿下謙德在部臣義所  
不敢疏請另遷別殿或特創享殿有呂夷簡力爭宸妃殯禮  
風至釋楚宗久繫之寃止潞藩私徵之請却內官非例之索  
杜屬國通賄之門勘議科場恤錄忠直一切守官引義齟齬  
如也三案之起也海內名賢先後被逮死幾盡獨公家居羅  
織無所得已使其黨劉志選崔文昇誣列諸狀坐寧夏極邊  
戍通國議叩闈代籲公急止之青衣麻屨往見郡縣行道皆  
哭而公處之怡然有相唁者公笑謝曰我非得禍乃得志也  
及蒙恩召還復官誥起協理詹事府事公以多病餘生堅辭  
不赴則建文昌祠數楹并祀朱夫子像終日危坐如對上帝



禮義文學外絕不一及世務生平研精聖學著慎獨義困思  
抄發明宗旨多出獨得而尤深於易作明洛義凡四易藁又  
有詩雜論事編若干卷大約公之學根柢倫物體認止躬自  
言儒衣破綻終不可以袈裟補故雖究心宗門公案而一意  
窮理發爲文章原本六經澤於道德醇如也公登仕籍四十  
餘年所居先世敝廬不益一椽每往來長安不攜北物有私  
攜者立撒之河無片札出門無寸絲入室門庭高峻自邦君  
大夫以及四方薦紳罕覩其面有以地方事詢者公避席謝  
無有卽固請終無一言其天性孤潔介然不易如此公享年  
七十有二配李氏封夫人子士元卽工部君孫男五人曾孫

男二人婚娶氏族具在狀中當公應召時余叨參政地踽踽  
寡與日望公入朝爰立正色昌言使密勿機廷復見大臣風  
采而余亦得效將伯之助及公歿余隨去國歸舟一葉於驚  
湍駭浪中與素輻相左右者三閱月嗚呼此余爲公之銘而  
不能已於傷感也銘曰

開國翊運燕山啓封破吳克常賜第酬庸傳至罔卿簪纓奕  
奕再世彌昌篤生宗伯擢登上第別歷承明後先筦禮殫竭  
忠誠萬曆之季儲講久輟藩邸未行羣情杌捏公疏十上請  
擇吉期倡議伏闕血濺不辭帝心感動割情之國公曰聖斷  
臣也何力乃正代序乃白楚寃議禮守官必便便言再論紅



丸忠憤激發春秋大義日月若揭逆黨逞毒三案株連以公  
戎首羅織戍邊蒙難若夷不憂不悸朝聞夕可自謂得志聖  
明鼎革首詔賜環謝病不起著書名山帝簡宅揆爰叶夢卜  
特遣鋒車溫綸相屬凜凜召命力疾就途懷忠入告忍死須  
臾天不憖遺遽奪其算人之云亾朝野惋嘆如公忠貞百鍊  
眞剛克塞天地賁諸莫當如公廉節千尺積雪徹骨冰清纖  
塵不涅鄉有輿頌國有定評煌煌卹典賜兆易名廉頑立懦  
風聲罔極於千百年過者必式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天承彭公墓碑

崇禎二年己巳涂月之望御史彭公以疾卒於里第時叔子

期生守南昌承諱奔歸營葬事既乞薛公言志之幽宮矣復  
偕伯子長宐詣余請曰亾親之宰木拱矣恐行人樵採之不  
禁將樹碑蹕域焉惟吾子其文之余惟逆璫竊柄諸附離之  
者一國若狂其遠薰炙惟公抗祠議惟南昌守父子大節皎  
然世其清德急流勇退矢寤言以弗諉衆醉獨醒迴狂瀾於  
旣倒姜伯淮隱身遯命夏子治守道嫉惡彭公父子之謂矣  
余生平嚴事公且辱在世譜其敢辭按狀公諱宗孟字孟公  
天承其別號也先世自安福徙全椒始祖勝以義旅從高皇  
開國積功世平越指揮僉事三傳玉改海寧遂爲海鹽人六  
傳爲公父昭毅將軍紹賢紹賢生有奇相鄭端簡公妻以季



女起家武舉累官蘇松參將慷慨多大節至公始以文學顯  
公幼有至性三歲失母哀毀如成人年十六補諸生督學使  
溫陵蘇公奇其才聲名大噪邑令王求識面終恥呈身令以  
知其遠操矣庚子舉於鄉邑令李爲勸駕治行示意居間不  
能得公一言也辛丑成進士謁選令朝城獨身之官革賦羨  
平市價公私畫一一粒一絲不以煩里旅聽訟蠲金矢之罰  
市粟不如額則以月俸補調滕陽朝民肖像祠之滕當南北  
孔道輪蹄絡繹公戴星出入餐寢爲廢兩造就訊朝至夕決  
郵旣以時給賓至如歸供億無過禮有幕職貢茶挾璫威橫  
索夫馬公裁其溢額幕走都門以阻貢愬璫當事欲坐尉史

公持不可謂令執法甦驛困尉史何辜寧以身承卒得解濟  
寧姜生其僕殺人抵死矣主讞者逢上意復論生辟臺檄公  
覆訊公爲理出如初擬雖忤上官弗顧也戊申徵治行異等  
擬授南銓候考選滕人扶老攜幼攀號百餘里生祠公如朝  
城後十餘年白蓮賊陷滕焚室廬幾盡戒其黨勿犯公祠歸  
然獨存滕人至今尸祝云庚戌考授河南道御史故事臺省  
需次者得與聞計典公曰未爲婦而議家人長短可乎還諮  
單卻瑱餽杜門稽掌故旣拜命首疏陳墨吏之害已巡察西  
城巡青視廠庫咸籍公羨以備緩急而摻剔蠹孔不遺餘力  
若年例宿逋惜薪鋪墊明盛甲火藥靡費大都城社冒耗駟



僧侵漁無慮數十千罔不清覈出按河廣清肅持大體咨諏  
務盡下情福藩贍田派楚獨多復疏請自行管業部檄以摅  
括廢府閑田爲言公再疏力爭謂括田管業背違祖訓勿以  
潞藩之誤令福藩再誤且摅括已窮濫觴難繼語甚切至兩  
奉嚴旨詰責奪俸或議新籍湖田以克數或議闔省加賦以  
足額公曰明旨止於廢產豈可擾及民間加徵之議一行後  
來天潢引以爲例何所紀極某甘冒王鈇不忍楚賦之日重  
楚民之日困三疏語逾激上察公言至誠惟督盈贍額不深  
罪也亾何而黔省有剿苗之事蓋施秉黔地民苗雜居民售  
田與苗而沮其耕畚又奪之牛曲在民矣解紛止鬪一有司

事耳黔撫居爲奇功檄楚會剿公謂楚無兵無餉何能舍己  
芸人況佳兵不祥禍安所底因累疏具陳諸苗易動難安兵  
端未可開楚賦不堪悉索狀黔撫詆公害成至移文詬諄公  
平氣折之彼亦無以難也後黑苗果自戢而黔患中於仲家  
黔撫以濫殺被彈始服公遠見然當其時非公爭之強全楚  
蕭然煩費矣公淹楚四年乞身不許情深陟岵不得已冒罪  
以行歸見昭毅公承歡子舍而後喜可知也昭毅公有山水  
癖布帆蠟屐追隨於三竺六橋之間不復問春明轍矣庚申  
起公巡視京營疏辭不赴昭毅公亦捐館公得視舍殮毀幾  
滅性三年不蓋不乘絕跡公府通國稱孝焉乙丑復召還原



職以璫炤方張義不受污堅臥不起丁卯秋今天子御極朝  
政一新臺省交章祝輶公愀然曰吾林居十載世局翻更玄  
黃血戰幸超然評論保完身以報所生吾事畢矣因賦詩云  
角巾久折難簪筆手板長拋學緯蕭若使山林俱絃冕清時  
那更有漁樵人知公遁思之不可轉也已巳哭季子弘保遂  
嬰末疾自秋徂冬疾轉欲易簀之辰猶勤于國恤索邸報問  
邊警若何夜半整衣冠端坐而逝所著有江上集章有堂存  
稿疏草楚臺疏畧約言楚牘臆裁楚讞適疑紀年韻語行於  
世公恬守媵修聲色玩好澹然無嗜素恥干人人亦亾敢以  
私干至爲德於鄉貽書當事如減蕩稅恤水災及築塘改折

修文廟募運舟咸倚公一言而定邑賦重役繁科第免役者  
多田苦不足公倡議士紳均役毋偏累單戶曰異日子孫能  
守薄產免額之日短往役之日長也邑令爲殺三之一公天  
性孝友內行醇備傷祿不逮毋泣下霑襟奉繼母庶母如母  
與諸父共處燕喜一堂和樂且孺讓爵於季讓產於仲撫仲  
父之子如弟授室分宅莫遠具爾推及三黨具有恩紀訓勅  
子弟毋憚母傲母怙權母蘊利務力學致通顯母藉父兄竿  
牘伯子叔子同登賢書公遺書誡之曰汝輩席祖宗遺庇譬  
諸花木當盛開時務益滋漑不則立萎耳勉修令德母忝科  
名叔子丙辰登第復誡以淡薄明志母實家聲叔子稟庭聞



勉就一瓊郎水部守南州餐冰茹蘗持逆祠之議殊堅上官  
檄下如雨屹不爲動公所教也嗚呼公通籍三十年官銜僅  
七品御史止耳當黨人禍起走速化旦暮而躋公卿者累累  
也而今安在哉公官七品公名千秋矣爲之銘曰

彭自淮右以戎功興師黔移浙奕葉干城桓桓昭毅分闡疏  
榮敦詩說禮武緯文經柱史承家奮跡儒生兩令劇邑愷悌  
流聲入惟酌水出則戴星懸魚留犢拔薤拊嬰庚桑尸祝易  
地留馨嶽嶽牙冠駸駸乘廉而不剝矜而不爭獲狐黃矢  
攬轡澄清之綱之紀民隱是營虎鬚可埒龍鱗可櫻介藩寢  
橫蠻方息兵楚賦難索楚壤無贏撫因奪氣帝亦葵誠乞身

未遂拜疏卽行倚閭望眼陟岵關情汚隆從道進退以貞三  
招不起抗志鴻冥璫氛不染振衣濯纓黨禍將熾戰血沸羹  
弋人何慕超然論評有子能仕荷衢方亨守正蘊義騰茂輩  
英德門濟美榆社儀刑不亾者壽不朽者名高山可仰穹碑  
是徵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諡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萬曆之季朝士以東林爲詬厲東林者梁谿諸君子講學之  
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導師也先生自被謫林居數十年晚起  
田間登九列昌言正色率屬澄清而風節著大道莫容蒙難



正志遇今上褒恤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議易名復  
奉有孤忠邃學秉節正終之明旨而忠義顯顧先生之風節  
之忠義皆學也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死壽不貳退藏於  
密而顯仁於造次顛沛嗚呼此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諱攀龍  
字存之別號景逸始祖曰孟永公三傳至雪樓公代有隱德  
雪樓公生靜成公材是爲先生王父舉於鄉爲黃巖令有異  
政生繼成公德徵配陸夫人貳邵夫人實生先生靜成公有  
弟靜逸公較逾壯無子請以先生爲嗣靜成公許之後皆以  
先生貴贈太僕卿先生蒙卹典胄子世儒詣闕謝恩邀三代  
誥贈自雪樓公以下皆如先生贈官先生年十九補邑諸生

又二年壬午領鄉薦二十有五從顧涇陽先生講學讀大學  
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肅恭爲主持心方寸間久之  
悟所謂腔子者覺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蓋志學時卽以  
程朱爲的矣己丑成進士隨丁靜逸公艱廬中讀禮讀易壬  
辰謁選授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  
所自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娓娓數千言嘗謂讀書意思不進者尊  
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偶坐僧房自覓本體  
忽思閑邪存誠覺當下無邪更不須覓誠快然如脫纏縛已  
奉使歸時太倉當國閣銓相牴牾小人附閣攻部者先生



復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一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條旨上而先生降雜職矣甲午赴揭陽尉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舟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靜坐法門一一參求覺心氣澄清時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明道先生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瞥焉斬絕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於蠡湖閉關趺坐作復七規程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先生與顧涇陽先生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每會拈出宗旨洗發提撕遠近負牆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靜定尤

不可少蓋學人神短氣浮浸染世俗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澆洽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以後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旨已及大學知本與中庸之旨具困學記中蓋先生自癸巳去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道益尊而望亦益重光廟登極詔起建言廢棄諸臣天啟元年先生起光祿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畢清旣而廣寧失陷京師震驚先生請逐鄭養性誅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孫宗伯疏論紅丸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會議謂舊相交結鄭戚不知有君義甚峻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務學疏畧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不然孝



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疏上傳旨重處以福清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又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鄒馮兩公皆請告歸先生於辭疏及之有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貽書王給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夫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

以誣謗也至哉斯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居無何起刑部右侍郎疏辭不允值皇子覃恩予三代誥命先生曰君恩渥矣其何以報而同志亦以大義敦趣甲子春入都而副院楊公罪璫疏上中及枚卜蓋指南樂也南樂恚駸駸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齟齬漸惡先生默爲聯絡備極苦心會總憲缺廷推首先先生時儕鶴趙公爲太宰先生以門牆爲嫌力辭之太宰心動而臺省急先生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先生控辭不允旣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賂賂鉅萬竟禡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旣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南樂又以偃蹇



被糺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內合謀而所欲急驅者部院則借晉撫事以發端首垣選郎逐而先生與太宰俱罷歸矣乙丑春詔獄起追贓一案將連及先生賴吳錦衣力持得免及游鳳翔疏上而先生削奪矣已請毀東林書院矣先生屏跡河干杜門絕交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當繆周二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道南祠有別聖文歸而得吳門信頗異微笑曰其然乎及晚家聚酌如常止云鬻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日中信先生聞之整衣起從容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欲料理爲出門計可急覓舟束身就繫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紙

鏤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命且暫退移時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熒杳無踪跡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急從旁屏奔池畔則先生已赴水矣諦視平立水面衣履整齊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數日成殮面色如生嗚呼仲也結纓曾也易簣先生其同而異異而同耶先生嘗謂少



年不學老無受用事多苦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可  
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先生末路風騷受用得手矣先  
生書無不窺尤深於易所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其  
論心性理義如繭絲牛毛而學脉流派叅訂最精謂學微有  
心性之分孔孟已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至文成文清便是  
兩路兩者遞傳必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虛證  
見矣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又曰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  
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  
二字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世界聖人因物之是非  
而是非之吾不與也所以開物成務此其息邪閑聖功豈在

距楊墨下哉生於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歿得年六十  
有五配今誥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長世儒以諸生廕入太  
學次世學以附例承廕次世寧諸生孫男七人女七人詳志  
狀世儒以庚午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時葬先生於嶧峒之  
諭塋而以墓隧之詞相屬升五十無聞何能窺先生於萬一  
顧自爲諸生時從涇陽先生於東林因親炙先生及先生起  
勳署得侍同朝數過從受教至於今盡讀先生之遺文恨覲  
面失之不獲如醫閭之事白沙也竊儀圖之先生光風霽月  
似茂叔太和元氣似明道整齊嚴肅似伊川讀書窮理立朝  
嶽嶽似晦翁若新會之灑落餘干之主敬河津之實踐姚江



賜館堂集卷之八  
之超悟先生兼有之而無其弊蓋國朝理學名臣源流洛淵  
源以上接洙泗者先生一人而已他嫩行不具載第識其大  
而系之以詞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敬窮理孔矩同符微言既遠正學榛  
蕪無善無惡乃墮野狐先生之學汧流閩洛力闡禪宗導以  
聖鐸境有動靜功兼約博致其精微棄彼糟粕講道林泉垂  
三十年晚起廢籍諸賢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激揚風紀  
顧邵後先羸豕漸孚亢龍有血義不辱國從容明決晝夜可  
通泡影忽滅入水不濡汨羅非埒帝鑒忠精褒恤九京將作  
營葬太常易名惟忠惟憲二法合并德有餘美名非苟成新

宮如堂穹碑如歸精神行天歷百千紀先生有言本無生死  
廓然大虛何終何始





賜餘堂集卷之九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墓誌銘

少詹崑阜楊公暨配嚴宐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庚申宮詹崑阜楊先生卒門人錢士升匍匐渡江哭於闕湖之丙舍山頽木壞至今猶有餘恫先生歿後二十年而嚴宐人卒合葬有期叔子一璐以誌銘見屬升念乙卯受知先生有國士之目及官翰林數數負牆請益先生輒稱述詞林故事及前輩嘉言懿行以相勗己未追隨分校奉教周旋



幸無實墜蓋門下士沐浴德誨無如升久且淡者又從二三世兄聞嚴宐人內德母儀甚悉乞靈不律闡揚音徽以報所知固素心也敬按狀而志諸石先生諱守勤字克之別號崑阜系出漢太尉震其遷於浙之睦州自廣始數傳再徙慈谿遂世爲慈谿人入明至石田公生子二長子器成化丁未進士歷河南左方伯有大節次子用則先生曾大父也子用生孫仲舉壬午宰儀真以循稱孫仲生世思號見洲是爲先生父研精理學著慈湖遺抄四書訓錄印心錄等書配秦宐人皆以先生貴先生自爲諸生時拓落大度有紫雲黃冠之祥卽遇困阨若陰爲呵護者人以是奇先生先生益自負不以

小利鈍介意萬曆丁酉舉浙榜第二人甲辰兩魁天下臚唱之日衆目先生鬚眉軒舉步武中程咄咄稱得人授翰林修撰已奉封翁諱歸服闋以秦宐人春秋高疏乞終養隨丁內艱甲寅補原官乙卯陞左春坊左中允尋轉諭德克東宮講讀官管理誥勅己未奉使冊封晉藩事竣歸旋陞宮庶明年將繳節戒途忽中痰卒今上御極遵光廟遺詔錄講讀勞贈少詹事蔭一子予祭葬亦異數也先生爲史官時雅意經濟不屑屑聲律日與同年高陽孫公輩講求累朝典故及天下大計秘館兩試必橐筆而入凡所擘畫鑿鑿中款時海內日望神祖封山罷推予環解網會當以敬天勤民作頌先生遂



立四解以寓規又嘗從旁閱京營嘆承平久武浸弛條安邊  
禦寇四議謂國家有全盛之時無全盛之勢無積弱之形有  
積弱之實若預爲異日邊患券者及補官寮以輟講具疏上  
請援引古義詞甚愷切每遇講期之先一日必齋居被志盛  
服以待及入講進止安詳音吐宏亮光廟嘗目屬焉一日講  
筵出爲余津津述所敷陳喜滿大宅故事講通鑑畢當屬對  
時神祖壽節屆期講官以呼嵩祝萬壽請光廟應聲答云讀  
史惜三餘先生以手加額曰聖明復出矣其夾日精忠發於  
至誠如此天性岳岳伉直不肯隨人唯諾亦復坦易可近故  
士夫貌嚴而誠信之時朝端漸分洛蜀有玄黃水火之形先

生屹然中立絕無依傍及南宮分考推重領房同事數公氣  
燄炙手高睨大譚主者降心以從甚有歷位踰階失其常度  
者獨先生秉禮持體以自莊嚴未嘗輕假詞色也嗟乎詞林  
至今日輕極矣筆舌輕交遊輕出入取予輕壇宇不飭防表  
俱潰顏平原云朝廷紀綱須共存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如  
先生者豈非重臣之風軌末流之砥柱哉使天假之年宅揆  
可待平康正直之風庶幾一見而遽促其算大用弗究天下  
惜之先生學本慈湖文擬廬陵詩在開元大曆間有寧澹集  
若干卷至於天性孝友內行尤備念祿不逮親諱期感泣竟  
日不齒逆伯兄至邸寢食必俱密爲輪緡授官以娛其意念



方伯公後凋落撫其子刻其遺書復請爲補謚以及三黨懿親孤待養女待嫁喪待葬者無慮數百指有弁感恩以女進爲擇士人嫁之過廣陵有乞貸者期以旋日及旋當遊五臺而仍尋故道踐其約其敦故好施不侵然諾如此然以此宦橐益窘先生敝廬湫隘不容旋馬寢邱半頃僅供饘粥而先生胸中落落然浩浩然終不以貧故廢推解也嗟乎以昂元致通顯十餘年而門風澹漠一如寒士以視輓近孤生起家而驟擁厚貲畫棟連雲腴田接壤者何如哉此亦足以見先生矣乃狀稱嚴宐人實贊成之嚴亦慈之望族宐人父繼蒙公母劉氏宐人幼嫻內則旣嬪孝事尊章時先生授經括蒼

宐人以婦代子曲盡敬養及先生旣貴宐人益加肅括斷斷以子姓驕奢僮奴鮮怒爲戒先生以是無內顧憂凡先生意所欲問遺贈卹宐人必爲憇惠處姑姊先後子婦宗黨以及臧獲皆藹然有恩先生歿又復以母代父定祭典拓菟裘又爲先生營請祭葬卜兆建坊雖繇仲子一瑛竭蹶成事實宐人指也至於樛木逮下桑鳩一儀尤筭幃所難宐人可謂禮兼鍾郝德並孟陶矣卒之日凝然趺坐誦佛號數聲而逝先生生於嘉靖戊午十二月七日卒於萬曆庚申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宐人生於嘉靖丙寅十二月初三日卒於崇禎庚辰五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五



錢江東折句餘萃海門吞吐闕湖滂五百年當偉人出先生  
世系傳清白家學淵源慈湖脈紫雲黃冠先兆吉首掇南宮  
多士式臚傳史奏五雲霽科名畧與淳安匹天祿然藜如椽  
筆四解寓規抒忠赤借箸籌邊憂漆室經世高文垂典冊晉  
陟宮寮端講席疏請緝熙基宥密音吐鏗鉉儀觀肅睿聖動  
容嘗屬目爰掌帝制文郁郁載提衡鑑浮詭黜泰運將開藉  
良弼忽爾乘箕歸兜率帝思舊學詔優卹贈官錄後賜幽宅  
兩朝恩綸光白日龍蟠龜負豐碑立後二十年宐人歿婦德  
母儀彤史述遐齡乘化榮哀畢同歸玄壚在茲麓嘉名慶遠  
靈氣結澤流子孫百千葉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工部尚書丁清惠公墓誌

銘

今皇帝崇禎三年以建儲恩詔所在有司存問在籍老臣故  
太子少保南京工部尚書丁公與焉遡公八表蓋膺隆典者  
再矣越二年壬申公年九十詔遣行人卽家存問明年癸酉  
公薨賜祭葬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上慎重名器所  
司議卹不申格輒持弗予而於公隨請隨允且特命與謚曰  
清惠則聖鑒先定匪獨輿論僉同也按公諱賓字禮原號敬  
宇晚稱改亭丁以呂伋謚分氏至宋南渡五三公徙居嘉善  
入我朝有海鶴公聘授黃州府判遂爲邑著姓五傳至公會



祖祖父三代皆以公貴父袞個儻好義里中稱爲長者娶呂生子三伯蚤卒仲寅季爲公公年十八游於庠已游北雍舉嘉靖甲子順天鄉試隆慶辛未成進士萬曆甲戌令句容庚辰擢山東道御史踰年謝病歸家居幾二十年戊戌起南大理丞歷南太常少卿鴻臚卿署國子監光祿寺事晉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管巡江兼攝兵刑二部大理寺事九載奏績晉工部左侍郎未赴癸丑晉南工部尚書天啟辛酉二品再考晉太子少保自丁巳乞休疏十二上乃允公筮仕畿邑再起累遷至司空凡三十年不離南京澤在噢咻功在保障公自謂高皇帝一大家紀在畱都整頓畧有次序而累朝倚毗

若南京不可一日無公卽窮僻瘠莫不知南京丁尚書者初令句容廉知民間苦役而田賦之弊尤甚於是精心勾稽減繇役清飛詭豁浮羨歲省民供本折各七千七百有奇令各鄉建義倉勸富民出穀積至五萬餘石縣倉去城遠糧里漕兌苦無棲托爲構房百餘間併置田儲租以供旅食時巡行阡陌課農桑力作者勞以錢又相視流泉濬渠築堰舉行鄉約陳高皇帝六諭所爲食之教之者罔不畢舉治句七年民戴之如父母時海忠介掌南憲爲文壽公父稱公滿腔惻隱一塵不染蓋篤論也及爲大理署光祿故事祀典饕餮醜醜醜悉取諸市商事後移科起勘合於京兆領價候久煩費列



肆坐困公曰會典不禁賒取耶乃商諸司農凡畿邑額派正供令竟解本寺寺以現價市物如民間卽京兆科舉諸費皆倣此於是市商之累始絕南都故有三飯堂歲出米千八百石以食貧民自侵牟滋弊僅於朔望煮斗糜以完故事公臨期親詣按冊唱散更定光祿十規以垂永久焉已爲操江首革債弁科減月糧之弊小盡例克院費公曰此都堂與軍士爭一日利耳命全給之上江二邑僉役舊有坊廂凡官府借備器皿及匠役編折等費種種不支公謂賦役已均派條鞭何重科爲移會撫按盡除之踐更之法受役者私雇分應輒至破產公悉心博訪莫如官募便爲挨門編冊準等則輸錢

遂變力役爲雇役民間歡若更生又慮相視人命易滋擾害建官廳於各門外爲昇骸之所皆題請著爲令其他善政如濬浦口斷腰河以利涉疏上新河屯船塢以便泊廣京口外塢以通漕復鎮江西門石橋勒瓜步船禁以救溺疏丹陽朱巷濫泥洪河以溉田治南北四百里孔道甃石蔭榆柳以便行旅未易更僕數也劉天緒中都賣菜傭耳以募緣蠱惑爲邏卒所告在事者遂張大入奏詫爲咄嗟定亂功詔下南法司窮治時公兼攝刑部大理力主平反畱守樞部以危言怵公公不爲動竟引妖言律論死七人餘戍遣有差所全活無數有造蜚語誣曹大遠等二十餘人謀逆者公露章請釋拜



發之日鵲集公冠麾去復來見者異之已又攝兵部知世職  
赴北替襲多畱滯不得官甚有老死窮途者疏請悉就南樞  
勘實仍會官比試類奏得旨允行其晉陟工部也謂孝陵鍾  
簾脩葺宜計經久請庇材鳩工自殿廡樓門以及菜房牲廚  
靡不堅美又念都城形勝在河脈交流自積漸侵占河身益  
堙遇霖雨輒瀾漫衢市乃首濬大河以及支河計四千五百  
四十餘丈凡豪右竊據者悉爲清理植表以識至若完浦子  
口城脩方正學何工部祠勘蘆洲歲課清棕漆園額租建石  
城武定過軍上方等橋治城內外街道凡冬官嘗窳之習事  
事興起當公初晉尚書謝恩疏云俯竭竹頭木屑之技仰酬

遺簪墮履之恩至是拮据鳩屣凡八年人服其靖獻不欺及  
予告歸里南中士民建祠尸祝公八旬覽揆咸裹糧踵門稱  
慶或於所在生祠設醮祝長生嗚呼此豈可強而得者哉其  
行德於鄉也每遇稔歲煮糜以食餓施布絮以庇寒凡四賑  
活民常數萬又捐腴田百畝以贍學宮適有汶陽之事公焦  
蒿勾較引爲己辜卽橫被重詬弗顧也自奉甚儉一敝冠四  
十年不易舊廬漸圯用木枝柱唯好施老而彌篤天性孝友  
與人言輒稱述先德嘗謂余初令句時先君戒之曰若爲民  
父母不必徼譽縉紳惟五六月間著瓜皮帽者稱賢乃眞賢  
耳瓜皮帽謂藍縷色如瓜也不肖終身不敢忘嚴事仲兄如



父撫孤姪如己子至出處大節尤爲凜然公故張文忠所取士及爲御史文忠以勘劉臺事屬公公辭病堅請乃得歸天啟間當道以公施賑事奏請詔晉太子太保公具疏力辭生平進退不失其正如此蓋公少而潛心聖學從王龍溪先生印良知宗旨又從荅上唐一菴先生游在畱都新王文成祠約周海門焦弱侯會講其中及家居以未得瞻闕里爲憾忽買小舟攜數蒼頭渡江拜謁孔林自稱八十八老學生手自撰記歸途晤漕撫極言民運抵淮之害時公年已耄跋涉水陸三千里往返僅一月遠近詫爲奇事大抵公仁心爲質積累功行而元本得之學問公嘗謂良知中自有膏澤不虛耳

生嘉靖癸卯距其卒享年九十有一元配吳夫人有樛木之德先公九年卒公子鑛等以崇禎甲戌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子葬公於秀水正收字圩賜塋之新阡以余素習屬爲志敬系之銘銘曰周郊保釐藉畢公天胙民社今有翁如冬之燠春之融威則爲鳳施爲龍初試句曲歷司空歲星長在南國中高皇肇造畱鎬豐撈拄家紀時乃功歷年三十大帡幪家尸戶祝棠陰濃韶茂聞道耄期恭聖言學愛盟諸衷積善餘慶祉彌隆祿位名壽萃厥躬兩朝憲老卹遺忠頒綸賜兆羊虎崇特予嘉謚詢謀同千秋萬禳垂無窮

工部尚書晉階太子太傅羅浮姚公墓誌銘



萬曆間元氣鴻龐治象寬然有餘其時士大夫敦厚博大蔚爲名卿而造物亦篤培之康壽平格以貽數世棟石之用如我郡羅浮姚公其尤也公受知神祖迨事光廟熹廟游歷殊階勳名正茂知幾乞身上卽位眷禮舊德詔起田間恩數有加宦歷四朝年逾九表終始醇白爲昭代完德鉅人蓋王國休嘉砰隱之氣磅礴海內而鍾美於我公非偶然也崇禎六年癸酉夏薨於里居公子以亮等爲公營窆窆乃持曹編修所爲狀乞銘於余以余習公久論說行誼爲詳也按公諱思仁字善長羅浮其號後山先生長子也公生而端凝穎異五歲就塾所過神祠必揖其神託夢鄰翁囑徙祠避公人以此

知其非凡兒十八補博士弟子員癸酉舉浙江鄉試癸未計偕有同舟生夢甲騎擁幢跪江滸呼迎尚書果以是春成進士授行人明年相繼丁內外及王父北平翁艱讀禮之暇念律法不明民多濫入手註大明律例解苦心思索至霹靂破樹亦不聞其書迄爲法家司南服闋擢爲江西道御史癸巳視鹺長蘆歷山東河南巡按會東省大浸六郡皆饑饑民借稱貸延劫大姓所在騷然公語巡撫鄭公汝璧曰此亂萌也不可速撲滅然公當自行勿委官鄭公如公言馳入青檜首惡數人寘法以殉脅從俱勿問公隨檄所司發廩賑貸未幾麥大熟六郡獲安乙未乾清坤寧兩宮災公上疏極言時



政闕失語多亢直神祖優容之按部所至多平反冤獄嘗丙  
夜省囚牘忽聞鬼哭公慘然曰有冤欲訴耶當爲若理之明  
且卽墨牒有薊人於郊挾貨貿易爲楊花所殺而滅其屍不  
可得公爲禱於神屍從海中逆潮浮出花遂伏辜齊魯間相  
傳其事爲神明其按河南力爭開採露章劾原奏官仲春等  
率衆橫行掘人墳墓索人賄賂將釀亂激變疏入不報春等  
益橫公密移文有司廉其需索實數補牘奏聞得旨逮斃杖  
下虐焰少熄已報命詳繪開採圖說以進神祖覽之愀然動  
容終不加譴北地饑死者相枕公曰此而弗言民皆溝壑矣  
上疏請漕粟三十萬石以賑三輔賴以全活壬寅晉通政司

參議歷大理寺左右少卿戊申謝病歸家居幾十年甲寅起  
原官未赴尋改應天府尹公守先訓一意以愛物濟人爲念  
康俗讐暴興革一新境內忽飛蝗蔽天民惑巫師說但事禱  
賽公下令捕蝗懸賞格於是民爭捕蝗頓盡畱都八邑惟高  
淳硤确舊例改折至是以災傷所屬盡請賜改而高淳無加  
恩奉部覆矣公蹙然引爲已辜復疏申請上允於原折外特  
賜蠲免父老子弟一時感恩泣下他若爭察典以恤屬疏疲  
累以恤民矜誑誤以恤士種種善政未易更僕數已未晉通  
政使有儒士蔣定國交通內侍議復興礦役具疏徑自投進  
土官彭元錦援遼逗遛托病陳請遼帥李如柏李如楨被劾



東齋集卷之九  
十一  
候覆如楨疏辯公不爲上都門忽傳已達御前公一一抗章  
駁奏不少假如西臺風采是年三品考封祖父如公官蔭一  
子申酉歲歷工部右侍郎晉本部尚書時門殿山陵工程並  
舉公憤將作事權久爲貂璫傍掣力嚴冒破汰冗濫持之甚  
堅嘗視事若工忽內侍數百人擁至索靴帽銀初甚洶洶公  
和顏詢其首姓名目吏使札記徐曰此項誠宜給但錢糧偶  
乏當稍需衆皆色變欲圖噪公命取所扎姓名示之曰勿譁  
稍無禮卽參奏矣遂逡巡散去然是時璫燄已熾公決意引  
歸疏三上癸亥加太子太保予告旣抵家闔門養重惟與故  
人焚香相對修棋枰詩酒之觀而望實益重撫按薦於朝今

上改元晉太子太傅蔭一子四年詔有司具幣餼存問時人  
榮之公豐頤廣顙望而知爲有道鉅公生平坦易寬博冲然  
長者不爲崖岸鏤刻之行而遇事敏達能鎮非常初董漶長  
蘆會東事棘設兵守天津猶弁吳天賞募南兵三千盡乾沒  
其安家銀一軍盡甲而譁縛天賞謀叢射之公將行部衆咸  
懼爭尼轍公曰我往亂自定何阻也至則暴天賞罪諭衆兵  
靜聽奏聞已天賞得逮訊復疏借鹽課六萬代給缺餉軍中  
歡聲如雷按豫時開封府民陳淮與姪諸生陳其道居鄰保  
寧王宅淮修築誤毀王牆王怒督責淮其道憤憤呼同類數  
十羣詈王王痰厥輿中諸王將上疏告變公亟遣醫治王且



謝諸王曰狂生無賴吾當大創之因密諭其下削薄刑具但令敲朴聲徹於外已諸王聞之果大喜會保寧亦甦遂正准與其道罪事獲寢識者服公之敏練云壬申霖雨慶陵寶頂壞上震怒詰當時堂屬受事諸臣時部堂俱已物故惟長垣王公及公存或謂公受事日淺向不與敘錄盍具疏自辯公曰聖天子孝思老臣祇應靜聽處分胡庸喙也已部覆王以陳辯得從閑住而公竟落職惟引咎不遑絕無幾微悔恨之色其寵辱不驚得大臣之體如此公好施祿入之贏推予宗黨咸待以舉火有晏平仲風公素無疾婆娑康祉不知爲九十一歲人今年夏忽數日不進飲食若無意人間者易簣前

一日冠幘危坐呼子若孫以身受國恩無可報稱遺命進累朝恩賚及袍帶數事少助軍需且戒無妄有陳說蓋公歿而古鄉先生淳至篤厚之風從茲日遠矣概公大節立朝敷歷則循職首公休沐就間則懸車掃軌法令爲師如薛丞相賑饑全活如富青州舉策數馬如萬石君而達尊兼三錫福備五則若司馬端明之居洛下求之近代實鮮其儔雖陵王申辯未遑恩卹異數有待而公之諸孫俱彬彬雅能文斬斬見頭角是以知公於世諦旣無可恨而天猶畱不盡以貽後人則公之所積者厚矣公生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崇禎丁丑四月初八日年九十有一配唐氏今以崇禎十年某月



日合葬於故壠西之荒字圩爲之銘曰隆萬之盛平康正直  
偉人挺興具大福德於惟姚公智圓行方如玉韞璞溫潤含  
光埴彩使坦率英柏府直道如絃沉機決弩持長孺節進監  
門圖抗章興革齊豫其甦民瞻師尹帝重納言利人訓切封  
駁權尊天垂景曜司空著象鳩庀惟虔若工是相班高曳履  
志決抽簪虛舟藏用處錚居心爲德於鄉廣勤推解皤皤人  
瑞考槃自寫始終一德靈光比崇翛然乘化不朽遺忠我銘  
其藏豐功永禔佇光天寵賁此幽谷

資善大夫南刑部尚書岱芝姚公墓誌銘

申酉間岱芝姚公爲南大司寇余爲禮貳在公之暇過從甚

洽一日同遊靈谷時梅花盛開樛枝疎影橫亘數畝相與布  
席其下寒瓊艷雪霏霏落酒杯中公復出所藏龍團手自烹  
點鼻舌互入清沁心脾無異夢羅浮而餐沆瀣也明年余被  
召去又明年公上疏乞身溫旨諭畱再請乃允公歸踰年余  
亦謝政竊幸伊人在望溯洄可從方將鼓剡溪之枻尋洛社  
之盟而公不我待矣睠懷舊遊邈若江河可勝歎哉歿後三  
年孤世曙匍匐請銘泣而告曰此先子志也余其忍辭按狀  
諱士慎字仲含號岱芝先世自汴從宋南渡至浙東入我明  
有秀一者以灶籍徙鹽官析爲平湖因隸焉再傳至北湖力  
田篤行有隱德北湖生耕隱耕隱季子贈水部怡善公爲華



亭張翁館甥遂世爲華亭五保人怡善五子仲北田叔南汀  
卽水部長子僉憲龍津公無後乃立北田叔子槐堂之子少  
津公爲嗣是爲司寇公考累封太常寺少卿生六子司寇公  
其次也母包淑人生母崔淑人公英敏篤學年十五受知於  
學使靖原李公有國士之目癸卯雋浙闈明年成進士選入  
中秘才品冠冕一時爲葉文忠唐文恪兩公所器異及散館  
忽出公吏垣公論不平而公怡然自若旣入垣會江南六郡  
水災疏請蠲賑及條陳經國輓漕諸事皆練達中窾時朝局  
斷斷同異公持論虛平不屑依附於是慧者側目而公故爲  
山陰舊輔會試所取士引繩披根者借爲議端公引病乞歸

疏十六上畱中不報已復有戶右之轉公度弋慕兢兢義難  
再辱遂拂衣出春明以不候旨謫閩幕已轉行人副再遷尚  
寶丞旋爲光祿寺少卿裁減冗濫調御貢夷尋轉順天府丞  
張弛無不合節熹廟初元奉詔告岱宗祭堯墓拜孔林時稱  
榮遇壬戌擢左通政有感乞歸居無何連遭大感時逆璫煽  
袖林無寧翼公從草土中感憤時事未嘗不唏噓太息也今  
上御極公躍然起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旣拜少廷  
尉卽上疏請捕逆孽以彰國法釋纍臣以擴皇仁上爲勅所  
司嚴緝奸孽議釋惠大理世揚暨毛給事士龍從寬結案皆  
公力也未幾晉南太常卿陞辭陳五事宏聖學定國是核經



費儲邊才培元氣皆關切事體旋晉南刑部右侍郎疏糺宣  
璫越職橫詆大傷國紀畧云宮中府中咸宜一視若外臣然  
及內臣如王志道周鑣曹筮動加嚴譴而咨肆如坤安然無  
罪遐觀逖聽揣疑叢生長璫寺傲狠之漸灰羣臣報效之忠  
啟中外畸重之疑成政本輕褻之勢所關不小語甚切直已  
晉本部尚書南中最苦訟牒刑曹尤甚往往移檄拘錄於數  
百里外株連蔓引終歲不結以爲常先是何山沈公爲政公  
佐之一意休息法署幾於羅雀及公代沈公益務簡靜肅括  
司屬無得濫受片詞一時南民若出湯火甫二年喟然嘆曰  
吾起家孤生致位九列且四遇覃恩贈廕累世踰涯極矣祿

不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吾師乎遂再疏乞骸  
情詞愈切乙亥春奉旨予致而公喜可知也明年夏忽病不  
起事聞命所司議卹乃遣官諭祭二壇水衡給營壙費概公  
登朝以迄告老進退始終殆無遺憾卽壽不過者可謂昭明  
顯榮高朗令終者矣公弱不勝衣而精神要大於身與人交  
冲和夷易犯而不校嘗稱范文正公有言士大夫居鄉早完  
國稅佐國家之急調停役法甦桑梓之憂此外別無可報君  
父者吾今敢忘斯義乎每歲分租入助里中之苦役者臨沒  
捐田千畝以供義役而自奉不異寒士僅一算器食大布衣  
而已嘗手書顏氏家訓誡子無驕佚以墮家聲生平韻致託



寄觴咏尤喜臨池行楷有晉唐風生於萬曆戊寅二月初三日卒於崇禎丙子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九元配陳淑人子一卽世曙廕胄子側陳氏出娶兵部職方司主事杜公素浣女女四今世曙以己卯冬十二月某日卜葬公於五保夜光圩之陽余爲誌而系之銘銘曰綺歲登朝時推龍驥驤首承明高步忽躡大器不驚無求無忮容與迴翔調輯六轡乃遷祿勳乃贊棘寺乃晉奉常乃躋卿貳剪彼逆孽佑我善類直紉橫璫侃侃正議旣掌畱禁行無所事清靜寧一仁人之賜帝曰汝爲朕將大畀公曰臣庸賢路請避屢疏乞身情詞懇摯溫綸勉俞以成高志掃徑闔門觴咏自寄愧夜行者

濡首榮利典刑忽諸邦國殄瘁諭祭賜塋國恩寵被終始克全榮哀兼備夜光之墟佳氣鬱萃龍虛若環馬羊若歸以賁黃墟以永幽隧施爾子孫千秋不墜

孝廉浹之顧公墓誌銘

余少游涇里問業於顧端文公所稱涇陽先生與弟涇凡先生同倡道東南當世擬之二程者也公有兄涇白才氣倜儻頽頑叔季間以性不耐咕嗶去而治生遂以貲起家東林之復經營擘畫皆出其手蓋以幹力爲羽翼者有子浹之端文公稱爲宗寶萬曆辛丑約余讀書山莊文社之會顧氏羣從畢集端文公命題較藝而甲乙之浹之好深湛之思語不驚



人不止一時友生聚樂居業日新若墮筮奏而嚶鳴和也已  
子凝成進士與余兒棟同籍余喜且嘆浹之得食報於子而  
余兩人交誼之及世也今年秋子凝匍匐及門以志請嗟乎  
余與浹之齒相埒學相長氣誼相投分所闊離合聚散窮通  
生死之變蓋四十年矣酒壚雖近邈若山河牀琴猶在已成  
絕弄屬在後死其敢辭銘按狀浹之諱與浹字浹之別號白  
餘顧氏之先自端文公而上五世廷秀始家無錫之上舍里  
商文毅公表其墓端文公祖夔父學皆贈吏部侍郎學號南  
野遷涇上娶錢淑人生四子仲爲涇白諱成授光祿寺監事  
娶曹孺人生浹之浹之生而端靜不妄啼笑四歲喪母哀慕

躡踊若成人及就傳占對敏捷已學爲文千言立就嘗夢端  
文公剖胸出臟腑提示覺而心開光祿公爲延西谿繆公於  
家塾所與游必海內名士浹之由是學益力文益進攻苦刻  
厲卽焯掌懸髮不是過也年十七受知于學使江右饒公有  
國士之目尋入南雍後先司城郭明龍劉雲嶠傅商盤朱平  
涵四先生皆以得浹之爲快六館士推爲冠軍丙午獲雋主  
考卽傅先生投謁日喜而謂曰不意子之技進至此聞牘流  
傳紙爲頓貴當是時浹之才名藉甚視一第直掇之耳乃連  
上春官不利益發憤下帷沉酣六籍而壬戌復報罷慨然嘆  
曰我苦心揣摩計偕十七載而卒不售命矣夫抵家陡發火



症自此纏綿委頓不復赴公車矣浹之天性孝友光祿性嚴  
下小不當意輒呵責則爲怡色益恭晨昏侍立足爲僵不敢  
退事繼母撫弱弟烝烝無間言居光祿喪食一溢米恃杖而  
起析箸推腴又捐義田五百畝以成先志當端文公講學於  
東林也浹之昕夕追隨以學貴實踐不務表暴爲名高而律  
已獨至自薦賢書無點墨于有司處家教子動依理法凡冠  
昏喪祭燕饗必恭必慎蓋真有得於端文之學者黨人議起  
詞連浹之聞而笑曰吾乃今免於皇甫威明之恥矣乙丙間  
高忠憲公與西谿繆公同罹璫禍浹之周旋患難不以求利害  
休心并誠子勿取倖於道消之世其識力堅定如此尤好施

予敦故舊蒙師杜少橋贍之終身無倦色其他周急折券不  
令人知未易更僕數生平耽精史學淹貫縱橫手次成書而  
惜其未竟蓋自謝公車杜門養疴者十有二年至是疾革語  
家人曰壬戌之夢數其止此乎坦然任化但呼光祿公及曹  
孺人教諸子讀書爲善畱有餘不盡而已正襟端坐至瞑不  
亂嗚呼可謂歸全無憾者矣元配徐氏繼秦氏徐孺人性婉  
孌善事尊章初光祿苦爲生難一切儉嗇浹之膏火不時給  
則孺人脫簪餌躬操作以佐之竟以羸疾不起浹之生於萬  
曆丁丑四月初六日卒於崇禎癸酉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  
十有七徐孺人生於萬曆丁丑三月十二日卒於壬寅三月



二十八日享年二十有六男子四長棻卽子凝丁丑進士次  
棻先卒次杲庠生入成均次霖庠生女子三存者一男孫十  
女孫四子凝兄弟卜於己卯九月壬午奉浹之柩與徐孺人  
合葬於蔡郎山之陽余爲之志而銘之銘曰涇里之濱大儒  
挺生文章道德海內主盟子姓蔚起陽辛濟美誰與白眚阿  
咸可儼志氣潛通洞示腑胸龍文鳳采載振家風旣舉孝廉  
修姱養恬內德淳備簡押潔嚴追隨講席紹聞無斃有之似  
之小心一脈爰啓象賢弈葉蟬聯挹彼注茲天道固然蔡山  
之麓聿得吉卜鬱鬱芊芊若斧若屋偕爾德媛永藏於斯百  
世千秋視此銘詩

南京刑部浙江司郎中封資政大夫兵部尚書李公墓

誌銘

崇禎十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南京刑部郎中封兵部尚  
書文源李公卒於家年八十歲八歲矣明年其孤大司馬懋  
明公馳書余以行述請志余老病不任筆墨顧余辱知大司  
馬非一日矣大司馬往按我浙食德甚厚已撫天津先弟備  
員轉饟習司馬壯猷益悉迄今筦畱樞余兒棟又守職方仰  
承誨獎甚於先弟津門時惟余之托於大司馬者深而狎知  
公之素也其敢以不任辭按狀公諱廷諫字信卿號文源中  
癸卯鄉試甲辰乞就教職得廣德州學正己酉遷南國子博



士辛亥移南大理評事晉南刑部山東司主事尋改浙江司  
郎中辛酉以司馬遇覃恩累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兵部右  
侍郎至今官先世出唐西平王後五傳徙吉水又若干傳而  
至可方允方以父子兄弟科名顯允方者公九世祖也又五  
傳而生威是爲公會祖才高數奇發憤令子孫廢書生貴爵  
貴爵生秀是爲公考以公貴贈刑部主事後以司馬貴贈如  
其官妣周氏爲夫人贈公少孤貧事節母張以孝聞里中推  
爲祭酒年四十未有子禱於神夜夢有異覺而舉酒酬之忽  
絳雲起卮中香紛縕遶虹梁也一室皆驚已而生公公生而  
孱周夫人憐之不欲苦以讀公暗自刻厲於書愈益攻十齡

就童子試輒冠其儔尋失怙持門戶如成人旣補學官弟子  
聲出諸弟子上數不利慨然曰吾祖欲子孫廢書豈其然乎  
凡九試與大司馬同舉公雖晚遇以父子同榜鄉人爭羨之  
公愈自挹損不御新衣不飾油幘以妄攫廣貸爲戒率司馬  
計偕服敝帽頽幘策蹇蹶蹶而上更若窮老布衣者嗟乎  
俗之漸人久矣孤生驟貴輒飾衣冠儻從作車上僂繼乃廣  
田宅侈供帳玩好自奉終焉笙簧歌舞妖冶之屬羅進於側  
云以娛就其自爲亦終身額額不休違有世思哉公始進卓  
然父子相勗此其志氣欲有所用之不屑爲此齷齪也一上  
公車不第就教廣德前司訓以釁嫉某生誣以不法狀公至



立白之某生營父葬誤侵其族族顯者攻之急生夜入金求  
庇公責以大義令肉袒謝罪生慙而退顯者聞之嘆服率族  
以謝稱公舉體皆真屋漏無媿云直指某攝學政以其業師  
某前守廣德屬公舉名宦俎豆之公徧訪僉謂不宜公義形  
於色曰吾終不以一官故枉真是非事竟寢直指恚薦剡不  
及公公不爲意也久之遷南國博課士寡營一如廣德時庚  
戌大司馬以令涇課最名授臺察時黨議起以司馬左袒東  
林衆皆目攝所親有貽書公教以委蛇者公弗報緣是公之  
官亦漸躋自南遷評踰歲改比部又踰歲晉郎中公以三任  
皆典獄乃今而後可以明吾學效吾力竟吾心矣平亭寃滯

若干人有叔姪訟產累歲不決公動以至情卽悔悟痛哭相  
讓而罷一切訟牒衷者哀辟者辟惟來望門而返卯辰間黨  
議益熾公貽書司馬吾父子不合時宜殆將不免盍歸而共  
老衡門乎司馬急請告歸丁巳內計果例轉公亦鐫級調用  
時僉院羅公力爭竟不得鈎黨之禍幾於引繩披根矣然公  
官雖躋不改其樂以范滂母曉慰大司馬日含飴哺孫擇其  
長者手編策教之蔬糲布縵徜徉戶內卽干旄及門謝弗見  
也越五歲大司馬起津撫晉兵侍知璫難將作卽引歸旋罹  
削奪今上改元召入筦樞兼董戎政又以執法賈怨勛貴乘  
邊警爲謠詠奉旨放歸公相見慰勞喜益甚所爲含飴手編



教諸孫蔬糲布緼徜徉戶內蓋歷幾星霜如一日也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公父子謂耶已卯大司馬起南樞以公春秋高  
堅不欲行公曰上不忘著簪義當一出且南都吾舊遊地與  
汝偕行不君親兩得乎於是欣然東下閱冬及春乃歸歸五  
月而考終於家卒之日無戀無怖若形解者可謂顯融令終  
得全於天矣或惜公學行措於世弗究士升曰今世士大夫  
號尊顯者其措於世果何等哉當萬曆辛亥間黨議熾張以  
東林諸君子爲射的輒婚無骨之徒望風靡矣大司馬嶽嶽  
惠文與諸君子言同聲而趣同途也或危而慮之或疾而排  
之吾聞公語大司馬曰向者里人傳兒誤入谿徑今所友若

此而父復何憂勉之守正而行無生退轉其持論如此凡大  
司馬在朝在野一稟家訓進而退退而復進而其道大光也  
則公之道亦大光也而孰謂公之措於世者少哉公內行淳  
至父事季叔推恩從弟姪吉多學會公以慥慥實踐爲本每  
言爲學須從幽獨簡點無侈口欺人又曰天下豈有現成良  
知鏡自有光塵垢翳之不刮磨而曰鏡不受翳無有是處又  
曰修吉悖凶不在天也一事仁義終身欣鬯非卽吉乎稔惡  
之夫每到屬纊冤冤債鬼歷歷在目豈真有鬼心自爲之耳  
公之議論篤實類如此元配周氏累贈夫人繼劉氏繼萬氏  
累封夫人子五長大司馬次邦英雲南曲靖府推官邦藻邑



諸生邦著拔貢邦蔚邑廩生女一適胡其才孫男十五女十一曾孫男八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本邑之東京潭松林塘首癸趾丁銘曰

與子偕舉晚名揚與子偕隱晚節香用雖鈍置道尊光峩峩長松百鍊剛於食有福壽且康貽爾子孫熾且昌天披雲霧升清陽袞繡申錫何煌煌舊都就養樂未央忽乘瀨氣歸帝鄉玄潭之墟鬱蒼蒼首癸趾丁卜允臧公藏於斯斧若坊毓靈鍾美千秋長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毅次見李公暨配封淑人錢氏合葬墓誌銘

當天啟乙丙間逆璫與壬相比而黨禍起海內正人一網共盡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爲御史連章擊奸闢相切齒旣矯旨削奪旋復逮下詔獄羅織鍛鍊死狀甚慘較東漢膺滂諸君子禍更烈焉崇禎改元誅逆顯忠贈公太僕寺卿予祭葬錄子入太學已賜今謚煌煌乎國典備矣可不謂天定勝人哉又十五年爲辛卯公子遜之手公暨錢淑人狀再拜稽首曰先人墓木拱矣敢乞一言以不朽嗟乎公志光日月氣作山河寧俟余言顧與公夙稱臭味而今又爲不食之果敘次遺行以徵信史後死責也乃受而志之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世居江陰赤岸里大父杲父鵬翀皆以公貴如其



贈官妣皆淑人公生而靈悟文心清妙如藐姑冰雪今所傳  
自攜草是也癸卯舉應天連魁南宮時年纔二十有三而風  
骨凝峻卓卓如鷄羣鶴與魏忠節交臂投分忠節每謂余曰  
此同榜中人傑也授南康府推官牘案委積老吏以公少年  
嘗試之公詳慎明決多所平反不踰年淹滯一清人歌之曰  
前林後李清和無比謂閩中學曾林公也撤湖口關稅復白  
鹿洞書院會規招延生徒興起甚衆奏最徵入授福建道御  
史當是時孫公瑋爲總憲楊忠烈佐之風采激揚臺綱振肅  
公以得朋自喜侃侃發抒指陳時政有治人治法補救寬恤  
諸疏題差管理章奏凡本科議論商推以公爲左右手然羣

陽方壯一陰孽牙逆賢已從奧窔煬其竈矣楊忠烈憂之發  
賢二十四罪及得旨公隨上罪璫巧於護身明主不宜代過  
畧云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固結主心根株  
旣滾辣手乃露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  
間寧無深患計莫若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  
疑忠賢亦莫若蚤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詞  
甚剴切又爲忠憲代草劾崔呈秀疏又疏救杖斃主事萬燦  
益與璫忤時璫耽耽負嵎磨牙而食特閣中力持隄防尚未  
決耳魏南樂廣微以詞林資深垂涎揆席諸君子素鄙其人  
不與枚卜南樂志甚與賢乾子傳應星夤緣通內許以聯譜



遂出中旨爰立而官府始合矣每入直以片紙密緘往來署  
以內閣家報呼吸立應惟所欲爲會太廟陪祀後至公糾其  
驕蹇無人臣禮南樂與璫擬旨廷杖賴蒲州相揭救得免而  
曹欽程癘狗也攻公爲東林護法連及高忠憲等遂以中旨  
削奪朝端爲空而毒手益肆不殺不快會織奄李實密使人  
至璫所謝過李永貞嗾其參某某可以免咎因索空頭印本  
以東林邪黨爲名上之後所謂硃上墨也從中下其章公與  
周忠介等俱徵下詔獄時緹騎旁午義憤填臆公慮里中人  
情叵測聞命卽先入郡與親知訣笑言如平時無怖容及開  
讀士民圍集攘臂欲毆旗尉公搏頰求解乃揮涕而散是夜

卽潛發旣赴獄備受五毒誣贓四千金意不在贓非此無死  
法耳嚴比月餘相繼畢命公臨絕詩痛念親恩慘不忍讀蓋  
丙寅閏六月三日也嗟乎白馬暴骸碧血埋痕向使公言得  
行彼相計阻逆璫卽虎啞未必流毒至此人之云亾邦國殄  
瘁可勝嘆哉公生平不問生產囊篋蕭然而錢淑人相成亦  
有力焉其從公南康也儉素如寒士婦時問公安得司空城  
旦書習之陷文不活可念也舉子之辰公於役江州謹視歲  
糲乳媪不得入其清嚴類此公連章抨彈嘗秉燭具草淑人  
旁睨曰夜如何其欲舉牛衣語相慰見公義形於色第云國  
家事大慎重自愛而已及公被逮時三尊人在堂遜之纔九



歲公謂淑人無自苦以養親教子爲托公歿後代公爲子又代爲父孝慈兼至枯菀備嘗乙西南都之變里中盜起淑人爲焚劫所迫蕩析離居邑邑憔悴一病不起嗟乎疇昔所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今并社木而墟之淑人其能久乎遜之所以感劬勞而痛罔極也公生萬曆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距卒年三十四淑人生於萬曆壬辰九月十五日後公十九年而卒年五十四遜之娶高忠憲公孫女忠毅途中與伯氏詩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鸝今遜之以聽鸝名軒有袁閔築室聊同志陶令田居願比鄰之句可謂善承考志無愧家風矣某年月日將合葬淑人於諭瑩銘曰

愆皇世璫燄熾履霜凝堅冰至吁李公蘊忠義擊權奸甘至碎邪黨合宮府比鉗網張逮北寺鬼朴來血肉漬會清明國典賁褒忠覓易嘉謚彼其子遺臭黷公曄曄還浩氣有淑配生盡瘁後公逝同藏窆桓楹封黃墟闕銘詩存永不敝

工部虞衡司主事寓公高公墓誌銘

予常採遜國事表其遺忠於隱道得高少卿異志僑寓嘉興者竊嚮往之恨無從質其後人今虞部公棄世冢君佑鉅草行畧乞余志地下按其世系則少卿號齋庵以父德任元浙東宣尉都事始僑寓焉爲憬然歎曰世固有後先昭合者齋庵先生以國初聞人值靖難遯跡以終閱二百五十年乾坤



又一變而虞部公委榮集蓼無忝祖風予安忍民沒也公諱承埏字寓公號澤外晚稱鴻一居士高氏出齊文公子高之後自嗇庵數傳徙新豐得磬磬生銘銘生膠州守文登文登生林以子道素貴贈工部屯田司郎中屯部娶屠宜人生公幼露鋒穎方舞象稱詩有蝶溼飛纔半花霑落屢雙之句始冠補諸生績學好奇不屑入窠曰桂邸之役屯部爲植坐下若盧有深文者公橐餽於燕迫欲叩關以屯部命南還會凶問慟悴骨立禫終投牒學使云緹縈贖父生有忝於鬚眉蔡定沉河死尚稽於旦夕欲謝苴麻而未忍願依蒿里以長居學使不許而公業日進已卯舉於鄉痛屯部之冤泣下霑衣

軌度仍如故明年成進士還里而遷安之命下遷遼西巖邑也屢劾於兵公叱馭往適檄輓粟四千石於榆關請裁其半又酌逋稅次第徵之京東水田之法久廢公下教引溝立防蓄洩有程流民自占七百餘戶墾田三千八百餘畝裕餉至四千餘石立義倉申六諭刑賦練備之事畢舉奏最改寶坻蓋赤縣也以治遷安者治之尤劑其利病民最苦解戶公眎田爲差法始畫一揆伏畝五百三十餘頃亾借叢者部議改牧芻計戶徵金公曰是盡窮黎而輸之也害將安底請如舊又賦黑菽二千石非坻產請以忝代之倉使者徵車八百輛爲計地而出民用不擾時漕急渠膠公先期募濬境內無梗



蝗災備糶勸輸全活甚衆邑設鄉兵三百名給以官錢令墾田三百七十餘頃居無何烽火徹甘泉矢及雉堞公擱焉治兵朔風饗雪墮指裂膚不憚也扞擷睥睨間繕禦甚力濠以外虎落木譙勾校不絕間發巨礮斃其驍者壯哉縣也微公孰保障哉救回難民不忍俘馘資遣生還者二千五百餘人上功幕府優詔議敘或中以考功法左遷涇縣自是治縣之譜更三矣南北異宜簡劇異事險夷異時而精心慈腸則一也值四郊多事公益固疆圉收戢人心窪田苦雨勘實具聞而均其稅民不偏瘠郵馬六十匹如寶坻法畧田爲差抑漕卒之橫民大悅甫十月而遷工部虞衡司主事涇人立四賢

祠祀前令陳公大綬李公邦華尹公民興及公也蓋去官而民之尸祝勿諼云公旣內擢卽疏屯部寃詔復故秩尋請終養戢身子舍旋遭國難絕迹城市五噫八咏託以見志夙耽邱索入其室婀娜宛委觸目奇秘有說公以名畫進要人謝不可旋失去寧爲楚人弓無爲王門琴其不徇時好如此旣淹貫讎校才思新綺著作日新有稽古堂集外集藏書疏畧疑酉樓書目各若干卷戊子元日患疾謝醫待盡越二十五日賦詩而瞑同於元亮自祭矣春秋四十有六生萬曆癸卯正月十六日配沈安人三子佑鉅諸生佑鈔佑鉞俱幼女三孫二嗟乎公生於世闕近接屯部膠州遠紹嗇庵先生之傳



賜餘堂集卷之九  
遭時不辰素履無咎柴桑之門王官之谷以視金川啓門之  
後鴻冥霞舉不均無所降辱哉語云人不可以無年味公遺  
詠已知身屬幻何用較殤籤傷哉言也感慨係之矣爲之銘  
子高苗裔世流芳奉常大節植臣綱虞部代起奕葉光蟠奎  
燦璧冊府翦黃綬綠盪澤滅汪南北幾輔跂相望蔽芾有樹  
存甘棠立朝日短今日長人生適志豈牙章元經帝魏隨翁  
張我往從之自沅湘司命摧奪先北邙琳瑯金薤富縹緗地  
下修文董狐良佳城鬱葱正氣藏白日照耀終扶桑

賜餘堂集卷之十

嘉善錢士升塞菴著

傳

南康通守祝公傳

凡極其精神之所至未有不相感者也情欲之好死者可生  
古今之交心者可貌而況屬毛離裏一氣相吹者乎搯腕嚙  
指猶邇言之也朱壽昌生不識母以意求之渺茫緬邈之域  
而竟得之乃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至四十餘年而  
卒不可得則精神之有至有不至耳若余所聞關中華松祝



公者謂古之純孝非耶公名世喬世爲金谿人父諱天壽號神谷學儒不成去而學賈夷然不屑也有志方外有汗漫之遊一日捐其貲與家人別時公生六月耳母夫人黽勉鞠育至十餘齡而母夫人卒公號泣若成人旣而曰我不能生吾母矣我實有父而聲容不接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遂決意尋訪而是時公方孤苦無憐而資之者囊中不及一金放舟至均州故父習遊地也迹之不能得憂思成疾臥旅次數月已知父在鞏昌決起而西有阻公者曰均州去鞏昌三千里而遙且時迫冬月峻嶺重關冰雪深厚子質孱弱盍需之無徒自苦公曰關中不在天上行卽到耳我忍自愛而忘我親

乎遂由陸入陝公少遊不習途未一舍兩足成泡痛不可忍逆旅主人憐之炙以火負創而行日行百里許歷鳳翔汧陽隴州至關山積雪淒風刮面次骨皸瘃龜裂幾無完膚兩閱月而遇父於鞏昌之西和公喜而泣曰吾乃今有吾父矣居久之公父遊秦州而獨畱公鞏昌從趙孝廉學公資穎而功苦文日進會孝廉計偕公不能獨存乃之秦州則公父已先往省會矣公是時手無一錢得一便郵與俱適苦陰雨平陸成渠赤腳行蒺藜中兩蹕爲爛抵咸陽河水湯湯兩涯不辨牛馬急問渡幾爲橫流所沒幸泊淺沙汜濟抵西安城泥濘爭入轉相蹈藉而公從濘淖若翌而出及入城迹父又不



可得而所與俱者索公償路資盡挾其衣被以去當是時公寧獨腹無縻且胔無襦矣已而遇父於華州父子相勞苦而適有高陵劉翁號爲長者好招致四方藝術之士延公父至其家公隨焉劉翁見公美秀而文甚喜卽畱公里塾中而學使者檄適至公遂試高陵邑令奇公文取爲冠軍上於學使者復前列而公遂補高陵博士弟子矣公旣補弟子益發憤下帷於邑之村寺而公父時往來於華山三原間顧公念父甚迎歸寺中父故善病時思得藥餌公輒走縣二十里擔負而歸父體作楚公摩按至夜分俟成寐則挑燈照讀而是時學使者下令校士且至三原父趣公往公曰兒寧除青衿籍

不忍離左右也疾漸瘥公勉爲一行入試遂爲諸士冠名籍一時無何而父病復劇竟不起矣公號呼慟絕幾不欲生曰天乎吾有吾父幾何時而止此乎蓋公時年二十一距離家尋遊凡六年而中間跋涉重研風餐露宿流離瑣尾之狀眞令人可驚可愕可悲可涕至性神感形迹莫閱卽公孝養之日短於壽昌而一息萬年其視望祭追號於四十餘年之後者竟何如也又三年而公復以歲校首餼於庠當公初抵均州時有楊氏故習公父者憐公韶令欲以女字公公以未見父弗許也至是學使者知公未耦屬邑令爲蹇脩而自捐公帑助委禽焉公績文勅行聲名日譟庚午都試幾入彀矣而



限於額數奇屢蹶以選貢廷試入太學至壬辰謁選得南康  
倅佐郡六年潔已辨素竟中蜚語而歸歸又十餘年而次子  
萬齡壬子魁於鄉丙辰以進士高第拜南戶部郎而公將開  
八袞見錦衣拜舞而喜可知也已而相泣曰吾一生歷茹艱  
苦而孺子俛得之夫復何憾惟是先人邱隴具在吾老矣未  
及一展孺子其無忘嗟乎公十一背母尋父不階寸土顯名  
元宗彼夫襲成業守家園終身不越帷幃半武而筋肉緩鴛  
骨節柔脆此直婦人耳曷足道哉不閱奇窮不成奇傑吾乃  
知造物之巧成公而公之發祥食報正未艾也余與戶部君  
同籍聞公行實頗詳而爲傳其大都如此史氏曰語云事親

孝然後可移於君以余所聞南康公至性天植卽古純孝曷  
加焉藉令得時而駕其克自樹立以報國家豈顧問哉而僅  
得郡倅以老悲夫然公卽不獲展其身而有子顯榮爲國棟  
梁挹彼注茲倘亦天道耶夫龍門之流曼衍中國而必溯源  
於崑崙有本者如是爾今祝氏閥閱公開之戶部君張之蓋  
忠孝式穀所從來遠矣

### 李荆陽先生傳

先生諱奇玉字元美別號荆陽封翁素愚生二子伯氏奉常  
公先生其仲也世居善邑斜塘鎮鎮人皆以什一爲業而李  
翁獨教子學儒人咸怪之翁曰大我門者二子也及奉常公



與先生先後成進士爲邑昂族咸服翁識鑒云先生志趣高邁不屑與流俗伍尤好湛淡之思甫卅爲諸生邑侯章公奇之有二李之稱讀書荻秋菴與吳子往歸季思友善學日進萬曆癸卯舉於鄉時奉常已召入諫垣雙驥並騁門第赫然盛矣而先生恬靜如諸生時終歲一入城謁長吏竿牘之請介如也數因公車署丹徒諭以自課課士興起甚衆而先生之學益邃天啓壬戌南宮首題爲君難先生以屯蹇豎義本房驚賞曰此習尚書家言而淹通易理如此擢魁其經及放榜已先期歸歸而相繼奉諱杜門養重一如孝廉時崇禎戊辰進士選人當得縣辭就武學轉國學陞南水衡遷職方歷

武選皆以清慎稱曹務之暇衙齋寂然琴書自娛而已先生卽吏隱畱京未嘗忘初服及推守寧國慨然嘆曰老苒苒至矣而以有涯隨無涯乎遂乞歸居無何補汝寧時寇警方棘先生以義不避難單車戒途至則劫必城守寇隨遁去而以簡禮失貴客權卽堅以病請臺使者不能挽題請報可乃放歸距蒞郡僅數月耳概先生所歷宦途皆閑署大府駸駸華廡矣而席未及煖其澹於榮進如此旣歸而喜曰吾素志學道誤落塵網爲纓紱所累今可究竟茲事矣先生自爲孝廉卽研思易理時高忠憲公與錢啓新先生講道東林一以像象顯理一以孔義函象各闡庖羲闡奧先生北面就正焉盡



變叅微師資通昭忠憲以顯仁藏用之旨昂之曰發吾蘊者  
子也及是遂謝客掩關發篋中所箋注與同志吳覲華周仲  
純研析疑義不釋卷不停筆者又十年而藁成雜撰備錯宗  
舉圖書會理象融而三才總消歸于一心飛鳥流雲皆象意  
莫從紙上覓義皇皆悟後句也輕安自得終日陶然灑然絕  
不見攢眉盱目之色雖貴盛不異寒素僮無鮮怒客無遊閒  
座無供張肴無珍錯卽嘉賓至髹匭陶器苦窳雜陳或嫌其  
僿先生夷然自若闔以內不置副箴不蓄婢子與張夫人相  
莊如一日尤人情所難莊生云嗜欲淡者天機淺先生於嗜  
欲澹矣宜其志氣如神與造物遊也甲申聞國變悲憤欲絕

哭臨三日神色忽悴不旬日病竟不起易簣時惟以易藁授  
子公柱及槐曰此吾四十餘年精神之所存也其善藏之語  
不及私而逝年七十有二遺老論曰史稱堯夫之易傳於穆  
修今先生之易傳于忠憲而皆能自致其精微與師說相發  
明所謂智過於師乃堪傳授者非耶艾而服官者而致事棄  
富貴如脫屣介於石不終日先生以之窮年著書生死於學  
而不以學名殆有得於潛之時義者平叔云善易者不言易  
夫善易者用易者也用易如先生言可哉

貞節沈母宋孺人傳

貞節沈母宋孺人孝廉泓之母也孝廉父諱文浩字懸星世



居華亭泖上稱素封四世祖綱以負俠好施聞遞傳至少淵  
公昔芳家日落生懸星少聰穎善屬文孺人爲宋公華山女  
宋亦華亭名族孺人生而靜慧女紅不習而利好讀書通大  
義每遇古人節孝事輒慷慨欣慕父宋翁絕憐愛之恨其不  
男子也爲擇快婿得懸星遂館焉時孺人年纔二十與懸星  
齊齒而資性更敏嘗同閱古人辭輒先掩卷成誦伉儷間相  
與排調以爲笑樂和鳴雖離卽鴻之光嘉之淑無以過也居  
二年懸星偕孺人歸食貧攻苦孺人脫簪珥佐之墨墨年餘  
竟病瘁卒時孝廉甫生五月耳孺人號慟幾絕黽勉含殮誓  
以身殉翁媪泣而謂曰若死誰爲撫呱呱者獨不念若夫綿

煨時諄諄付託語乎孺人乃強進勺飲襁褓間血淚承睫而  
下與潼交并已而兩家翁媪憫孺人有他議孺人聞之遺書  
宋翁辭甚激烈議遂寢書載府志孝廉甫三歲孺人爲口授  
孝經及唐人詩四歲教以楷法嘗抱置膝上摹倣又間得懸  
星遺墨使朝夕臨之稍長課以經更爲疏解字句每霜風雪  
月紙窗熒熒孺人手拈針縷口佐呶唔至鷄鳴乃息以爲常  
孝廉性敏慧頭角漸露孺人益加督責偶好弄則跪而責之  
不少假孝廉由此學日進弱冠就嘉禾童子試受知於學使  
者斗垣周公丁卯致虛樊公來錄科拔爲冠軍崇禎初元詔  
選郡邑食餼士貢入成均而衡浙者爲歿穎江公錄孝廉第



三孺人聞之且喜且泣謂孝廉曰汝生五月乃考見背吾銜遺命忍死三十餘年而今幸已成名可報汝父於九原矣遂臥病不起既而伏枕感歎淚如泉湧孝廉堅叩所以乃曰憶吾守節四五年時竊聞先姑與翁語及吾苦節狀有知己相信之言今得保令終死無遺憾不覺感極涕零耳語竟悲咽不勝而逝蓋自矢志柏舟茹荼集蓼者三十有二年卒於己未閏四月初九日享年五十有四當孺人初稱未亾人也歲入米僅四石許糴殮不給則爲織衽組紉丙夜軋軋不休所入錢先資甘旨奉翁媪後以易薪米已爲孝廉擇媼聘娶及得孫則爲恩勤閔育凡俯仰葬婚以及朝夕資斧井臼酒漿

一切出孺人手操作拮据膚髮爲悴孺人雖歷三十二年每遇歲時率孝廉享祀哀楚如初喪孝廉嘗詢考氏脩短肥瘠狀輒唏噓悲涕語不成聲所遺筆墨珍藏在笥觸緒興哀泣數行下一鏡塵封未嘗御及病孝廉請延醫診視怒曰未亾人焉用生爲竟弗許凡宗黨親戚吉凶大事必命孝廉追隨列行不以貧故廢禮其嚴細行識大體類如此疾革時會松守禹脩方公修郡志採訪奇節孝廉以請孺人曰不可凡我所爲求不愧本心耳豈博身後名乎歿後四年直指使者上其狀於朝奉詔樹坊表閭而貞節始顯嗟乎古來忠義大節照曜來茲者其初只一念耿耿爭本心欺慊不爭史冊有無



也如母艱貞孤苦於三十二年之前而發皇彪炳於三十二年之後卽百世千秋直一心呼吸耳豈非笄幃中烈丈夫哉泓舉癸酉順天經魁束脩砥行以孝謹稱論曰余爲國史總裁見所載貞節止具姓氏而行事不少概見思欲揚扝其風烈而不可得爲低徊慨歎者久之今觀沈母苦節存孤身兼父師之任卒成孝廉以報所天卽彤史所載女宗母師曷以尚茲抑吾聞沈氏之先洪武中有得四者以孝徵授太常贊禮郎嘗剖肝療祖疾是夕里中見糧艘邪許而下驚問之曰此沈氏七世餘糧也旦起迹之無有相傳以爲孝感繇是觀之天之開沈所從來矣併識其事以俟後之修國史者

### 祭文湛持閣老文

嗚呼孰意公而兩月平章耶孰意公而年僅逾花甲耶人耶天耶余先公輔政二年及公大拜私心慶幸匪可言喻蓋幾幾以格心大業望於將伯之助也公罷余浩然有歸志後公出春明四月餘耳意中情事未及向公杼吐擬歸日過從尊酒細論而公不我待矣嗚呼傷哉公在講筵天子嚮意經術命罷通鑑講春秋公以專門宿學獨承顧問每進講詞嚴而義正色莊而氣和上爲改容傾聽目屬久之及闢門特簡宣麻之日中外皆賀而當國者素有忮心以公新受特知且疑且畏謬爲折節恭謹視儔輩有加余心謂此機可喜正可危



也公既承特眷感激發抒欲遂有所引進回易而志太銳迹太露機太泄於是戢翼弭耳以伺公者思有以中之矣夫密勿之事未易明也外廷剿襲陳說謂政府力得自爲而工於牢籠者亦陰陽於若推若任之間或居以市德或嫁以避怨或借以示威率繆巧耳葉文忠公歷事兩朝得君行政不爲不久而窮人無歸三致嘆焉況今日哉公嚮爲外廷所推戴日以虛聲動公而公亦不免虛氣應之欲以初合未固之交而驟奪其魚水膠漆之契此賈長沙所以終絀於絳灌也殺機一發迅於激矢深於沒羽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矣千載遭逢一朝隕墜豈不深可惜哉余每思國僑子皮之諛意欲

以安身後動不密害成乘間進說而卒卒不果公既去國當國者蠶起益厲犖然獨行其恣睢而余遂引義乞骸雖兩載碌碌無短長而抽身不俟終日異時當不至與鄙夫同傳以此不負公耳公神在天亦憬然首肯於余言也耶嗚呼公之儀觀淵渟嶽立公之奏疏麗天揭日公之敷陳著龜藥石公之直氣磅礴克塞四海頌義閭里式德青史令名千秋炳奕升也衰病執紼無力敬草誄詞以告心惻山頽水壞邦國共戚俯仰停雲灑淚霑臆

祭李文源封翁文

嗚呼祭洪河者必先溟渤禪梁父者必首岱宗故世有耆德



篤生忠良當其壽考則相與手額祝之曰偉哉此不食之碩  
果也及其臨化委順則又相與憑而弔之曰惜哉何天之不  
憖遺一老也若我翁者所稱耆德非耶翁產理學之鄉湖洙  
泗之脉湛道德韞詩書與令子大司馬公同舉家學孰如司  
馬公遭逢鉤黨連及所自父子相知晤言一室風雨如晦鷄  
鳴喑喑大節孰如賜環在望味道自娛樂志棲閒優游洛社  
高尚孰如天子九齡帝綏三事袞繡以代萊綵鼎烹以當滫  
瀡家慶孰如論者以翁廣文起家僅至比部郎惜其未竟厥  
用夫翁之用不可謂未竟也翁桐汭育才似胡安定辟雍敷  
教似韓昌黎法曹平反似歐崇公爲德於鄉閭黨感化似王

彥方陳太邱凡此皆翁之用而不用之用更大於此忠憲端  
文兩先生倡道東林不容於時橫遭排詆司馬公惠文嶽嶽  
昌言護維而正學藉以不墜何莫非翁之羽翼歟澄清兩浙  
墨吏革心控制津門波臣息警惟司馬公是巡是撫而後內  
安外攘何莫非翁之經濟歟運韜鈴於戎府握鎖鑰於舊京  
天子倚司馬爲長城中朝仰司馬爲楮柱何莫非翁之勛業  
歟翁得司馬公爲不用之用而司馬不有歸之我翁我翁不  
有歸之社稷相羊珂里高朗令終雖年止八八不及以久特  
聞夫且一笑凌虛乘颺車而冉冉騎箕尾而仙遊矣尚何有  
遺憾乎惟是大江南北流氛蔓延畱都五方雜居兵食兩誦



正賴重臣以紓南顧行且鋒車趣名平章百揆而竟以翁故  
歸伏苦塊無能亟踐沙堤慰海內治平之望則凡聞翁訃者  
能不喟然爲世道太息也耶升辱司馬公臭味訂交有年已  
先弟承乏津屬渥奉德音今又二十年兒棟備員職方司馬  
公世誼是敦殷殷提獎方藉教誨庶免瘵愆而孰意典型遽  
違竟悵悵何適也則余父子之私嘆更切於同人之憾矣江  
山悠緬匍匐未能敬陳蕪詞寫我悃愫翁神在天庶鑒厥忱  
其爲國家默相司馬珍重自愛以成忠孝可乎

祭陳省公先生文

嗚呼先生而遽遊道山耶余受教於先生四十餘年所閱窮

通進退之變無不奉德誨以周旋蓋歷歷在胸臆也而能不  
爲先生一哭吾私耶當先生設臯比於鴛湖也余同社諸子  
共集包圍每藝成必請正于先生先生古道自處奮筆塗乙  
無諱無猜輒爲指示唐宋八大家文暨宣公奏議使知古文  
機杼而帖括之習一變余數躋場屋幾不自信而先生信余  
益甚慰勉有加俾無改步則先生教也丙辰徼第先生不以  
世法爲余榮而以志不在溫飽爲余勗勿傍時局勿妄交遊  
勿輕出入勿濫納四方北面刺諄諄勸誠無異鴛湖問業時  
至商及出處必曰遲歸終吉引武侯澹泊寧靜之語爲法故  
余通籍後強半杜門家食晚而迴翔舊京未嘗熱中榮進則



又先生教也癸酉被召余過先生請教先生贈以易事難悅  
難進易退兩言又貽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老生以爲嘗  
談實治天下之大綱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時調以爲甚諱  
乃愛君父之真精神余三復斯語揭之坐隅及引義乞休旣  
遂初服先生從奇暑中破格出山過余把臂笑曰久要不失  
尺寸今而後兩人面目相對無慚矣余謝不敏寶山空回溪  
負知己所幸百里內有堯夫領袖洛社追隨杖履固所願也  
青山白石實聞此言余連年病廢先生時時慰存爲述陸文  
定公晚年娛老安閒法司馬端明爲田夫講孝經事欲余摹  
倣以振先進野人之餘風余愧未能而先生不以老耄弃余

則意深遠矣嗚呼人世交情大都聲利耳意氣耳與盡情遷  
嚼蠟無味有能德業相勸名節相期久而彌敦澹而愈永如  
先生之於余者哉今年春余造訪仙廬見先生膚革清癯而  
神明淵茂笑言終日了無倦容入秋兒子晉謁亦被延接又  
貽我大書波瀾轉迥竊喜百年人端正未有艾居無何而倏  
然逝矣天不憖遺喪我耆德傷哉先生著述藏名山翰墨流  
海內碑版金石之文勒千秋而與人爲善一言一事存心利  
濟則歌舞在田夫野老兒童婦女今通國議祠先生於佗山  
之麓尸祝百世矣且先生來自謫仙去歸兜率方且與太白  
子瞻諸公翱翔太清遊戲八極還視皮囊何異虛空微塵卽



八十二年不過剎那一息孰短孰脩何欣何戚獨余也受教  
半生一朝永失將欲泛剎溪之棹對黃公之壚覓前人談前  
事而邈若山河不可復卽嗚呼傷哉人琴已矣風雅莫宗蕭  
條三泖寂寞九峯悲哉秋氣咽矣秋蟲神兮歸來白月清風  
灑淚溼土墓雲低空抒寫哀詞鑒我素衷

建梅花道人祠堂引

吾邑有梅道人墓直一坏土耳午未間頽陁幾毀安成謝侯  
高其風爲藁土題石隆然與殘碣並峙顧其地縱橫畝許西  
北水嚙其趾東偏故有僧廬位置猥雜井區庖漏至割墓道  
之半殆幾於剝膚矣二三同志議撤而新之構祠以祀先生

而余適歸里亟請於吳邑侯侯欣然曰闡釋清芬激揚風軌  
吾事也隨過梅花里跡之徑阨陜屏輿從而入墓前有梅數  
株眺覽憑弔徘徊久之立捐贖鍰爲鳩工建祠計而雲間陳  
睂公聞而貽書曰賢者作創更須韻人貼助請自任碑記而  
屬玄宰題墓之額亦足爲高士結緣千秋勝事湊集一時豈  
偶然哉昔東坡游桓山登石墉鼓琴而歌蓋嘆毛骨之化爲  
冷風而臣妾貝玉之無益也道人墓自勝國末迄今幾三百  
年當時王公貴人黃腸題奏玉匣珠襦者何限今求影響於  
平蕪灌莽間不可復得而此獨巋然若靈光邦君大夫以及  
幽人勝侶復爲剏祠樹碑以不朽其事相提而論輕重竟何



如哉侯又屬余刻其遺集顧道人詩文寥寥不概見惟妮古錄中題跋數則吉光片羽致足爲寶友人孫若英嘗參以郡邑志乘諸家論述題咏彙成志林俟祠成刻之令登斯堂者誦其詩以尚論其人庶有所感慨而興乎若曰是役也直爲聚沙植因布金種福知非侯意亦非不佞所請於侯意也僭題其首以告慕義者

蘭亭跋

稊帖妙在遒媚逸少自評盡之唐文皇得之以冠真蹟聖教序集字大都本此其後大漸從高宗乞以殉葬所傳人間惟定武榻本殊不易得卽有亦多漫滅他樞本過於軟美獨監

本具位置穎本存風骨耳猶子彥林從長安購得弓肥不滯肉瘦不損態具有遒媚之致前有蕭翼賺辨才圖形神俱妙而無題款然諦視之定非近代畫手所及後余得一本榻法絕類鮮于伯機跋云非松雪不能爲此圖非此圖不能顯此事而況綴於定武之前乎乃知此卷是定武原榻圖爲松雪無疑也彥林蓄法書最多此弓尤堪欣賞余臨摹數過心慕手追不能已已山中亦有閒勲業搨得黃庭上白麻喜而題此

徐文貞公手蹟跋

宋治平年間富文忠以撒簾事與魏公有隙後居洛致訊未



嘗作答而魏公卒不廢攬揆之禮天下兩賢之然文忠雖較然不欺其胸府芥蒂終不若魏公之深遠博大也當文貞公以首揆致政新鄭方秉用修邳其與公書有云僕不敢借朝廷法以怨報怨亦不敢訛朝廷法以德報怨此其心豈須臾忘睚眦耶而公以龍德當虎陞凝然不動今誦其游咏諸什和平容與風波之感微致意焉而遜膚几几盎然筆墨之外吾不知新鄭與文忠何若乃進退從容謗讒自正則公真無媿魏公矣若夫定國本於危疑傳遺命於鼎革幹旋妙用與定策兩朝者等不朽載在國史故不具論因內史中符君示公手蹟敬志其後如此

始祖吳越武肅王像贊

五代之季猘猱食人爰篤我祖救一方民池龍神表山石奇徵芒碭雲氣輾蜒潛形允文允武龕亂夷庚以寡擊衆用兵若神破巢勘劉昌復就擒威震杭越開府酬勛戎車嘽嘽武士雲屯當關虎豹畫閣麒麟河山帶礪袞繡簪纓乃定姑蘇乃築越城氣吞江海弩射潮平保境字毗兵革不驚桑麻徧野民樂安寧乃返故鄉省墓巡軍林木幕錦父老篔簹迎沛宮張飲歌入風雲好樂無荒有大不盈粉盤警枕業業兢兢以介景福三壽作朋螽斯麟趾振振繩繩第廿七子肇封嘉興爰及苗裔不實家聲惟余小子實屬雲仍作詩頌德以告後



人

自題宮袍像贊

惟此朝服出自尚方緋衣素裏我弁繡裳圓領方舄鞶帶絳囊腰銀佩玉琳琅鏗鏘帝曰咨爾廷對端詳擢爲舉首錫之采章小臣聞命鞠躬循牆拜首稽首敢不對揚遂釋裘褐鵠立鵠行身依日月被服輝煌古人感德一飯不忘況此殊遇高厚難量何以圖報矢竭忠良盟心屋漏正色巖廊用圖斯像肅恭祗將貽厥子孫百世其藏

孫安人像贊

爾容則粹爾體則胖爾性則靜爾度則端明頌順而鞠躬盡

瘁佐內政而大體惟寬喜愠不形於色宗黨咸得其權以余性多干急而賴爾以相濟也若操縵之有緩疾調味之有鹹酸象服煒煒笄珈珊珊與子偕老對案加殮嘻是吾門徽音之克嗣而世世子孫所儀刑而式觀者乎

自題邱壑像贊

仲子棟方外而侍側

置爾於邱壑而不忘廊廟之憂謂爾爲絨冕而常懷川澤之游方進而忽退未老而思休三畝花竹數椽菟裘素書在手可展可收雛兒在側以遨以遊晏坐而悠然自得澄觀而澹爾無求我思古人將竊比於灌畦耕渚之儔

同善會講語



這是同善會第三十五會自壬申年起歷年收散銀錢之數凡一千五百餘金矣當此會未舉時此一千五百餘金各私爲已有於已不見益此會舉行以來此一千五百餘金各分濟於人於已亦不見損豈惟於已無損作善降祥身家有陰受其益而不知者可見作善是極便宜事極快活事所慮人情有初鮮終或至倦怠作輟不知今日天心人事一則可幸一則可懼正大家猛省努力爲善之時何謂可幸今北直河南山東江北地方處處兵荒僵屍載道棄兒賣女慘不忍聞獨江南數郡向來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就數郡中常州苦蝗湖州苦水兼亦苦蝗獨此一方雖經春潦旋即底平禾黍芄

芄有秋在望天之厚待吾土卻似父母養驕子一般豈不可幸何謂可懼年來米價雖貴多不過一兩今歲忽增至一兩八錢杭州則二兩四錢比萬曆戊子己丑間連遭水旱價猶過之此百歲老人未經見之奇變也向非縣父母多方勸糶士大夫協力倡捐衆口嗷嗷事幾不可知矣乃人情恬不知怪市肆則酒肉盈門遊船則歡呶終日絕不像米珠薪桂光景真可詫異古人有言天假之以小喜將降之以大災今災荒已見端矣而瞽不畏如此一旦天心震怒飢饉就在眼前豈不可懼可幸者當思作何消受報答上天仁愛之心可懼者當思作何懺悔祇承上天譴告之意惜福莫如禁奢消孽



莫如從儉大禹聖人只是克勤克儉何況我等薄福薄德豈可不自修省恣行暴殄莫道酒肉是人人該喫的日日常用的惟孝養父母始用酒肉故說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可見帛肉自養老外少壯不過食粟衣布而已至於賓客宴會原以合懽何用杯盤狼籍冠婚喪祭期於成禮何用誇多鬪靡富厚人肯從儉養其有餘以濟人則省一事之奢華便可做數樁方便這便是富厚人爲善的樣子貧窮人肯從儉節其有限以自養則忍得一時口腹即可保一日生涯這便是貧窮人爲善的樣子大家兢兢業業畏變憫窮務使淫業日消素風日厚自然天心感動災沴不生屢錫大有之年

永脫兵荒之卻父老子弟熙熙皞皞稱爲化國顧不休哉這番說話正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同善會於是乎始

南宋史論

附

岳飛傳

宋自汴梁不守江都再奔懦主失魄庸臣無氣無歲不望許和無人不怯用戰談恢復者徒有其名熊羆誰是服介冑者罔知所效鷹鷂未聞天生岳侯以爲人表運謀暗合孫武將衆善等淮陰義感敵人忠孚羣下使受登壇之拜便可絳灌韓張若崇授鉞之尊何難俘囚豫弼惜也浚壓之於前檜讎之於後長城自壞徒傷北面之羞天柱旣摧有異南枝之泣



天乎人歟中興異姓七王岳優而韓次之韓特末路似汾陽耳使岳不極其禍韓亦未能知幾也

韓世忠傳

粘罕之南世忠潰於沐陽光世舍邳州西奔帝是以狼狽渡江兀术之南王燮潰於江中世忠棄鎮江東奔帝是以流離泛海當其時君自播越漂泊臣自張燈高宴縛知州於柱縛安撫於桅人臣之禮如是乎帝有命必手書將在軍有所不受久之帝方幸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亦中危甚矣宜其腹心檜而草芥韓岳也岳爲負刺韓同棄屣韓智優於岳矣

張浚傳

嘗三復張魏公事而重有歎也下流之惡易歸盛名之訾難摘蓋依附衆則已不知非緣飾多則人爲護短欺世盜名類有然者功之不集猶曰成敗難逆覩也策之屢失猶曰應變非所長也至於人有邪正事有順逆本心自明何煩擬議德遠之黨齊愈排伯紀其心術何如以邪始未有能以正終者任非不專權非不重疑忌滿腹謬妄塞胸昂謝協恭飛難正對殆與開誠布公異矣

文天祥傳

天祥屢敗不振一事無成疑其起事之無用也敗不卽死轉轉苟延疑其戀生之太甚也當時王炎午有生祭天祥文嘆



其不早死而願其速死噫不然矣夫成敗天也忍敗以希成人臣無已之念也一息尚存一息畱未亾之忠義豈必以死爲得生爲失哉楚雖三戶亾秦必楚天下事未可知吾憐其志而已

馬廷鸞章鑑陳宜中家鉉翁傳

人臣當國事已危之日力不能爲之挽回雖有忠心無可如何迨其亾也託身隱遯其志亦可憐矣身沒之日固故國之純臣也廷鸞鑑守正於立朝埋名於在野宜中拮据無用流離自苦鉉翁播越羈囚隱淪草莽同歸潔其身矣若乃唐鄭謝汪各行其志一貞不辱匹夫不可奪君子哉若人乎

先高祖於明農後以宋史自南渡以還尤猥雜失次釐而正之門下士虞山許子洽先生諱重熙爲之贊書成甫事開雕遽棄館舍今原橐已不得見尋索遺櫝得子洽先生手書云云則其書或刻於虞山橐或存於許處亦未可知檢家藏舊板僅得岳飛韓世忠張浚文天祥馬廷鸞諸傳凡五卷殆卽札中所謂刻過一本者是又橐二冊則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虞權邦彥徐俯呂好問王倫宇文虛中計九卷內呂好問一卷與許札相符而札中所云李綱等五卷則又不得見也今世遠言湮原橐既不可考謹就已刊五卷錄其論斷附刊全集卷末并刊許札於後倘海內藏書家得見全書以之惠教子子孫孫永戴勿諉矣乾隆七年七月既望元孫佳百拜再識

附錄許子洽先生手札。自去秋一覲道範不覺又已春季每念與居無日不神馳左右道之云遠竟如千里之隔契寤可知伏惟老師靜攝得宜自不爲塵櫻所擾百年猶旦暮耳楞嚴南華予解入神老師更添註腳最是點醒道妙進而求之老易當在加我數年事矣去臘便欲遣僮正爲寫字人遲遲至今寄上李綱呂好問宗澤張邦昌吳玠張浚共六卷并刻過一本餘當更催寫之五月後自攜至耳敝鄉大荒之後小竊載路兼以政煩官酷剝掠有過於



盜加征加耗與 詔書顯背亦從古所未有熙老年貧苦  
只得學種田數畝以為待終之計夏初栽秧後便可抽身  
一詣貴里冀從老師作數日之遊也門下重熙頓首啟

賜餘堂集卷之十終





